



狗·虎老·仙神

作 者 李

行 發 局 書 氣 正

李儵著

神
仙
老
虎
狗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刊行

神仙老虎狗前記

曹聚仁

一個下級軍官的生活實錄

三十二年春天，常德會戰結束；某外籍記者歸自前線，非常懇摯的對我說：『這是不行的！你看，滿街的學生，他們爲什麼不上前綫打仗？』我心裏當然明白，口中却未免明言。我只能說：『建國的工作，比抗戰還重要，我們的知識青年，都得担当更大的任務，國家不捨得讓他們上前綫去！』他休息道：『世界上那一國家的學生不當兵？』他打敗了，還建什麼國？』我嘿然無以爲答。一個把杜甫石壕吏當作教材，從心底反對徵兵的國家，士丈夫早已造成了消極的，以不當兵爲榮的輿論，許多話是無從說起的。其後二年，青年軍明令召集，很多知識青年都去從軍了；不管青年軍有多少缺點，這總算是知識青年心理上的大轉變。不幸勝利以後，由於政治鬥爭的惡化，反對徵兵成爲攻擊政府的口號，輿論界也有人這麼隨聲附和，我在這兒伏案作稿，耳邊咕噪着一個反對徵兵的開篇，又翻出了『好男不當兵』推的老話。儘管蘇聯英美都在那兒徵兵，我們政府的徵兵，終不免於激起了普通詛咒之聲。一個只有文化沒有武化的國家，在內憂外患上，不知吃了多少苦楚，而士大夫的退讓心裏，宋明以來，愈纏而愈深，大平時代，一般所謂好人都不肯當兵，天下一旦混亂，少數流氓與多數飢民，就成爲土匪，只能擾亂社會秩序，不能衛國衛民。傳統之毒流到現在，無論「前進」或「落伍」，都未走出這段「牛角尖」呢！

不過黃埔軍校之產生，不能不說中國近代文化的記程碑。就革命事業說，這是配合着革命的武力，用自己的武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從會國藩編練湘軍到北洋派的產生，從保定軍校到黃埔軍校，這條迂迴的長路，總算走到了國家的軍隊的終點。一個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必是一個受過完全教育的青年學生，又必是戰場上浴血拚命的戰士，也可說是「文化」與「武化」結合的產兒。筆者往來戰場，先後八年，和中下級軍官往來最爲親密，

「他們」正是新中國的標記，也正是長期抗戰所以勝利的骨幹。也許有亭子間裏做夢的文人在那兒詛咒呻吟，但我敢說：只有在戰場上流過血的戰士才懂得戰爭的「正面」與「暗面」。

本書作者李儵，他從軍校出來以後，一直就在軍隊中過活，參加了長城的保衛戰也參加河北山西的總退却，在西南戰線上，他參加過更多的戰鬥；直到最後，他在緬北叢山中參與了總反攻之役。從一個入伍生，輾轉而成爲中級軍官，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傳奇。他所寫的回憶錄，乃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實錄，有別於文人的無病呻吟。作者富有幽默感，我們看到他帶了一團火進軍校去，後來九鍊成鋼，依歸於紀律之下；許多地方不禁使人失笑。這到底是「一部有文學修養的人的作品，有別於那些『放足式』的丘八詩了。」

我是第一個讀這部回憶錄的人，理合略述個人的感想如上。

神仙老虎狗

上部目次

1	次	目
		曹聚仁序……………一
		楔子……………一
		頭髮……………二
		發軍裝那天……………四
		約會……………八
		細密檢查……………一六
		休操號聲早已響過了……………二〇
		糞桶……………二三
		牙齒痛……………三六
		尤三姐……………三〇
		鬧營瘋……………三四
		開小差……………三六
		巡哨……………三九
		自在囚……………四一
		衛兵勤務……………四七
		兩個新年……………五一
	在紫金山下 漂零	
		橡皮底鞋子……………六二
		回鄉途中……………六二

下部目次

胖姐姐	六七
新營長	七一
征人之蹤跡	八四
前奏	八四
報到以後	八五
一，初旅 二，車中 三，行軍 四，佚子 五，進入戰壕 六，推進	
這些留到有機會再付郵——心兒，反正早已寄存在她的胸坎裏了。	九六
一，却把這一片先發出 二，回到中古時代去了 三，暫駐 四，林外 五，作一封信了	
第二批信件	九九
一，旅伴 二，絕糧 三，荒漠 四，餓殍 五，狼擊 六，勝利行進 七，入城後	
暴風雨之朝 濟南血痕	一〇七
一，洶湧的怒濤 二，馬兒步何遲遲 三，先死者啊，你已完成了你的任務 四，帝國主義者之夜，弱小民族之晨。 五，血債，總有一天要取償的	
戰北原	一一二
一，升調前後 二，前進 三，尖兵 四，發徵 五，宿營地小景 六，收容 七，反攻 八，戰地零星 九，斥候戰 十，泥中 十一，烈焰下	
結束	一二九
尾語	一三〇

神仙老虎狗

李 儵

楔子

『文裝』以來快三年了。

相識的愛把我曾經武裝過的告訴人，而人亦竟有因此悚然起敬；似乎還值得仰慕與欽佩的，這於我是有利的。子受寵若驚之餘，恍然感悟曾經武裝過，也足以嚇嚇人，但可憐，三年來雖嚇了不少人，那被嚇的却大半是比我還年輕的小孩子。

嚇人原不一定是可喜的，別人除被嚇而悚然而仰慕而欽佩之外，必然如新聞記者，如抄把子的，甚至如法廳檢事的千篇一律嘮嘮叨叨訊問軍中苦樂，戰地情形，和怎麼會去投軍，怎麼又解甲歸田，照例在那樣時候，我只能苦着臉告訴他，『我父親不是還了糧納了稅嗎？我祖父不是還了糧納了稅嗎？我祖宗不是還了糧納了稅嗎？不少了，累積起來的確不少了！』我這樣說了，有人仍是不懂，呆着眼睛，于是我只得夾點怒意再告訴他，『爲什麼去投軍爲的是去吃點糧，當兵可不是又叫吃糧？』怎麼又解甲歸田，那容易回答了，『我覺得無須再吃下去了，于是解甲歸田，留點給別人吃！』

另外更煩雜的問題，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照例是沒有回答，而別人照例不滿意的苦笑一陣。幸喜別人大約不會因此怪我，這也是于我有利的。

雷馬克的西部前線，平靜無事風行了世界，我們貴國，也出了不少戰爭小說，據說詩人而又是戰士的某文豪，已經發表了勝過雷馬克的名作，國貨已勝過洋貨，這倒是可喜的。

內亂了二十年，造成了一大批文豪，文豪到底是超越一切的，看了小百姓的災難，却仍能悠然地歌頌槍礮！

在這軍事小說最出風頭的年頭，寫點軍隊生活的實在情形，也許不算過于寬野人頭罷，于是我覺悟過去的別人對我關心沒有回答是錯誤的，曾投過軍的還有如此大用處，讓我來贖罪罷，這又是于我有利的。

我不想違衆好去非戰，也不想站在什麼立場去鼓勵戰爭，那麼大的纛旗讓文豪們去擱肩罷，我單把身穿二尺五的灰色動物素常生活就表面的描一點，盡我的力量。

快活時似神仙，作威作福時如猛虎，卑賤任人呼之使來揮之使去時如狗，這是軍人的三個化身，沒有一刻過的生活是像人的，故題名云云。

我是軍官學生出身，所述也偏于這一方面的多，嗚呼！軍官如此，士卒可知！

千萬的健兒啊，暴露在這長日炎炎的烈日之下，請高歌，高歌！

猛烈的太陽，太陽，太陽他記得，照過老爺的臉，照過大人的衣裳，也照過丘八先生的軍裝，老爺有太太愛，大人有奶奶愛，丘八有誰疼你呢？誰愛你呢？他呀！每天站在操場上，一二三四……

頭髮

我進軍官學校，是在××××年的夏間，這樣就開始別一個圈子的生活了。

行李搬進學校安好了床鋪，照例該找尋的是膳廳和廁所，但是這裏不然，大家急急忙忙的打聽理髮室，拜訪刺頭師傅。

掛的牌是學校，其實是營盤，門口站立兩個衛兵，細着子彈帶，持槍，刺刀掛在腰邊，四大金剛似的，『八面威風。』

『立正！』嚴厲的喊出來，使我吃一驚，衛兵把槍靠靠緊，一個衣服干淨些的軍人走進來，衛兵木樁似的一動不動，直到他走進，衛兵才活轉來，這大約就所謂軍官了。

軍官走進門，朝我這邊走來，我手足無所措地不知怎樣才是，瑟縮的勉強做個立正般姿勢，呆滯着。

啊！他不只是軍官而且是我的直屬上官。他指示命令我許多，而且干涉我的頭上來，要我立刻去剃頭，要剃成一樣的光頭。他脫下帽給我看一看他的和尚頭的確很光很光，是個好和尚——不是個好和尚頭。他說：

「軍隊裏是講紀律的，不作興在頭上起花樣，你們立刻去找剃頭匠。」我惶恐得不得了，我聽到過「軍令如山倒」、「軍法從事」就是殺頭，軍隊紀律當然得絕對服從的，比法師的「急急如律令」更靈驗。我慌張地問訊那理髮室的所在。

嘿！那兒已擠滿了濟濟多士，我胡亂的點點頭，找到一個位子候補着。被嚇得吊上半天的魂魄，這時才歸舍，默然靜思，突然悲哀起來，相隨數載的頭髮得離開了！

知道自己是取錄了，多高興，看榜那天看到榜尾有：

……剪髮修指甲自備內衣及簡單行李于某月某日前來報到……

興匆匆的理好各物，昨天跑到理髮店剪髮，還吩咐他好好剪個朝後梳，塗着油，走出理髮店時頭髮又亮又光，自己頗有點傲然。

誰知所謂剪髮是叫剪和尚頭！看看擠在這兒人們的臉色都有點黯然。

正在開刀的一位是西裝朋友，苦着臉看頭髮，一圈圈滾下來嘆氣。剃頭匠換把刀的時候，他拾起一圈二寸長的頭髮搖頭，他怕要流淚了。

西裝朋友下來了，大家報之以一陣苦笑。西裝配着一個光頭，像什麼？什麼都不停。他做個滑稽的笑臉，抱頭竄出去了。

理髮椅暫時空着，挨到誰了？誰也懶得上去，眼睛望着別人做着乞憐的眼色，似說你先上去罷。嘆口氣，一個無可奈何的上去，嘴裏咕嚕着：

「反正避不了的。」志士般的慷慨去就義，他有點顧盼自豪了。

一陣笑聲裏一個竄出去，嘆口氣又一個上去作犧牲……

理髮室漸漸空起來，出去的絕不回頭，一直衝到宿舍去。漸漸的這兒只剩我一個了。

「來吧！」剃頭師傅朝我招手，我沒有工夫遲疑，被動的坐上簡陋的理髮椅上。

「沙沙！」頭髮滾下來了，我說不出我是怎麼樣一種情緒，革命與頭髮有什麼關係呢？我有此憤然了！

「這是酷政，這是酷政！」我喃喃地。

「軍隊裏總不講理的，叫這樣做就這樣做——你的頭髮留得很長了，」剃頭匠顯着比我懂事說。

「已留幾年了，從來沒剃過和尙頭，天熱時，還披着呢！」

「真可惜！」他有些同情了。

刀仍不停的在頭上動，鏡子中已映着半個光頭了，滑稽得好笑。忽然想起自己是太婆婆媽媽了，頭髮值得什麼貴重，來這裏不是講革命嗎？何況自己是素不很注意修飾的，但今天也還們愛惜時髦？不被人恥笑？突然英雄起來，坦然的同剃頭匠曉舌，問到他的生活，問到這營盤裏來的歷史，問到本隊官長，問到軍隊的瑣碎。據他說在這裏十六七年了，眼見過多少隊伍，今天是革命軍，明天是北方的隊伍，他所能說的軍隊生活是可笑的，然而他的確是够做我的識途老馬。

我真好頭頗有點傲然，試試撫摸頭皮光刷刷的有點痛快，我想誇耀，可惜剃頭師傅外沒有誰。

走在柳樹下微風吹着涼快，非養着各色頭髮的人們所能享受。

宿舍裏晃動着許多和尙頭，大家和愛的微笑着。

和尙頭躺在席上怪舒服，中心暢快地睡覺了，做着美麗的好夢。

發軍裝的那天

混混沌沌的過了一天，懷着北極探險的心思期待神妙的神奇蹟現出，一天過去了，也沒有過分超乎平常的怪

事叫我們幹。吃飯，每人一盤臭味四溢的鹹菜，裝飯裝菜都是小孩用的不易跌碎的洋磁盤，盤上穿個洞，可以掛繩。

『聽哨子集合！』

宿舍東首的一塊草地，是我們這一隊所私有的操場，趕羊羣般的，我們被趕到操場上排列着長長的一隊。顯然是西裝朋友佔便宜，長褂子全被逼脫去。現在是一律短裝了，但仍五花八門的雜亂得好笑。勉強把我們這些三山五湖的英雄分成三個區隊，帶喊帶拉的站成凹字形，紛亂着人聲混雜。

『立正』

驟然靜寂，武裝帶上加一條紅帶的那個官兒跑去迎一個神氣活現的軍官，老遠的一個立正，右腳跟着左腳，「咯」的聲音很脆。我疑心他皮鞋會搞破。接着，一個舉手，口裏喃喃的好像是報我們的人數。又是一個舉手，他向後轉，跑步回到我們面前，立正着，「咯咯」那軍官威嚴的儀態，萬方地步到我們面前。

『稍息』我們噓了一口聲。

『聽到！』（軍隊中訓話開頭必是聽到，部下便應聲立正起來，要等到他說稍息聽才准稍息。）來的軍官同我們說話了。

『立正，立正』其餘的官長揮着手。

『從今天起我們發生密切關係了，我是担任你們這一中隊的中隊長。這是錢區隊長，担任第一區隊，』他指着武裝帶上又背紅布的那個順次說：『這是余區隊長，這是張區隊長，担任第二第三區隊的。』他們向我們舉手，我們不知怎樣好，有的點頭，于是大家七零八落的點頭，有的却鞠躬下去了。

『你們要聽三位區隊長的指揮，本着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的精神，本着總理的三民主義，養成一個完全的軍人，養成革命的軍官。還有，』他指着另外一排十二三個老兵士：『他們是受過嚴格軍隊教育的中下士，你們要聽他們的指導，他們是你們的助教，你們現在什麼都外行，他們當能引導你們。稍息聽……』他說了一陣話。

『完了，』軍隊中訓話將畢，必說『完了，』部下便應聽立正，等他叫『稍息』才準稍息。』我們又是立正。

他又舉手，回頭對官長說：「拿軍裝來發吧。」

勤務兵拖着一簍簍的軍裝來了，我們心裏在高興，一個威武堂皇的軍人馬上顯在眼前，而穿這套寤寐求之的軍裝就將是我，是多麼威風，現在不是馬上要來了嗎？

當每個人面前排着一套粗劣的灰色軍裝，一頂蹩腳軍帽，一條小皮帶，一雙灰綁腿，一堆草鞋襪時，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失望了。在我們想像中的武裝起來，應該是多麼的神氣活潑，然而我們的裝束完全是「小兵」。散隊時大家在無可奈何之中帶拖帶捧，把自己面前一堆搬進宿舍，有的躺在床上升氣，有的亂七八糟的穿起不合身材的服裝了。

我的一套非常大，穿起時領口扯下來可到胸口，衫袖長得垂低過膝蓋，褲子拖到地板，這使我高興起來，一搖一搖的在自己床前擺盪，鄰近的幾位睜着發笑，摸着頭上新剃得光溜溜的，這樣拖拖拉拉有點像「小和尚」。

「小孩子」那位西裝朋友在勉強穿進一套小得可憐的軍衣，一隻袖子穿進了，如時髦姑娘般的僅及腕上，另一隻無論如何穿不進，那狼狽的樣子更引人哄笑。他忽然看到我這付神氣，太不客氣的這樣喊我：「我們掉換一下吧？」

喧擾聲中驚動了所謂老中士助教，他叫我們「不要鬧，靜一點，值星官來了。」他指指在走廊上徘徊的掛紅布那位區隊長。

從值星官那裏，臂纏值星紅布的助教領出許多東西，水壺，乾糧袋，子彈帶，鎗，刺刀，蹩腳皮鞋，帳子，白被單，軍毯……

助教，教我們打綁腿，整理內務。

忙得很，但是一肚皮新奇非得發洩一下不可，決心偷空寫封信，給××君的：

從你們那個圈子跳到這個圈子，現在是跳定了，今天，已經穿起十足丘八的衣裝，灰色粗布，銅扣子，兵帽，扣上

小皮帶，綁腿，草鞋襪。總之是一個街上常看見的小兵了，我們同學都非常失望，穿着這樣的衣服怎麼見熟人而一個本穿西裝到現在我還沒功夫去請教他尊姓大名的更說得痛快，他說：『這樣子怎麼見得愛人面？』

打綁腿真是一件麻煩的事，助教（步隊中中下士出身）教我們打，他在自己腳上打個樣子給大家看，又在我腿上打一隻，但另一隻我還是經過了七八次打不好，那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的人字花很難打直，直了又疏密不勻，勻了又或寬或緊，頭髮昏手乏力，汗出了不知是幾身。打好，下地走沒幾步，小腿肚子上露了個洞，再走，已散下來拖地板了。

助教說早晨四時五十分吹起床號，五時就要集合點名，在十分鐘中要穿裝完畢而且洗完臉，集合了是點名，於是跑步，下了操便是吃飯。吃飯又要站隊，站了隊，由值星官帶進飯廳，大家飯裝好了，『立正』，『立正』，然後『坐下』，『開動』的命令下來才得動筷，動筷後便得努力了，五分鐘中要把滾熱的飯吃完了，是『立正』，『門口集合』，『報數』，『解散』，果個手散隊。

一時半到十時半學科。十時半到十二時出操，吃完搶命的飯又是學科，四時到六時出操，吃了晚飯，還有二個鐘頭的自修，也得站隊，也得點名，九時吹號了，又是在宿舍東首集合，又是點名，才是我們的天下，頭倒下睡去，人被當部機器般用，絕對沒有商量餘地，說得多好聽：『軍人要克苦耐勞，別人吃不下的苦能吃。』

更有意想不到的，一進寢室便提心吊膽着內務，這怪東西真害得我們好苦睡也戰戰兢兢的不敢大意，怕把內務弄壞了。

衣服叫內服，綁腿叫內務，鞋襪叫內務，被服叫內務，帳子叫內務，水壺乾糧袋叫內務。

整理內務把我頭弄痛了，眉弄縐了，眼淚快流出來了，會發怒的把臉氣紫了，那些助教還是滿嘴的『內務內務！』

水壺乾糧袋掛得一樣高一個形式，（袋在內壺在外）帶一樣平，從走廊上看來如一系列整齊的雁兒，帳子用鉛絲綁着，一樣緊一樣平，然後把帳子打上去，打得平整的，不許有一絲摺痕。床鋪排得很齊了，然後鋪上軍毯鋪

上被單，被單鋪得平平的，不許有一點繃，然後疊（摺）一條蓋的軍毯在床中，要摺得四方的，規定有一定尺寸，輪角如刀切一般的，上面再疊上摺得方方的有一定尺寸的一套軍衣，上面擺着軍帽，左邊擺着捲得刷光的綁腿，右邊擺着捲籠的皮帶，於是左旁邊上排一個枕頭，右旁邊一包，一系列的，整齊的，直看是前後成一直線，橫看左右成二條平行線，不許有絲毫差錯，皮鞋也成一行的放在床左下方，草鞋在右下方。

「嘔，死氣了，還要把鎗一列的機柄朝外，不得有錯聽說，將來還要擦鎗咧，不知還有多少花樣，好在人是一時死不了的，讓他去吧。」

何必多說喪氣話？磨鍊着，磨鍊着！將來成軍閥有望，X君當心你的頭吧，挺好你的胸！

乏得要死了，誰高興再多寫鳥信，願愛神常照顧你！

你的朋友 X X

約會

凱把內務謹慎地移到床底下，扯過被單往身上一罩，閉緊眼睛就想睡。

睡，可又睡不着，掀開帳子張望，他們都鑽進帳子了，沒有誰談一句話。走廊上咯……咯……咯……走過的大約是值星官，剛在今天下午移交到的新值星官——第一區隊長。咯……咯……咯……咳的皮鞋聲在走廊那頭消失了，全個營房寂靜下來，「嗶咳」是對面房間第三區隊的老年助教，的咳聲，咳聲過了，空氣又歸沉默，這冷落的咳聲，更顯示出軍營之夜的嚴肅。放下帳子，睜着眼仰臥，帳頂有細細的一點烏黑，疑心是蚊子，蚊子仔細再看又不是的，轉側一下，試試朝床裏睡，還是睡不着，鄰床的玉，却呼聲鼾起了，另外同房的同學，也都打鼾起來，他們真都是說聲睡，於是頭一落頸便睡着了。

號聲悠揚的傳進來，什麼號？好像沒聽過的。電燈條的熄了，才想起來，這便是熄燈號。太好笑了，進這裏後，每天過於疲乏，一上床倒頭便睡，從來不知電燈是何時熄的，雖說來此已幾天了，熄燈號還是今晚初次聽到。

今天是禮拜六，剛好在下操時她的信來了，她說：

『我的同志，我的戰士我的凱』

不知受什麼力的驅使，我冒失的到這裏來了，您的影子如毒箭般射穿我的心，我如最馴良的狗一般要跟到您在的地方來！我什麼能力都失掉了，我竭誠的聽憑我的主宰的指揮。

我來，只能說是被魔鬼引誘了，說不出爲什麼來。但是勉強可以說是來問您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便自進了軍隊？二，瞻仰一下我的戰士武裝起來以後的英姿。還有我的同志凱！我們分別得太長久了，我發狂的想吻您一陣！

軍營門口太威嚴了，我在那門外躊躇徘徊，不敢向前去探問，我能否踏進那殺氣騰騰的轅門？

幸喜明天就禮拜了，我按着要躍出來的心，在這旅館裏忍耐着期待您，盼望早給我見面……

電燈熄掉後房間裏非常黑暗，抬頭玻璃窗外有小眼睛般的星光，還有的就是搖曳不停的柳絲纖影，美人蕉的葉，有半張可以看見。凱！這房間後從未注意到這些，今晚有點異樣，一面凝望窗口，一面回味得她的信，回味着在出操後疲乏中拆閱她的信的甜味。想到明天便可以晤見充滿愛嬌的她，興奮起來一時不能入睡了。

奇怪得很，晚上入睡得很遲，翌晨却反早早地醒了。醒來時天剛發亮，聽到一隻小鳥兒在窗外柳樹上咕嚕咕嚕的叫。凱！想自己一定是被牠喚醒的。夢到夢境，有點好笑，胡七八糟的會做那樣的夢。但要想把夢境回味一遍，又糊塗了；只記得是一個美妙神祕的夢，夢中很快樂。快樂些什麼，越要記越記不起來，記不起來便生氣不去想。於是又想到昨天她的信，今早將去赴她的約會。六天來一二一二一，把人性子也變枯了，愛人，什麼都沒工夫去想。現在接到她的信，另一種情緒又得活起來，他感到溫暖。他想笑，微微的笑了，彷彿看見她也在笑；她媚着眼，衣服是合時的初夏服，他伸着手去抱，抓到披在被單上的軍服。一切幻境都消失了，脫視着這套灰劣的軍服躊躇起來；自己過去是個學生領袖，憑口才，憑見識，憑多看得的關於主義的書，憑貫申的理論，憑運用馴熟的漂亮口號，得到男女同學的信仰。後來加入一個祕密組織，冒過百十次危險，逃出來，逃到革命的發源地，被派到縣工作，青天白日

旗幟飄揚在空中，羣衆成千成萬擠在台下，自己一開口，一揮手，感動了全部羣衆。二週前自己一出去散步，便有二個女同志來伴着走，談革命談奮鬥，還看出她們的眼光中含着些什麼？現在，被革命高潮所沖湧，湧到這掌握着武器的圈子中，到這裏，誰知道自己的才幹一點用處沒有了，只跟着隊伍起，跟着隊伍倒，要聽從那幾個頭腦簡單的軍官擺弄，什麼思想都用不着，什麼話也不必說，面皮晒得紫了，身上披着這樣羸劣的灰裝，好意思去見她嗎？平時心目中的軍官學生是威武的軍裝，三角帶，皮綁腿，誰知這些比做夢還容易消失，這樣去見她，不被她恥笑，不被她看不起嗎？她將也，大失所望吧！

天漸大明，柳樹上的鳥噪更多，凱決定帶內裝出去，看機會更換了，再去見她的面。

『達底——達底，底登——底達——底達——底達——哩底，達底——達底——……』

起床號吹起了，值星官的哨子『噓噓』馬上接着。

『起床！起床！』值星官在走廊上跑，凱極迅速的穿紮起來去洗臉，洗臉室還沒有一個人。

忙得很忙得很，剛吃完飯，便來了整頓內務的命令，又是擦槍，又是洗水壺飯盒，內務自己以為很整齊的了，但是被嫌不整齊，於是重新刷抹，重新摺疊，重新摸刷齊而又齊，潔而又潔，平而又平，方而又方，稜角用木板夾得如刀切一般，情形非常緊張，值星官跑來跑去，助教整理他自己，又要校正旁人，汗珠淋淋下來，說是每逢放假大隊長要來檢查一遍才准出去。附爲這個真是魂飛魄散，雞犬不寧！

檢查過了，於是站隊，點名，檢查服裝（這又是麻煩不過的），複習敬禮，發手簿，聽訓話，分別中飯誰回來吃，誰不回來吃，宣佈下午五時半回校，才解散，才能出去！

時候已八點半了，急急匆匆到儲蓄室將「下野」了的西裝包好，要值星官處領出物品攜出單，值星官簽名蓋章，方許携出。

凱進官長房間還是第一次，有些戰戰兢兢，惶恐的走到值星官房門口：

『報告』高聲的喊。

『進來』內面答應。

開進門，蹬蹬蹬三步正步，立正，鞠九十度的躬，垂手捧正包裹和物品携單：『學生凱報告：學生凱攜出衣服一套，請領事官蓋章完了！』

『稍息。』值星官點頭，翻了翻，撿了撿包裹在單子上簽了名蓋了章。於是立正，九十度鞠躬，向後轉，正步走，關了房門。凱摸摸頸頂淌着冷汗。

走到營門口，立定，交出物品攜出單給衛兵，立正，舉手，出了營門。

街上散佈着許多許多穿同樣服裝，佩同樣符號的軍人，這些都是同學，每到歧路，便有些相互敬禮，然後分途。凱想找個冷僻的地方把軍衣換了，却苦於地方生疏，四面張望，儘是熱鬧的行走着人，因四顧與在同一條路走的同學目光相接，雖然互相不認識，但因同學便須敬禮。這樣多敬了許多禮。

無意間抬頭看見××旅館的市招了，這使凱很竄希望這僅是錯覺，但對照了信封又明明是的，想走進去，又覺得必須換了衣服才好，慌張的在這旅館兩旁找條稍爲冷落的弄堂，便胡亂換了衣裳，但這樣的弄堂都沒有滿懷焦急，徘徊了又徘徊，終於沒奈何跑進旅館。

很快的，被領到她的房外，凱癡立着，茶房搞着門喊：『有客人！』

門應聲開了，顯出她的臉來，凱踱進去，低下頭有點難爲情。

『呵！是你凱你來啦？我眼望穿了，她稍一凝視，後活潑的接着他脅下的包裹，熱狂底纏着他，吻着他的額，眼，頰，停到唇上，手抱着拍着撫着他，替他脫了帽子，摸着他的光頭皮。

凱爲熱情所激動，兩手緊緊圍着她的腰，在這一瞬間萎了的心，復蘇過來，開着燦爛的花了。

『怎麼變這個樣子了？凱我意想不到。』

『非常愧般的，完全是丘八樣子了，你不討厭嗎？』

革命的戰士都是一般底可愛。——在先，我意想中的你是個威武凜凜的掛三角帶軍官，但是兵士，才是真

「正的革命戰士呢？」

「……」凱沒有回答，吻了她的手，眼睛裏燃燒着感激的火。

「真的，途中每見一個軍官，我便心一動，以為是你了，特別覺得和霽似的，仔細看時却又不是，便感到失望。誰知那全錯了。」她說着笑了。

「佩我偷偷離開你，你不怪我吧？請原諒我，我是被革命的熱情支配昏了，那時徒口談革命，覺得不滿足，要真切的革命，只有武裝起來，但是現在是這個樣子，被她們那些小心眼的人知道，她們將笑你：『我們的皇后戀了一個丘八』吧！」

「不要那樣想，我還不至那樣淺見，我心目中的你決不會因他的服裝改變了他偉大的心。軍官學生體驗小兵的生活，才是深入羣衆，從下層做起。——凱你初走時我以為你拋了我，我真傷心！後來知道你是去武裝起來的，我更熱狂了。凱如果你真去當小兵，一個革命理論者去當兵，我想不出我要怎樣的……」

「佩我的佩到今天我才認識你……」他們相抱着長吻着，他眼角濕潤了，「佩你真偉大！」
十二點鐘了她提議出去吃飯，要吃得富麗點，為革命祝福，為我的戰士祝福。凱同意了，但他忸怩的說：「換了衣服出去吧。」

「不要凱，我願軍裝的你伴我同走，我學得可驕傲。」

在路上，她靠得很緊，滿面含着笑容。

凱懷着鬼胎，他想但願莫碰到熟人。

走進飯館，凱看見有許多同學在吃酒，他胡亂的點點頭，擇個座位同她坐下去。他想：其中有一個好像面熟的，怕是本隊同學吧？他疑心那同學在偷看她，或許在暗笑這樣醜陋的丘八大爺伴着這樣嬌的的姑娘吃飯有點滑稽，但他又有點得意，坐在自己身邊的是這麼美麗的姑娘，一定會叫他們羨慕。

她很坦然，很快樂，高聲談話，放縱笑。吃了酒，她的臉色更紅了，凱看了滿足的微笑。不知什麼時候，她拊過來

一片紅燒肉，是她沾過唇的，凱吻着吃了，她也吻着她自己的筷，眼光相遇，二人都笑了，她媚笑的低下頭，凱值視了周圍一遍。

走出飯館，決定往公園散步去。途中她正當用輕快的口吻告訴凱許多事，忽然耳邊，咯地皮鞋跟發出大聲，她吃了一驚回頭看凱突然立定，對着前面走來的軍官死勁的行舉手禮，那軍官過去了，凱才活潑轉來告訴她『這是我的中隊長』。

『嚇壞我了，心怦怦的跳。』她受委屈似底說。

『沒有法子呀，軍人得眼看四面，耳聽八方，隨時準備着立正，手掛在肩上！』凱說了隨覺得一個黑影襲上心頭，對軍人起了反感。

公園的遊人很多，同學也很多，凱虔誠祈禱，不要遇到熟人，尤其不要遇到官長！

他們選擇一顆樹下坐着，低頭很甜蜜的情話，她哀求的，要他說軍隊情形，她也告訴他C縣的那些小姐在他走後怎樣的恥笑她，後來知道是進軍官學校了，仍舊有信來，她們是如何的來巴結她，她說『那都是好笑的。』還告訴二週中G縣的情形，好像內部也起變化了，總之『凱你離開了G縣，是G縣的損失，沒有你，他們那些飯桶是不行的。』

『啊！凱，密司李！是同第一區黨部的黃訂婚了，胡芝仙剪了頭髮也大談革命……真的凱，我告訴你小小的一個笑話，你曉得的，那前方嚇怕了回來鑽營來我們G縣做公安局長的那位林老爺林岑春同志，他老是那副急性兒的嘴臉，眼睛盯着人如獵狗趕狐狸般的討厭，你走後他高興極了，他寫長長的一封信給我，內面盡是肉麻話，還誇張一些他過去革命的功勳，他又怕難下台故意請三天假到省裏去，然後叫他的一個小勤務兵送來，可又追錯了，送到縣黨部裏，於是鬧傳了全城，都笑他想吃……』她紅着臉說不下去。

『想吃什麼？』

『刁鑽的鬼東西！』

『都笑他想吃刁鑽的鬼東西？』

『我打你嘻嘻嘻！』

『哈哈哈哈哈！不是他們都笑他想吃我的天鵝……』

彷彿一個官長走過，凱吃驚急忙立正，那軍官已回頭站住，認得是訓練部主任，背後隨從一個護衛，凱忙舉手。

『那是那一隊的學生？』主任凶厲地責問。

『報告——第×期入伍生第二大隊三中隊凱。』

『你懂不懂陸軍禮節？』主任拿出簿子記了凱的姓名隊號。

『報告主任，因為一時失顧，學生知道過失。』

『開步——走向後轉——走！立定！敬禮！禮畢！敬禮！禮畢！敬禮！』主任掉頭大踏步走了，凱放下手頰

然倒下來。

一羣閒人在旁邊看熱鬧。

她也有點憤感了，看着身邊掛着淚水的凱，心中刀割般的苦痛。

『這繁文褥節我受不了，我要離開軍隊了！』

『不要，凱，長久了當會慣一點。革命的人不當因這點挫折灰心。』

他們懷喪的坐了車子回到旅館，凱撲到她肩上了，她失了主意地撫摸他激烈跳動着的胸口，她扶他躺到床上，她悲傷把臉鑽到他脅下，左手拭他的眼淚。

凱挨着她頭髮慘然的說：

『從軍的莊嚴的夢漸漸褪了色，我怕不能繼續下去，這樣毀滅人性，隨時可以被侮辱的生活不是有腦袋的人幹得了的，佩，也許有一天我會走出來，佩，你能原恕我不？』

『不要向那面想，凱，我心痛着了，凱，你走出來吧？或是你忍耐下去？我總是了解你，一個樣子對你的。只要，凱，你

不痛苦，我心上覺得好過——但是凱，你能否試試忍受着我好爭口氣？

『武裝，武裝是這麼一回事，嘿——佩，你說得對，我聽從你，我還是試試忍耐着……但是，但是……我試試忍耐下去，我聽從你……』

『沒有拿到武力，革命就是乾喊，我們不會成功的。』

『是的，佩，我得武裝起來！』凱，忽地緊握她的手。『佩，我彷彿以後一切都知道了，我預感到，我會失去，武裝下去會失去我的本能，會失去我的健康，我的身體整個消滅……革命什麼都會失去，佩，我怕會失了……失了你的佩，你！』

『冷靜一點，凱，你怎麼這樣激昂起來，眼色也變了，你今天怎的忽然懷疑我了？』凱，靜一點，凱，我永久永久一個樣子不變的。』

她恐怖地伏在他身旁，臉擦着臉，躺下來，吻着，吻着，相覷着默默地心的泉交流了。

霍然，凱跳起來，看看她腕上的錶，急急抓着包裹說：『要回去了。』

『不能爲我多留一刻嗎？』

『軍人當把時刻刻在額上，規定五時半回校不能遲到五時三十一分。』

『你就這樣去了嗎？』她奔過來緊緊抱着。

決然的，凱離開她走到門口，忽然想脅下這包衣裳，反正是不要，還是交她保存吧。他跑回來又抱着吻了。走出旅館十步，她跑出來了。她說：『我送你回營吧。』

『那可以不必了，時間很逼促，我得快一點走。』

『凱，允許我一道走吧！你出了房門，我就覺得空虛，房中陰沉沉地我的心要爆開來了。』

她要拉着手並走，凱叫她走在左邊說：『右手要留着敬禮。』

在轉角處，凱叫她好回去了。她戀戀的立定脚跟，他走了幾步又回來：『佩，我們什麼時候能再敘會？』

「……」她流淚無言。

「你回去吧。」凱稍稍踟躕了說。急急的轉身跑。邊跑，邊回頭。

她癡立在牆角，路燈已放光，很萎黃，凱心中也覺脆弱。她伸手中在空中揮，被晚風吹動，衣服飄飄然的。凱也伸手搖，邊走進營門——校門。

穿過大操場，走到二門，聽到報數聲音了。凱趕到自己隊上，剛剛在站隊，他熟練地挨到尾上。一個同學替他欣賞說：「凱好幸運。Just time，差一點就倒霉。」

報數點名交手簿，靠講話，宣布大隊三人遲到，各罰禁足兩星期。

「解散。」大家舉手敬禮，那遲到的三個已氣急敗壞的趕來，但是已訂定了。凱吐口大氣說：「謝謝上帝，謝謝愛神保佑，謝謝總理在天之靈！」

細密檢查

(一)

這是可喜而又可怕的命令。

「細密檢查，學術科停止三天。」

平常的內務還不够整齊嗎？要以三天來預備，這真是可驚的，我們都有點担心中，助教們是經到過的，更是發愁。然而假期難得，檢查後可以休假一天，檢查前又可以停三天課和操，檢查的日子當然是不上講堂不上操了。到底還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夢，而且經驗到一次也是有趣的事。

說是三天的預備，實際一禮拜前已開始動作了。

真是可怕的大掃除，命令預備的第一日規定先理寢室，各人的床鋪一床床的搬到操場上，被單衣服前兩三天已洗得很乾淨了。床板和櫥櫃在烈日底下，可憐臭蟲死得不知多少而且晒了又搬到河裏去洗。不單灰塵污點

之類毫無，恐怕臭蟲蚤類的蟲子也淘完了。

每個寢室都搬得精空，清水一桶桶抬進來把寢室積了一層水了，牆板，抹拭到滾一點污跡，天花板也洗得非常潔白，每個同學犧牲一條毛巾在努力洗刷。

不久，高興的興趣過去了，漸漸的顯露出疲乏。但窗口的玻璃未抹，門縫也未好好的洗，似乎角落裏永不會干淨的，洗了還是淡淡的有點淡黃，這證明有點。玻璃也是十分作怪，抹了裏面，似乎髒在外面。抹到外面又似乎髒在裏面，用了濕布又換乾布，人困頓得要倒下來，牠還是有點難看。

最後是打地板了，積水趕了出去，人已很疲乏，但是從各方面的暗示，知道是非低頭弄得很多干淨不可。地板中間是很容易弄干淨的，但是四周，尤其是角裏，抹了用板刷刷了，又用清水洗洗了又抹。抹了又刷，還可以從角裏挖出些些灰塵，已被水浸濕了更討厭。

大家只是咬緊牙根做，不知爲什麼要這樣仔細？

寢室弄完，極乏中大家頗有點憤慨了，但還是得把床鋪弄好。

不知是誰罵出來：「丟那媽的檢查！」大家懨然。

第二天室外整理，那才是天曉得的苦差。

上午整理後面，後面有幾樹芭蕉，許多楊柳。許是幾年的堆積了，但平常我們從來不注意到，那兒滿是殘枝孽灰碎石亂草，工事器具盡搬出來，換班向那些東西奮鬥。

十點鐘了，才弄掉十分之三四，隊裏的命令却限定上午做完，終于用盡氣力，汗濕了全身，氣呼呼的，總得算把後面打掃得平坦了，不知預備做什麼用，做得這樣好，誰都是一肚子冤氣！

下午，命令整理東面屬於隊上私有的操場，操場心這麼大，却叫我們除盡小草，草真是可厭的東西，天天踏踏牠不死，現在拔除真廢手腳了，起先是拔拔很難拔出來，於是拿鏟，拿鶴嘴，拿箕，拿帚，手拔時想用鋤快，拿了鋤又仍吃力不討好去拿鏟，好久好久，只去了一塊地方，於是想用鶴嘴省力，鶴嘴用乏了，去同拿箕拿帚的掉換，他們

也是掃倦搬倦了。知是這樣，寧願出操上課，人力總是要竭的，工作却還許許多多，每個人都忍耐不住了。

『鬼事體』

『媽的皮主意！』

各人喃喃的埋怨出來，工作顯着非常懈怠了，值星官出來，親自動手做，隊長，區隊長，隊附，全來以身作則的告奮勇，連特務長，文書上士也效勞了，草地還是長長一大片，怨聲還是喃喃傳出來。

祝助教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刻，徬徨的走來，被值星官看見了，立刻罰他跪下。這是第一次看到的苛罰。祝助教可憐的跪在太陽下，罪名『遺誤公務』用意很簡單，是『以之鎮懾大眾』

(二)

『像什麼？』

『像陳列着的雜貨攤。』

『但是是個非常潔淨的衛生雜貨攤。』

『而且是老少無欺的整齊一律的誠實商人街。』

『嘿！……』全寢室哄然笑了。這對話很有效的立刻傳到隣室，傳遍全隊。

『阿拉格東西刮刮叫。要賣要衰燥。遲來沒有了！』有的居然叫賣起來了。

實在這時的寢室與其說寢室，不如說是一條店舖整齊的街。床鋪還是說商品陳列所適當些，前後內外弄得這樣干淨，大約是以廣招徠吧！

整齊一律，絕對沒有絲毫差錯，白氈攤得平平正正，沒有絲毫縐痕，更沒有絲毫污印。被服包裹疊得一樣的平，一樣的方，一樣的高，一樣的有輪角。彷彿是大理石的檯面，上面安放幾塊正方的磚。

床上，除平時的東西外，更添上一張四方的白紙，放在衣服的前面，上面按規定陳列步槍機柄的零件。槍擦得沒絲毫鏽，沒絲毫灰塵，沒絲毫油跡，用過布擦，用過油抹，用過小刀括，用過細針挖出縫中的些些積污，從槍口裏望

進去，裏面是雪白發亮。眩人眼珠了。

誰說軍人是粗暴的，這樣的整理內務，比女人做花更細一點吧！什麼壯士什麼武夫銳氣都被這樣消磨盡了。我不信除了故意勞苦人外還有別的作用，這樣弄得什麼地方沒一些些灰塵，沒一絲凌亂，是上官的不體恤部下艱苦！忽然想到「勞民傷財，廢時失業」八個字，不禁喟然嘆息起來。

規定是十點鐘檢查九點半隊裏的官長已奔跑得吁不轉氣，傳令叫各人呆鷄般地步立在自己床鋪的右端，稍息着，恭敬的把帽子拿在右手，無名指捺在帽徽上。官長緊張匆忙的跑來跑去檢點，吹毛求疵的找尋缺陷，以達其討「傳論嘉獎」的空名，他們簡直打算麻煩死我們以求成全他的官運。

派禮號在門口響了，衛兵站隊敬禮聲也隱約可聽得出來，是所謂校長進來了。大家悚然起來。

靜默的凝神着，校長已進第一隊了。久久，好像進第二隊。『立正！』『稍息！』的口令很清楚，確實校長進我們前一列寢室的第三隊了。官長惶恐的，慌張的，不安的輕輕去偷偷窺察，同學胆大的也躲到窗後去張望。

『站好！站好！』區隊長隊長用短促的詞句命令我們，他們非常担心，平時威嚴冷峻的官長，今天也站在我們一條戰線上了。

莊穆中皮鞋馬靴脚步聲雜沓的漸來漸清晰，我們的情緒愈愈緊張，大家面面相覷的眼睛放出異樣光彩，無言，也無表情，彷彿說：「心照不宣吧，大家上殺場了。」

『立正！』喊得這麼響亮悽厲，是大隊長的聲音，接下去他報告人數。

『稍息！』一個生疏的聲音招呼，『稍息！』大隊長接下去高喊。

接下去是中隊長的『立正！』『稍息！』隊長區隊長寢室長陸續接下去。

『各位的目光跟着校長走動，行注目禮。』當我們好奇夾恐怕中，我們房間中的寢室長林助教輕輕叮囑，他從昨晚起囑囑囑教訓個不停，好像還未足够。

脚步已到我們貼鄰的鄰室了，我昏昏然的已經出神去。

「……正」限助教的喊聲把我驚醒回來，本能的敏捷做好立正姿勢。他們來的是一陣，大約有二十個人，校長走在前面，教育長、教務主任、訓練主任最蠻，一到就粗暴的動手動腳。那實在太惡了，用雪白的絨布，往門角落裏，往板縫，往地板角擦，幸虧沒擦出一點什麼。教務主任和訓練主任二路齊發，拆散包裹衣被，在輪角做得最好的劉君衣服中檢出襯着報紙。教育長冷笑，隊長險變了色，林助教額上淌汗，眼珠一凌，乘他們都注意到劉君處，我偷偷用左手微微拆散了我的內務。果然，訓育長走來時，我半面向左轉，等待他的發落，他睨視了我床上的樣子，以為校長或教育長或教務主任已檢查過放過去了，教務主任走來時以為訓練主任檢查過也放過了。

我正在欣幸，我小小的計謀脫出危險。對面的盧君却闖了大禍了。校長檢查到他的槍時，槍筒中沒有擦過，厲聲的叫大隊長來看，並查抄了名字。

大隊官長查完了廚房廁所，又到比我們隊號更低的隊中去。姓盧的已受够林助教的埋怨，大隊長中隊長以及區隊長全來打官話了，盧一聲不響。

「他媽的細密檢查，」官長走了盧說：「槍筒擦得大了打靶沒有準——我準備坐禁閉室去就完啦！」

「有鬼！別人擦得雪亮全不查，剛好查到他的！」大家感慨狐狸作怪。

我只得意我自己的躲避得好，否則也許被吹毛求疵出些什麼來？

緊張情緒過去了，大家感着過分的疲乏，不自主全倒下。盧却坦然哼着：

「劇憐臭虫死絕盡。」

「準備明日坐黑牢。」（註：禁閉室也。）

休操號聲早已響過了

休操號已遠遠在響了。

夕陽微弱的掛在西山林端，橋東的營盤裏的大操場上一二三四的聲音很熱鬧在喊。近日來太陽已不好受，他們都晒成紫膛臉淌着汗，極度疲乏的背着槍跑步，開步或者便步；有的在操着班教練，有的却複習各個教練。聽到休操號大家都振作起來，一二三四喊得特別響，也特別整齊，步伐都極有精神，班教練各個教練也做得迅速敏捷了一隊隊集合起來跑着步，回到房子裏去。漸漸的透闊的操場更顯示着偉大，晚風吹着濃綠的柳葉，黃昏景色非常美麗。

紅日全沉下去了。天空只留着一片晚霞，風吹來很涼快，操場上似乎不再有隊伍了。東北隅的牆角裏却傳出『托槍』『槍放下』『開步走』『立定』的聲音；操場這樣大，因此那聲音非常渺小，但是聲音很尖，而且含着怒意，仔細看去，可以看出有一隊隊伍在行動。

走近看時，那隊伍到並不是很少，足足是一中隊，中隊長在發脾氣：

『一點精神沒有，這樣子吊兒浪蕩到半夜也不休操——立正——向後轉——開步——走！』

『胸部往前挺步子抬高些，前行第七槍，怎麼樣了？後行倒數第五槍，槍尖向上！』

『提起精神來——一二——一二——一二三四……』

『立定！』軍隊裏講絕對服從！文學生的脾氣一點用處都沒有，命令下來便得照命令做。』

全隊人都操得精疲力竭，別的隊伍都帶回去了，單單這一隊休操號吹過半天還在操。以為帶回去了，又是向後轉，官話連珠般下來。突然的不管地下怎麼不平，來個跪下，馬糞狗糞裏也得跪下。這明明是與同學作對，討好上官，每個人的臉上都現着怒色，但不敢發洩出來。周忍不住輕輕的怨出了聲：『又是典範令，把人不當人看！』

『誰？』中隊長狗叫般怒聲叱問。

大家面面相覷着不敢作聲。

『誰說什麼走出來說！』

『我說休操號早已吹過了！』周頗有點軍人氣概，敢作敢當。

「沒有你的話——對官長說話爲什麼不立正！」
周徐徐收進右腳似立正非立正。

「向前三步走！」

周氣憤憤的走上三步。

「開步走——提得高，小肚子收進！臀部！眼睛看前方——向後轉——走立——定！」

「你懂不懂服從我？早知你不是好東西——立正姿勢怎麼樣的！」

「下巴收進！眼睛看平！胸部槍靠緊！膝蓋挺直！左脚尖朝裏……」

「一點精神沒有！」中隊長跑到他後面去，用腳底踢他腳腕。

「你槍斃得啦！我是革命來的，死便死，不容你這樣侮辱——」周不能再受下去。

「怎麼說你要死，我偏不給你死向前七步走！」中隊長爲突然的打擊稍稍一呆後暴怒着說。

周想反抗却又無精打采的挨上幾步。

「我立刻開除你！」

「你今天就開除吧！」

區隊長們誠惶誠恐的怯着發怒的中隊長，扯着周說：「軍人第一要服從命令。」

「罰他舉槍！」中隊長順風轉過舵來。

周不動，眼睛裏晶盈的充滿着憤怒的血。

區隊長勸他舉槍，他不動，他說：「開除吧，槍斃吧！」

「得忍耐些，血是要向軍閥帝國主義流的，青年人不要任性。」余區隊長勸他：「你須知今天的過錯，舉槍，向

中隊長謝罪！」

「把他禁閉起來！」中隊長命令值星官回顧隊伍說：「帶回去！」

「舉吧舉吧！」其餘的同學勸他，周把槍舉起，無可奈何地。中隊長轉身大步走了，門口衛兵立正舉槍的口令響起來，值星官帶着隊伍回去。同學們感嘆，「虧得周來做替死鬼，否則大家真不知操到何時是了。」

天上飛着幾片白雲，一縷眉月已影約可辨了，夕風吹動柳葉瑟瑟的，周屹立在這黃昏中，余區隊長在旁邊徘徊。溫柔的勸告聲漸漸的被黑暗吞沒了。

糞桶

下操後二三區隊歸到宿舍去了，錢區隊長招呼我們第一區隊的再留在操場裏。

他頗頹然。

我們很憤慨，別的隊伍都下操休息去了，單我們倒霉，看情勢，怕又要聽他狗屁不通又長又臭的重疊無止境的訓話了，但有什麼法子呢？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該晦氣排到他直屬的區隊，只能怨命運不亨，大家氣沖沖的沒奈何站着。

但今天他有些不同，他非常和藹可親而帶點憂鬱。

「各位同志——稍息！」他開口了，而且很謙恭的，完全失了平常的討厭的態度說：「我與各位相敘一月半了，嗯，嗯——這個，這期間，我盡力量在指點你們，嗯，嗯——這個，盡我先各位從軍的經驗指導你們，嗯，這個，我自知是不夠的，我自知我的學力是不夠的，嗯，嗯——這個，我不能再遺誤你們，非常抱歉，現在我們就要分別了，嗯，這個，在半月前就覺得我不能再誤你們，呈請辭職，現在，嗯，這個，這個——現在已准下來了，嗯，這是我與各位同志最後的談話了，嗯，我明晨就走，我們相敘個半月了，不能說沒相互的好感，嗯——這個，我們立刻要分別，我過去是期望你們成本校最好的一區隊，以後比我賢明的官長來了，我更希望你們成本校最光榮的一區隊，嗯，這個——成忠勇的革命軍人時候不早了，你們回去吧，完了。」他迅速的轉過身，到他寢室去，彷彿他眼

角帶眼淚。

我們不自覺的虔誠立正着目送他走進房子，靜默着毫無聲息，好久才驚醒過來，詫異的相視着，他這意外的訓話把我們全感動了。

他今天的話很簡括，「嗯，」「這個」也特別少，然而已是最後的一次了。他去，我們歡喜，但是這樣的走却把厭惡他變爲可憐他，趕他走變成惋惜而且有人竟提議挽留了。人真是奇怪的感情動物。

他的確是隻烏鴉。

誰不討厭他呢？討厭的原因就因爲他的開口，他太歡喜開口了，開口就是連篇的「嗯」，這個，一開口至少半個鐘頭，嘮嘮叨叨的反復無窮還是那幾句老話，不管人家不願聽，不管人家操作得多麼辛苦，多麼需要休息，他老是叫你一站就是個把鐘頭。平時惹我們這一區隊恨他，值星時就全隊恨。

早上點名，晚上點名，別人值星時排了隊報了數喊了發下來的口號便散隊，他值星幾乎每個早上必點過名後，排着隊不散。

「嗯，」這個，這個軍人是要服從命令，「嗯，」要遵守紀律，「嗯，」這個軍人要服從命令，「嗯，」這個要遵守紀律，絕對要聽官長指揮。「嗯，」軍人以服從爲天職，這個我全都講過了，「嗯，」這個軍人要絕對服從，現在「嗯，」這個，現在你們甚至於有遲眠不起，這個，這個「嗯，」成甚麼話，「嗯，」軍隊裏那有這個道理，「嗯，」！「我們以爲爲他講完了，却「還有」，「稍停又從頭想起，一再複誦，越來越高昂，臉漲得通紅，害得我們吃飯洗臉非常匆忙。

晚上又是一套將下操時又是更長更厭的一套，簡直不知他循環不絕到何時爲止，我們只聽上帝賜他聰明，叫他想起「完了」兩字。尤其是紀念週站了三四個鐘頭回來他還不知趣的要「嗯」一陣，令人哭不得笑不得。

有一次，在星期日回校點名時他發遲到幾個人的脾氣，有人竟失聲笑了，他大發雷霆的大怒特怒起來，於是同學忍不住大聲笑了。

現在他已辭職照准要走了，同學有的已惋惜起來，他說半月前已上辭呈，大約他是因為受不了黑暗中被警為『糞桶』那回事吧。

日裏已够疲勞了，晚上大家睡得正甜，驟然被軍笛聲驚醒來，夢囈中知道日來担心的「夜間緊急集合」實現了，匆匆扯上衣服，扎好綁腿，肩槍掛水壺，飯盒，乾糧袋，綴子彈帶，綁草鞋，一邊走一邊扣紐子的奔到集合場去，已短短的排着一列人影了，我慶幸自己還算迅速沒有落伍，急忙忙站到隊裏去，人影一個個接上後面來，頃刻長成一串。

錢值星官和中隊長亮着手電筒按次照過，檢查服裝武器，看有沒有忘了風紀扣，散了綁腿或沒縛鞋帶忘帶刺刀，按次抄下名字，看誰最迅速。

據講評費了三分鐘集合完成，也尙算迅速，但有幾個服裝不整齊。

接着他舉起白旗指揮着我們輕輕的報數做記號，使我們向左右轉開步走，跟他們到大操場去。白旗放下豎直了。我們立定下來，鳥雀無聲的眞所謂啣枚捷走。

做了排哨，做了夜襲，做了偵探，做了戰鬥，于是做着尖兵動作，做着連絡偵探，用白粉，用掌聲，用記號，用皮帶連着效法做賊的手段，摸索前進，一直出營門到野外，出城門，到護城河上的一條橋上站定。

中隊長訓話告訴我們夜間演習的種種，識別方向，指點大熊星小熊星的位置和尖兵動作，連絡偵探，遭敵接戰的法則。然後講評今晚演習的得失，完了說：『現在回去吧。』

這時值星官出來，我們滿望帶回去了，他却說：『現在我還有幾句話要說……』于是，這個，夜間演習，接敵運動，噫噫……說個無了期。

演習得已很疲乏，夜風又過涼，同學歸心如箭，他却不斷的熱冷飯，中隊長也耐不住了，徘徊着幾次在他說話稍停時暗示他適可而止，但他又『還有……』又『噫』『這個』下去。同學恨得咬緊牙根，我人挨在後邊，偷偷的蹲下去，又立起來，立起來又蹲下去，心裏比火燒還急，他還是不停，中隊長也冷笑起來，他還是不停，又冷又倦又

「瞌睡，身體簡直支持不住，他還是不停。天快要亮了，他仍無休無止。」

「飯桶！不知是誰恨出聲來。」

「飯桶也有裝完時，簡直是糞桶，硬癩越裝越多！」誰響應着，「糞桶！」大家清醒起來。中隊長週視着，找不出是誰，其實也無追究之意，只命令着：

「錢值星官，帶回去吧！」他說完就走，錢區隊長無言的帶我們回校。

「糞桶」成爲他的商標，別的隊也漸漸曉得了，而且當他背後就喊，他聽到也沒奈何。

現在他要走了，走得這麼淒涼，我們區隊的同學全都同情他了。

「倒底他還是好的，我們初進來時，所謂助教們多麼神氣，欺凌我們，他兩次：「做學生的情形我明白，你們去，安靜的學習。我了解你們，」這樣說了。真的警戒助教，把他們氣餒抑下去。」胡進了一步的想起他的好處來：「我們該挽留他吧？」

「挽留太無聊了，晚上開個歡送會吧，我們區隊。」李折中的說。

每人挖出四毛錢，大家都很自願。

晚上有茶點還有餘興。

「枯燥久了，是該換換口味了。」輿論翕然。

牙齒痛

災難必定要來了，我該如何的祈禱？使災難減輕一點；主要的是把時間縮減，早一刻脫離苦海。

吃完中飯，跟着他們採自己這隊區域以內的桃子。桃子未熟，但比前幾天核也未硬的已美味得多了。桃子真多，採食了八九天還是滿樹纍纍皆是，順手採了幾個大的，拿出洋刀慢慢的削了皮，吃起來別有風味。間或能得到一二個長得更熟一點的，釀與核已能分離，也比較更甜一點，得到這樣的桃子時，獲得者本身固然高興，就是別人

也爲他歡喜。今天我連吃到三個，我高興得跳起來；然而不料大意將舌頭一撥到左邊去嚼，就闖了禍，左邊的蛀牙中坎進去一大粒桃肉，牙齒像被鑿般疼楚，急忙找到牙籤剔了出來，但牙齒仍是漲痛，雖然漸漸麻木下去，却隱隱的似乎發腫了，牙根似乎浮起來。

學科號吹了心神浮燥的坐在教室裏，什麼都不看不聽。只貫注在這顆牙齒上，蛀孔中的桃肉早已沒有了，即使一點點的污積也沒有了，四周也剔得非常乾淨，但牙齒却越是痛得利害，挑着，剔着，扳着，挖着，凡是可試的都全試過了，照例初放上去時似乎好一點，但重試時又毫不靈驗。

『噤噤……』

『噓噓……』

『呼呼……』

發出各種呻吟，呼出長息，牙根咬得緊緊地，手托着，按着，撫着左頰，用舌尖抵着那顆病牙，手指摸進去，捻捻牙齒，又按按牙座，終于沒有效。

牙痛本是老毛病，但長久不發了，這一回要痛一痛是無疑啦，我恐慌起來。

好容易學科時間過去，術科又要來了，我找值星生，寫好條子去請假。請假，我是第一次。照理，應該可准許吧？

回到寢室裏，他們都在繫綁腿，綴皮帶，背水上壺，乾糧袋，飯盒子，彈帶，今天術科是打野外。

『法我牙齒痛，我去請假了，不知能准否？』我覺得該找個人訴訴苦，於是拉到法來告訴。

『牙齒痛大約會准的。』他漠不關心的回答，面上沒絲毫表情。

『小孩子牙齒痛，牙齒痛不要緊。』柳在對面插嘴。

『誰叫你「打飛機」？』張臉上做出侮藐的奸笑。

牙痛在他們都是這樣不關痛癢，你們這些沒同情心的人，我因得不到共鳴，氣苦起來，牙齒更一抽一抽的痛。
『老李請病假不准！』

『爲什麼不准』我趕在值星生後面追問。

『我不管，你自己去問值星官！』

『丟那媽的值星官，他大概從來沒被牙齒痛所苦過，雖然這是小小的一顆牙齒，但是真是澈骨的痛，動搖到全部的精神。沒理性的東西，別人手脚有點傷痛也准了，而我這樣痛楚却不准，何況我請病假這還是第一次！』我氣得要流出眼淚來，但是有什麼法子？只得穿紮綁起來拖着槍站到操場上去。想到牙齦涼，可以止痛，塗滿了蛀洞，又把其餘的塞到乾糧袋中帶去。

風刮着，平時頗爲涼快，現在却使牙齒更刺骨的痛。

隊伍走出門口，衛兵是站着一列在舉槍，我們得開正步出去，那費勁的步伐，一腳腳踏在地上，振動了腦，振動了咬緊的牙根。

人生得矮小，便站在排尾，站在排尾，野外演習中派到的勤務往往是：

『……排尾二名隨我爲傳令，完了』于是不能像其餘的同學一般的有交班，有休息，還好在脫離官長視線時犯點小小的軍紀風紀。傳令便非自始至終跟隨隊長當馬弁，揹着槍，整齊着衣冠不可。牙齒痛也得苦着臉冒風去奔波。

暮色漸漸濃起來，演習完畢了集合着講評，嚕嚕囁囁的講不完軍紀，風紀，要點，要領……牙齒被風刮了更激痛起來，但是站在隊伍裏聽講時是不能隨便舉動的。

歸途真是長長的長長的，雜在疲乏的隊伍中懶得開口。沒什麼來分心，就不斷的想到牙齒上去，牙齒是不稍一停的痛。

『向左看！』帶隊官忽然下口令，叫我們行注目禮。

隊頭已開起正步，我們也跟着正步『別別……』步伐很整齊很有精神，我的牙跟一振一振，心中冒火。原來路左教育長的汽車過去大約是回他貴公館去了，車中還高踞着一隻肥頭大耳的狼一般的狗。

散隊了，大家去洗臉。我倒在床上喘氣，牙齒挖心的痛，內務也沒有工夫去注意了。

吃飯，我想不吃，但肚裏起哄，又祇得去吃。跟隊伍走進飯廳，盛了熱騰騰的飯，往嘴裏塞，熱氣冲到病牙上，燒灼般難受，搶着挾了菜，塞到嘴裏右邊，本來左邊早不能咀嚼，現在右邊彷彿也不能咀嚼了，咬得緊，嚼得快，便被左邊病牙擋着。但據說肚子吃得飽時許會好的，於是拚命的嚼，同學早放下飯盤，我吞了半盤，祇好擲下筯，跟他們出去。謝謝天，吹上床號了，日子已半天過去。同學倒頭便睡，我精神比平時加倍的疲乏，但牙齒不停的痛，怎樣也睡不着。電燈跟着熄燈熄去。我試試數一二三四到一百，我試試頭貼着牆壁，坐起來又倒下去，倒下去又坐起來，翻過身，轉過側，俯睡，側睡，仰睡，頭蒙到被裏，頰靠到床角上，可試的都試過了，還是不停的痛，牙膏又早失了效能。頭眼昏了，頰下的筋粗粗的急急跳動，鐘擺的聲音『的得』『的得』很清楚，同房的同學全呼呼打鼾了，窗外青蛙咯咯的亂人心意，牙痛又加上失眠了。

鐘打了十二下，知道半夜掙扎過去了，有點歡喜，但牙痛不停一停，如果澈夜失眠，明天怎麼了？想着心更急起來。決定先得想個法子止一止痛，入睡是不成問題的，便起身走出寢室，走廊的燈放着冷靜的光，除鼾聲全宿舍沒有一點聲音，跑到茶爐邊倒杯冷茶往嘴裏含，似乎痛楚減輕了一點。

牙痛自己是飽嘗過的病痛，但那都在家中，家人是多麼親熱的，為我設法治療，找醫生，跑到店裏買藥，母親更是緊張的燒蛋，溫慈的誘勸我咬着牙艱勉強吃個飽，飽了可以止痛。不論是中夜，是嚴寒酷熱，她都為我燒東西煎茶。現在漂流在外面，連肯同情的人都沒有，狼心的官長，告假且不准我想大哭一場，但是向誰去哭？

含了冷茶，又吐掉，吐了又含，似乎好些了，於是睡到床上去，在極疲乏中，睡覺了，但一刻，又被痛醒來，又起來含冷茶，這麼四五次，最後一次，剛睡着了，起床號鳴叫了。

頭也痛了，眼睛發花，牙齒又更激痛，如果床頭有手鎗，還是自殺了吧！跟着別人起床，左頰突起一塊，揚笑着說：『老李昨天偷了肉肥了。』

洗了臉跑到值星官處。

「報告值星官，學生牙痛到不能忍受，請准居病院去。」

「這點點小病痛，軍人應當能忍受。」

「我不，我受不了！」

「怎麼，你說什麼你懂得紀律？」

「請鑰匙吧！不論是禁閉，我絕對不能忍耐下去！」

「你瘋了！——平常你頗能服從。」

「我活不下去！」

尤三姐

胡適之先生說：

「紅樓夢中那些小姐，以尤三姐最爲可愛……」

是的，我也愛我們的尤三姐。

m. 林的叛徒

一九二〇年冬天，太陽非常和藹可愛，在門前草地上坐着躺着，或者聚談着玩笑着的一羣丘字號軍官學生，聽到第二堂上課號聲，鬧的一羣蜂似的擠進三十二教室，立刻起來一陣嘩笑，笑得太響了，在門外只聽到嘩啦啦的騷擾。笑得太高興，教官進來了，值星生也來不及把笑聲鎮壓下去。着急的看着教官喊：

「立正！」

大家強忍住笑聲肅立起來。

「什麼事這們好笑？什麼事這們好笑？」進來的是兵器教官中校徐。是一位和氣而稍稍帶點滑稽的好教官。他一邊走進，一邊似嚴厲非嚴厲的呵責，可是他自己也隨着同學笑了。

「坐下，」值星生報告人數後喊「坐下，」大家蒙着鼻「嗤嗤」的笑了；徐教官詫異着尋問爲什麼笑，大家都不回答，拿眼睛看着黑板。

徐教官跟着大家的眼光注意到黑板，領悟了似的說：「誰是尤三姐？你們這兒還有尤三姐？」大家放聲的笑了。

「雖寫的自己來措掉！」

「總是小孩子。」尤三姐笑着指坐在頭排的最年輕，也是身材最矮小的餘。

「來措掉，來措掉，軍人要承認自己的過錯，一人做事一人當。」徐教官說。

餘回頭伸伸舌頭跳着上講台，迅速的抹掉那些字。大家又是一陣哄笑。

「下回不行的，擾亂教室秩序，是有干風紀的。」徐教官微笑着摸着餘的頭，餘做個小丑臉得意的回到坐位上。

下課後尤三姐拉着小孩子餘說：「要賠償損失，要辦交涉。」二人攀肩附耳的走進圖書館看報，又折往官生同樂會吃咖啡，還吃一頓豆腐干和花生米。會鈔，尤三姐招呼了店夥說：「掛我的數。」

從此，小孩子餘和尤三姐勾結得很親密，很親密。

尤三姐姓尤，但不是這個尤，是同音不同字的另外一個尤，名字也另有配得上軍官學生的堂堂皇皇的名字，但大家都喊他尤三姐，于是他就有她的彩色的尤三姐了，他最初不大喜歡別人這樣喊，可是小孩子餘這樣喊他，他也不很抗議，於是尤三姐已成他的唯一名字，在官長面前，有的同學也忘形的滿口尤三姐了。只不知他到部隊裏去當官長後能脫離這個芳名否？

尤三姐的確有尤三姐的溫柔處，也有尤三姐的剛烈處；皮膚極細，五官也端正，只爲身軀太高大了，否則，很容

易會被同學當姑娘看待。軍官學校正如普通中學大學一般，喜歡在同學中選擇幾個當異性，而被選者往往若有其事的男裝女調。——尤三姐身軀雖大了，但還不失爲母性，尤三姐與小孩子餘不久就被同學聯成家屬關係，他們自己彷彿也就承認了，時時一同出去，一同進官生同樂會，有時小孩子餘頭靠在尤三姐懷中撒嬌。

『媽媽，我要吃奶！』尤三姐真的拉開軍服的銅扣子。

『好的，你吃，你吃！』小孩子餘笑了，尤三姐自己也笑了，旁邊的一羣跟着笑。

尤三姐告訴小孩子餘：『這裏畢業了回家去一趟，看看老年的媽媽，看看剛到少女期的妹妹，還看看居在同一條街上的蘇亞珍姑娘，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爲自己最初的戀人，也是最後的戀人，到現在爲止，不會遇到比她更美麗更可愛的女郎。幾年來不見面了，但因爲通訊不斷，一天更相愛起來。畢業回去，也許去結婚，從此甜蜜的同居起來，那是你真的媽媽，我只算你的父親，可不許到那媽媽處吵着要吃奶，那時我一定帶你去，叫她做點心你吃。』

『不，我只認得你這個媽媽，給我吃點心呢！』

『好的，同樂會去。』餘又攀着尤三姐的肩出寢室了。

在操場上，尤三姐處處照拂小孩子餘拉尿，小孩子餘拉得很狼狽，尤三姐立刻跑來幫忙。騎馬，小孩子餘跟在尤三姐後面，尤三姐牽出兩匹好馬來，給小孩子餘那匹，一定比較馴和，毛色比較美麗。蛇載套駕非常討厭，尤三姐老是站到小孩子餘旁邊出力……

小孩子餘怎麼報答呢？隊伍站着稍息，官長不注意時，小孩子餘從隊伍後面掩過去，掩過去，掩到快排頭，偷偷拾兩塊石片輕輕按放尤三姐二肩上，引同學玩笑，或者插根茅草在尤三姐翻領軍衣後領，叫他拖尾巴。

尤三姐老是溫柔的微笑着，從來不會爲這過分的戲弄而發怒。

小孩子餘從馬上翻下來，跌了個窟窿，睡在病院裏，尤三姐下操下課，便抽空跑到第七號病室來看視，帶着水果，帶着餅乾，帶着風吹日晒，却仍是柔軟的手來撫慰小孩子餘，感激到真的母親的慈愛了。

從病院裏出來，小孩子餘在教室的火爐烟筒上看到：

小孩子，這是我思念你的火的燃燒！

是尤三姐的字跡，可惜被爐火炮烙，字跡有些糊塗了。

天下了二晚的雪，小孩子餘早晨很早起來滾雪團，同學有的站在窗口看，有的在譏笑，「這麼冷的天，不知躲在房子裏享福。」尤三姐奔出來說：「我來幫你。」

在滾雪團的途中，小孩子餘忽然說：

「××！尤三姐不好，死得太慘，你以後不要承認了。××！以後你就專任我的媽媽吧！」

畢業禮在春風中行了，領了畢業證書大家就要分發分發到部隊去見習，尤三姐和小孩子餘離開很遠，尤三姐臨行拉着小孩子餘的手，潸然要下淚，嗚咽的說：「祝你前途順利！——我們不要斷絕的通信，不要斷絕！」

小孩子餘哭了，尤三姐提着手提箱跳上車，眼淚一顆顆流下來了，天色才破曉，景物很慘澹，小孩子餘呆張着車輪一滾滾地離開去！

尤三姐一去就杳無消息，不久傳說是在××之戰死了，有的又說是被叛將×××所槍斃。總之是真的，一個月後蘇亞珍姑娘寫小孩子餘一封信說：

「××常在來信中提到你，在我腦筋中也非常熟悉了，我這信不至使你過于覺得冒昧吧？××，久無消息了，謠傳很不好，你該知道實在情形吧？盼望給個信，讓我寬心。」

這信從小孩子餘家裏轉來，轉到的那個晚上，一個自稱姓蘇的姑娘來找他，說：

「……後來得到確實的消息，他的確在××地死了，死因未詳，請餘先生幫同去找一找骨殖。」

小孩子餘立刻明白這是蘇亞珍姑娘，她的確是美麗，她說完了來意，忍不住倒在椅上哭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使小孩子餘全身戰慄，所謂那是真的「媽媽」看到了，不是給做點心吃，却是告訴這樣的消息。

那樣慈和的人竟真的慘死，小孩子餘有點失魂，抱着頭痛哭，沒有請新來的女客安坐，就自己一倒在涼椅上，眼隨着天花板不會動彈，昏過去了。

鬧營瘋

秋天，太陽仍是灼人的炎熱，把槍桿兒也晒成如裝熱水的鐵管了，使人在操場上萬分煩燥。但是晚上，却已非常涼快，日裏在操場上奔波得筋疲力竭的健兒們一鑽到床上便呼呼入睡，肉體在非常疲乏之後被涼氣鬆懈了，精神就說不出的痛快。睡得真甜。做夢也做美麗的舒適的夢。

這是秋高馬肥；于軍人最適合的節候的一個晚上，偌大的營盤全部靜下去了，燈只剩幾個路燈，站崗的內衛兵刁子的背着槍在燈下徘徊，看過去成林的桃樹焦碎的枝幹，陰沉沉地圍在各個宿舍四週的，美人蕉似乎開始凋謝了，燈光下看去更是衰零可憐。秋風吹動成叢的芭蕉葉，那影子搖動起來更顯得夜的深沉和這個大營盤的遼闊。遙望那中央建築在土阜上的校本部，一盞電燈強烈的光向四面射，夜靜得這樣的靜，內衛兵的一個咳嗽可以傳到三百米突外的馬房。

露水已沾上草葉了，內衛兵停止了蹣跚，站在崗位上準備交班。面前就是環繞校本部的那條河，河岸大大小小的樹木太密了，竟看不見水。他注目凝神的眺望河那頭的轉灣處，盼望那邊發現人影，就好交了班回去睡覺，這時候的確是最好的上床時候了。

忽然後面第三中隊的宿舍裏起了極擾雜的聲音，彷彿有什麼變故了；這內衛兵本能的裝好子彈，上着槍刺，睜着眼，準備。

只聽到那宿舍裏很雜亂，人聲很多，但似乎又是大家醉戒着的，不敢縱聲說話。電燈始終沒有開，人聲繼續着鬧。

現在人聲更大了，忽然，隱隱有人衝出門口，接着，接着潮水般湧出來。徒手，但都整齊着服裝，聚到門口草地上，

又湧著往這邊跑，沒有口令，沒人指揮，沒站隊，只是自然的不依長短成二路縱隊衝出門口去。內衛兵有些慌張了，應當阻止，但又不好阻止，他們都出了神般的眼睜睜瞪著前面，那隊的官長也全在內，都失了魂似的並不指揮。

內衛兵對官長敬了個禮，官長沒有回答，隊伍衝向右轉彎，沿河，向馬房去了，漸漸脚步聲也沒聽到了。驟然，他們又折回來了，這回是跑步來的，很快，一剎那便回到面前了，在內衛兵身邊轉進去，站到他們自己宿舍門口，講話聲音又雜起，『仍是有什么約束般的輕輕的一忽湧進門口，沒有口令沒有指揮，只看見人影一晃一晃，漸漸少，門外已沒有人了，這個大營盤又靜寂凜肅。』

內衛兵看完了這情形，有點發氣又好笑，向前吐了口唾沫，喃喃的：『媽的，又是這玩意兒！——不想他們講破除迷信的也鬧這一樣。』

立刻，他想起一年前在前線打仗後，被調回來休養，駐紮在一家公館裏的事。這公館房子很富麗，進籬柳內就是一塊草地，草地後是紅色的圍牆，圍牆內是二三百間樓房，後面一個秀麗的後花園，很多花木，有池還有假山，正對假山是後門。

也是一個清明的晚上，月光半明不暗，忽然人聲鼎沸，從樓房裏傳過假山石洞，守在後門的崗衛惶急起來，自己是一個人，不知該如何是好，這幾天駐地很不安寧，時常有敵軍來襲擊的消息，但又不能擅離職位去討槍斃，守衛橫下了心，做好預備，自己隱蔽在一株樹的後面，心想要死，且先殺了幾個敵人，死也甘心，前面的聲音越發大了，守衛心裏有點發狂，忽的花園中竄進一個白色的影子，躲向假山後去了。

『口令』守衛厲聲喝問。

『……』沒有回答

『口令』

『口令』仍沒有回答。一定是敵人的偵探混入了，前面搜查得很凶，避到這兒來吧？或者是鬼？想到鬼，守衛更

怕起來，朝白東西隱匿處開了一槍：

『碰！』什麼都沒有回響，守衛疑心眼花，也不去深究，前樓已寧靜下去。

第二天，自己連床的吳必勝失蹤，到處尋覓，才在假山石下發現，可憐，鎗彈打得這樣準着，他是不及喊一聲痛就死了。

內衛兵回想到這可笑可氣而又帶危險性的『鬧營瘋』，幸虧，今晚自己遇到的比那個平凡；時局也安寧。想到這裏，河轉彎處又有個影子在動了。

『口令』

『露！』來交班的，老劉！

『老鍾嗎？』敬禮。『內衛兵舉槍。又走近剛來的那個兵面前說：

『他們今晚鬧鬼，留心——』

『那個嗎？』剛來的那個忌諱的揮手，『走你的吧！』

開小差

家中昨天寄來三十元錢，少是嫌少一點，不過將就也可以支配了。

看了三遍自己的民國日報，又仔細地看過那神經病博士訂閱的才寄到的申報，明天下午一時半有開A埠的船，坐上九時半的快車去，剛好趕得上那班輪船。後天早晨便能離開省界了，就決定這樣罷。明天禮拜日出去，誰能疑心我是逃走，固牆看過一周了，西邊有一個關口，外面也很冷僻，屏真够朋友，他答應明天先到那外面等，只要貯藏室裏東西拿得出，到那關口的中途不被人看見，那就不成問題了。好在帶來的行李並不多，拿出了那隻新皮箱，其餘也不在乎了，犧牲也有限。衣服是可以借拿出去洗的名義，堂而皇之領了物品攜出，拿出去也不會有人疑心的。貯藏室的勤務兵和我有點熟悉，我叫他請大約沒有什麼留難。今晚先把皮箱拿出去，匿藏到關口裏。

面那堆亂石後面，一定不會被人發現；發現也不要緊，我可暫且不走，去承認了領來，向值星官去追，說：「誰打算偷走我的皮箱，幸虧有運氣不該失財，務請值星官查個水落石出，是誰存心不良打起我的皮箱主意來！」樣樣都有辦法，前途毫無困難，得意地自顧失笑了。

第二時學科的上課號早吹過了，上校戰術教官胡祖邦挾着皮包來了：

「立正」值星官站在門口喊，胡教官點了點頭。魯楚谷打斷了他的暗自打算，立在他自己座位上。

「第三十教室值星生史迪全報告，本教室總數三十七名，除事病假公差勤務外，實到三十四名。完了！」值星生敬個禮。

「坐下！」胡教官回禮。

「坐下！」值星生跑回座位。

胡教官開始得意的講接敵運動。魯楚谷沒心思去聽，又繼續他的一個新的行動的打算：

反正一切都計劃好了，此地已無可留戀，還猶疑些什麼？要吃這樣的苦，早上拂曉便起來上課，點名，呼口號。如肯這樣刻苦，什麼事不好做，什麼事做不成功？何必跑到這裏來，要這麼絕對服從，把自己的見解個性一切都壓沒了。恭敬的，無懷疑餘地，不許問理由，去聽無學識無腦袋的官長說話，如能這麼馴服，早是父親的寵兒，鄉中的好子弟了。又要那麼仔細的擦鎗整理內務，比姑娘做花邊細。操起器械，操手痛了，還得往槓子上拉，木馬是那樣長，那樣高，跳不過也逼你跳。天橋是一木橫在半天，要叫你在上面玩「正步通過」，「跑步通過」的把戲，把人命當兒戲，他們高興開你玩笑時，吹毛求疵的找些理由來罰你，禁閉，禁足，被看做奴隸不如，這是什麼生活？

但是，當初跑進軍隊裏來是自尋煩惱的，現在一旦又躲避了不被人恥笑，而且來時是抱着那麼熱的革命熱忱，雖然進來後所看到的是軍閥的專橫的奴隸教育，什麼革命只留着早晚點名時喊幾句口號，而且革命到了今天已開始彈奏葬歌！自從K地移駐到這兒來繼續上課後，只看見政府的合縱連橫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可是現在中途逃避自己到底似不能自圓其說。

「不！一個人的意志比什麼都重要，起先是被革命高潮所激蕩，到這裏來從軍，過去有自己最高的目標，所以不覺得痛苦，現在什麼都完了，失了抵抗困苦的原動力，留着豈僅白吃苦，而且不免要做人的走狗，畢業了還不是替野心的軍閥做肉彈，而所抵當的又是同自己一般的人！」

走了又做什麼去呢？近年來跳鑽衝，奔波了幾年，吃了多少苦，文變做武，所得的只有失望！還是忍耐下去吧。也管不得許多，那能把後半生都安排妥當呢？既發現眼前的路是走錯了，就該回頭，決心了回去，回到老家去吃黃米飯！

今晚把皮箱藏到那石堆後去，也得與屏商量好，明天帶了衣服出去，把這套狗皮脫了，連符號手簿做個包裹從郵局寄回來……

「立正！」胡教官喊，魯楚谷吃驚隨立起，原來教育長合一大羣軍官來巡視課堂，胡教官預備報告，教育長揮着手叫坐下。

接着講下去，魯楚谷正襟危坐着，教育長去了，他又想下去。下課，休息，上操，吃飯，點名，他不能靜止，腦中老是反復不安的打算着。

點過名了，他找到屏，暗中去商量。屏勸他慎重考慮一下，這是關係前途的終身大事，如決心走，當然盡量幫忙。一陣沈默，夜風搖動着樹枝發聲，微月掛在天心，他俯首又看看天心，心中非常陰暗，最後握着屏的手說：「我心走，意志不能這樣讓人強姦下去。」

拿出皮箱很順利，兩人很鄭重的把牠藏到那關口處石堆背面，那處生着雜草，他們搬點石堆掩沒，一點看不出痕跡。

兩個人相向淒然踞坐在石堆上互視着。

「我們就這樣分別了嗎？」——「明天我不好送你，現在在這明月底下做最後一次聚會，權算我送別你的盛宴吧？」

『我是中途躲避了，願你有始有終！』

『這雞肋般的營生我也早厭了，可是我只會順受，我沒有你的決心，說走就能走。』

『但願我們能各各走出一條要走的路。』

沉默着很久，露水已沾在草尖了，屏無奈的立起來說，『早點睡吧，明天得早起整理內務，祝你順利！』

第二天他仔細的整理內務，心裏想幹這婆婆媽媽的事，這是最後一次了。

接了手簿，他看一眼值星官，又看着興高采烈預備出去的同學，心裏黯然！

遞出皮箱，屏含笑的接了他，挾着衣服走出營門，回頭望一回宿舍講堂操場，淒涼的默禱，留着的朋友們快樂！下午點名，魯楚谷不到，晚上點名也不到，值星官生氣，同學查看了一陣他的東西，苦笑着說：『又少一個機器人了！』

巡 哨

刮了整天的風，氣候突然冷上幾倍。

何士奇穿紮了一回，忍不住搓着手嘆氣，咕嚕着：

『媽的，恰好在這樣嚴寒的天氣輪到我當巡哨！看看四周的同學都『嚇嚇！』幾聲，鑽進被頭享福了。岳軍從被窩裏伸長出頭來說：

『老何好福氣，今晚兜風，再風涼不過了！』

『你這幸災樂禍的，但願輪到你時滴水成冰，尺厚白雪！』

『走吧！』第二區隊的陳和胡助教披着棉大衣，背着鎗走來催促；『少不了這一套，同他鬥什麼嘴，回頭給他點好處把槍把子塞進他，被窩就是。』

說着拉何士奇就走，何士奇慌忙披起大衣，捆上了彈帶。雖重一點，可是溫暖多了。伸手去提鎗，鎗冰冷底着手。

疼痛。

『滾蛋呀！』岳軍看他們走出房門對着背影示威。

『好的，你今晚大約安靜得耐煩了，留心等忽兒莫驚叫起來。』何士奇回頭恐嚇。走出宿舍，陣頭風就撲面打來，大家不由的喊聲『啊呀！』

天青青的毫無雲翳，月兒彎彎一線掛在天空中，星光點點看去無限寒意。樹枝早已禿了，在風中搖曳得單調可憐。踏着地下的枯草，瑟瑟有聲，三個人縮着頭慢步前進，把手也盡量縮進大衣袖子，還是很冷。胡助教提着馬燈的手，更被風吹得殞痛。

『媽的天，真冷！』胡助教說了一句，牙齒得得打戰得有聲了。

站崗的衛兵躲在崗亭裏，聽得有人走路聲，硬着頭皮出來敬禮，他們出了營門，沿圍牆的圈子走，路旁的店鋪多關了，陰沉沉的什麼也看不出，更顯出冬夜的冷靜。轉角處掛着盞路燈，孤寂的放射牠的微光。

除掉狗跟蹤狂吠，別的一個人影也沒有，朝南第七家小茶店門縫中透露出一縷燈光，大家活潑起來，一齊說『叫開門吃點什麼煖煖肚子吧！』

來開門的是個老頭子，看到他們的樣子，就知道是巡哨的。

『要什麼嗎？』剛好，遲一刻火就熄了。『老頭子謙恭的說，看着他們跨進了忙關起大門。他們驟然間感到暖了起來，點頭說：『開壺茶來點什麼點心吧！肚子冷得要死了。』

老頭子搬過來隻炭爐，三個人敏捷的圍攏去，手漸漸回復，手指能屈曲了。

『幹什麼軍隊，還是回去當個老百姓吧！』胡助教慨然說。

『是的，至少免得這樣寒夜出門喝西北風啦！』陳接着說：『這樣的苦差是受不了的！』

『實在這算得什麼？出發打仗還比這苦得萬倍，隆冬積雪裏還得臥在戰壕中接敵開火哩！』胡助教回想起戰場上的悲慘來，精神突然興奮。

「你們那時候的戰爭還值得爲民衆，爲革命！現在革命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畢業了去吃苦去拚命那真無爲。」嘗味了寒冷，大家都忽然喪頹起來，何士奇無意間這樣說。

「畢業了還不是各從其便，我是恕不幹這個了……」陳說，忌諱似的，又不願接下去，大家都心照，談話到此中斷了。

「來吧！吃啦回去交班。」炒麵來了，胡助教提起筷子說。

吃了東西，肚裏便好過起來，鼓勇開了門出去，風仍舊是毫不留情。

匆促的繞營一周，從後門進去，巡查到馬房，半明半暗的燈下一排排的馬在就槽吃東西，馬夫東歪西倒的躺在角裏的稻草堆中鼾睡。

需要巡查的地方都走遍了，時候還沒有到，挨着第二十教室的門，是鎖着了，推開窗口，陸續的爬進去，煤爐還殘留着微熱，三個人懶得開口，放下鎗，伏在爐上打睡，那點熱氣傳到身上全身都痛快。

爐火消滅了，三個人還是伏在爐上，陣陣寒冷鑽進心窩，胡助教打着抖醒，掏出鐵鍊一看，推着另外兩個說：「是時候了，走呀交班去！」

何士奇昏昏地醒來，混身被冷水澆般寒冷，頭漲得裂開般疼痛，跟着胡助教越出窗口，風逼着喘不轉氣，他怨恨着想：「何苦來受這罪，明天立刻脫出這非人的軍營去吧！」

胡地胡塗的交了班，不管別人從溫和的床鋪中起來去喝北風，會將更難受到什麼程度，胡亂扯散了衣服，纏腿鑽到被裏去，柔輭舒服溫和，他疑心現在是做神仙了！

第二天早晨，何士奇看看在穿衣的岳軍，才想起下班時忘記給他點苦吃了。

自在囚

睡得舒服的。

醒來時紅日滿窗，大約七點多鐘了吧？除開新年休假中那一個禮拜，很難得有睡得這麼痛快的，醒來後還有想東想西的餘暇。就是新年休假中也還要媽的點名呼口號，也還要站隊整內務。隊裏的官長是牢頭，噲裏噲嘶不放鬆些！沒有此時悠然。

隱約在外操場傳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操演聲！頗幽揚有緻。

順眼看去，窗外搖曳的柳條已新芽嫩綠的迷人了，看着非常貪戀。微笑着推開被頭，空氣刺激皮膚還很寒冷，忙又把被頭拉好，一時還懶得起床。

想着這次的喜劇滑稽而又慘痛，說冤枉吧，自己實在冤枉，可是說吃虧吧？實際上自己還得到便宜。昨天晚上，是我個人值得紀念的蒙辱紀念日：

飯後，自修號不會響，我在自修室的煤爐邊看剛發下的黨軍，一面同凌君正談得起勁。

「那位是姓李的李××先生？」一個勤務兵揚着條子在門口高喊：「值星官請你！」

什麼事了呢？懷着鬼胎，跟勤務兵走，心裏想：莫不是來了電報？這幾天接到家信老是說久病的爸爸近狀很不好！這樣想時，心志忑不安起來，悵然，不敢多想下去。越過慢慢騰騰走着的勤務兵，加緊步武先跑到值星官房門口。

「報告！」

「進來。」

「值星官喊我幹什麼？」

「唔，你是李××等一等。」

「樊定邦，樊定邦來了嗎？」他接着喊，走到門口。

「怪極了，難道派到我們什麼特別勤務？或者分發什麼公物？怕是要輪到公差吧？電報，一定不是了。樊定邦來了，向我點點頭，他是我同一區隊的同學。值星官也回身來。」

『你褲子放在床下臉盆裏前天。』

『是。』

『好，帶他們坐禁閉去。』值星官含笑對勤務兵揮着條子。

『報告值星官，褲子是將洗的，這就是罰禁閉的理由嗎？』我急了，這是天外來的霹靂。

『不管，校值星來的命令，我只管執行。』

『請值星官判我李××的內務是否比旁人更差？這樣是不能心服的。』新近更換營房，來此還不多幾天，同學的內務都很馬虎，我要算是最整齊的，是很被同學們恭維過幾次，那知會說是因內務的過失罰到禁閉。

『去吧，只怪你自己的晦氣，校本部交下來的命令是罰一星期，今天禮拜五了，再延下去報不上去，你去吧，住一夜，明晨我就來叫你。』值星官溫和的安慰我。

『去吧！』樊定邦拉我一把，暗示我反正無挽回餘地，何必多費唇舌，他顯然比我懂事。

捲好被服，叫勤務兵背在肩上擱着走。

途中樊定邦告訴我前天校值星舉行全校內務檢查，那時剛在上操時間，同學都不知道，隊上官長得到消息，趕忙到各寢室各床舖該整理的整理，該收拾的收拾，夾七夾八的東西多收去，塞到勤務兵房裏去了。我的內務比較整齊，所以不注意的看過去，誰知校值星反在我這兒吹毛求疵起來。樊到底了解內中情形的，知道今天要禁閉，一切都早有成竹了，只可憐我這囑在鼓裏的，死了還不知為什麼。

『那末，老樊，你又為什麼呢？』

『也是內務王八蛋的校值星，說是我攔着的帽簷上有一點灰塵。』

出營門時勤務兵招呼衛兵：『他們是關禁閉去的。』放了我們出去，我們相顧苦笑。幸得衛兵的臉色很自然，似乎說：『這是平凡不過的。』

裝着笑容，我們焦灼的立在校值星室外，隊裏的勤務兵走了，交代另外一個勤務兵要我們到管理廳去。

隊？」

「還要到管理處？我們不幹，遊街般的！」
「經不住勤務兵的苦求，勉強跟到管理處。」

「這是收條，這張交衛兵所。」管理處值日官告訴勤務兵。

「唔，收條我們原來是物件般的用得着收條，這侮辱，我忍不住了。」

「唔，我們原來是件東西收條。」樊應聲嘆氣。

「再請到衛兵所去。」勤務兵又苦求了。

「不做，二不休，爽快點，還是跟他走。」

「吓媽媽的！」等了許久許久，終于一個衛兵走近來了。

「喂，那兩位同志？」衛兵問。

「我們。」

「眼覺去，沒有話說。」衛兵安慰的口吻說：「兩位爲的什麼？」

「帽簷上一點灰。」

「換下來的褲子放在床下臉盆裏，還不會動手洗。」

「就爲的這個？」

「就是囉。」

「媽媽的，開的好玩笑！——幾天？」

「一晚。」

「吓官長們幹的玩意兒！」衛兵憤然了。

「那個？」第二號禁閉室門開了，舖位在門旁的一位同志問，同時點起洋燭來：「剛剛二個出去呢！你們那一

「砲兵隊。」

「駐在本部？」

「在砲標。」

「爲什麼幾天？」另外還有一位在着插嘴問我。

「爲內務一晚。」

「明朝好出去了，我們也一道。」——兩位尊姓？」

「李樊，您兩位隊號？」

「步八隊。」

「尊姓爲的是——」

「陳鍾爲抽香烟被捉到，罰六天。」

樊是老犯似的，香烟，洋燭，瓜子，花生米，自來火，一應俱全，抽出香烟來吸着說：『索性再犯吧！』可是這裏什麼都無妨了，刑罰不過保障着犯法，麻木了人的愧赧心，使安於犯罪而已！

聽陳鍾的告訴，坐禁閉很有趣，一樣的吃，一樣的住，不過軍中的一切辛苦與拘束盡去了，自由自在的吃了睡，睡醒了吃，愛看書就看書，寫文章是絕好的環境，嫌冷時可以坐到門外去晒太陽，是在隊中受苦時所絕對享受不到的福分。這裏有兩個勤務兵，專替禁閉老爺服務。買酒，買肉，叫麵，叫點心，那些在隊中絕對不可能的事，這裏都可以總之無鎖無枷，自由自在，決不會如在隊上的規律紊多就是了。

一閉眼，就入睡了，因爲日裏的倦勞，難得有這麼早眠的機會，不睡熟還幹什麼？而且于心無愧，我是連吃香烟的罪過也沒有的，怎會睡不着？

發囚衣了，紅衣，紅褲，紅鞋子，襪子都發齊，我忙着來穿。忽有人來扯我，奮鬥着，我說我不願脫掉。驟然，無遐際的空虛……原來棉被落到床下去了，發囚衣是個渺茫的夢！扯好棉被，閉上眼又睡，再醒來時不料就紅日照窗了。

被逼着早起慣了，如意睡一朝，會有這麼甜密也。意想不到的，勤務兵送早飯來，臉水早熱騰騰的一桶放在旁邊。陳鍾起來了，我也就跟着起來。牆壁上大書：

「雲淡風輕近祿天，

單身赤膊臥床間；

苦命不知禁閉樂，

將謂無事肚朝天。」

不知是那一位才子的大筆。看過去畫着許多漫畫，角裏的姑娘臉蛋兒好矚緻，還有眉眼兒多傳神。嘆！

「妹妹，我要×你的×」

「細姑，我愛你……」

「打倒×校長」

「……………」

另外一邊寫着一首：

哀江南

「花萋萋，

露漉漉，

南人消瘦北人肥！

塞外歌舞華夏圯！

南氓何太苦。

遭茲×皇帝，
安得蘇維××，
.....

「嘿！反動，赤化，相應不再看！低下頭，牆根裏貼個膏藥，軍營裏必有膏藥；睡噴，無聊，去叫盞麵吃？不，剛吃了早飯，還是睡覺吧。」

「樊定邦，李××！請你們回去。」隊上勤務兵在門外喊，我們被釋放了。

「幾點鐘了？」樊不耐煩：「我還要睡覺，不高興就回去。」

終於讓他捲了鋪蓋，向陳鍾點着走出來，另外又兩個不認識的同學進去，聽陳的聲音在說：「這兒生意真好！」

回頭看這一隅叢柳圍繞着秀美的紅色小洋樓，是全校風景最秩麗的處所了！記得會有位同學在黨軍副刊上稱牠爲瀟湘館，的確有點神似。

呵！值得留戀的瀟湘館，再會吧！

衛兵勤務

天下雪。

中飯後值星官叫總值星來召集，說是派到我們這一班當衛兵勤務。

自從前方緊急，替我們守門的弟兄也開赴前線去了，得我們同學輪流當值守門。從前當入伍生駐防在G縣時，照例要幹這些勤務，但我因排在排尾，沒曾輪到便已期滿開回本校，所以得免，想不到現在反還會輪到幹這個玩意兒。

伙伴一共是八個，加上步哨長衛兵長——助教張宋，湊足了十名。還有一個衛兵司令——區隊附袁里，他是屬於官長一類，不能算是我們同伴。

荷鎗實彈，佩刺刀，掛行軍囊，一聲令下，出發，雖不塵頭滾滾，却也威武堂堂，越過走廊，出得操場，看見衛兵所前那班預備交班的步二隊同學早已整隊在等候了。

「正步——走——立——定——向左轉！」

我們的隊伍同他們正面相對，相距一步的距離。他們微笑，我們也微笑，大家意識到扮演戲文般的滑稽。

「敬禮！」他們的區隊附喊。

「托托」整齊的相對舉起鎗來，要忍住笑，越是忍不住，有的咬着下唇。

號兵奏着禮號，號停，槍放下來。我們的衛兵司令——區隊附走近他們的衛兵司令含笑拉手，表示他們是老朋友。我也想找個熟人拉手，可是他們這一班我沒有一個認識的。張助教帶着排頭二個去門口交待，他們也先教禮，還移交着衛兵守則。這可不容易，死板板的一條條得背誦出來，受移交的還得複誦。

那交替下來的一個跑回來，他們便呼，喝着走了，說是呼喝，其實是立正開步走，敬禮等等口令，我們少不得要回禮。

槍架在衛兵舍旁分配勤務：二個人一班，每兩點鐘交待一次，我同蔣同一班，我們是最後一班，要八時才有勤務，助教可就倒霉了，每人十二時，步哨長，十二時衛兵長沒一刻是閒的。

沒有事體做，朱兆亭是個馱子，這時候還不散開一點，埋着頭在衛兵舍溫習四次教程，光線那麼暗，房子這麼狹窄，只有一隻檯子三個交椅，其餘的地方都被鋪蓋擠塞了，如果都同他般用功，檯子問題先得打個架。

張助教先當步哨長，叫我們留心官長的進出，如有紅邊邊符號進出時寫站號，教務長，部主任經過還得上刺刀招呼號兵吹號。宋助教是衛兵長，在衛兵勤務簿子上寫衛兵日記，預備呈閱，另外執行物品進出的檢查和蓋章。老趙派到門口站崗，林新可派在禁閉室守衛，他真開心，坐在禁閉室門口風吹不到，雪刮不進，還好同禁閉着的朋

友談談天，又不寂寞。

身上背着掛着的都不許卸，刺刀也不許離身，這最合我的胸懷，跑到內左方的柏樹下看雪，雪下得真好，滿眼前盡白了，枯草上積的最好看，寸厚的一層，被草葉托着，鬆鬆地，毛茸茸地百看不厭。天空還是灰褐的，綴着點點白光，碎雪片飛舞得令人看癡。

『不冷嗎？立在雪底下，小孩子！』宋助教出來小便，看見了喊。助教中，宋同我最合得上，雖是行伍出身，可是

不如其餘的那些那麼看不起人，粗野是粗野一點，可是他沒有假心思，這麼說就這麼做，一條肚腸通到底。

『冷軍人怕冷！』我搖着頭笑着。

『得啦，才是漢子！』他邊說邊走：『在那兒幹嗎？』

『替步哨長看狗，看見了好叫站隊。』說着拿出刺刀劈了老柏樹一刀，刀一點不快，柏樹沒傷點皮，雪惹索地落下來，把草上的雪打成個個小孔。

他走了，我舞着刺刀同柏樹作對，枯枝殘葉倒落了不少，樹身怎樣也斬不進。

『媽地，這笨的刀！』我有點生氣，收進刺刀，蹲下來抓雪，腫腫地，蹲下來可真不容易。

揀雪成團，老是想不出做什麼玩意兒才好？雪團遠不如鋪在地上的自然秀美，丟了雪團，往最美麗的一堆，積

在柏葉上，白綠分明的一堆上挖一把望口裏，清涼就涼到心。

『咦！在做什麼！』不知什麼時候，區隊附立在窺下看了，這聲音駭得我一大跳。

抬頭，區隊附却和藹地笑嘻嘻站着，我微笑低頭跳回衛兵舍，他跟進來說：『玩皮仗仗？雪有什麼好吃？』大家

哄然都笑了。

『快來烤火。』他們已生起火來了，宋助教拉我蹲到他旁邊。

離開火出去小便，小便洒在雪上，雪一縷縷溶化，殘留着黃色很難看，忽聽到張助教在喊：『趕快站隊，訓練部主任來了。』

我來不及懊悔小使得不得其時，忙拉好褲子跑去搶一般的執槍站到排尾，王八蛋的主任出營去了，後面跟着兩個馬弁，號兵吹號，我們舉槍看他走遠了，下刺刀架槍。

雪還沒有停，我們圍在火堆邊吃晚飯，這比隊上舒服了，隊上只有教室裏才有火爐。

隊上的同學絡繹來衛兵所，我們隊上同學當衛兵當然是我們隊上同學的天下要出去，我們絕不阻止。買點糖果花生吃吃，那是小事，當然可以；就是要去打牌宿娼也無所不可，只要他們自己能遮瞞得值星官。

都諦真够朋友，他在我站崗時犧牲了睡眠來我身旁，我這一班輪到在禁閉室，下一班才是門口，他說：『你去睡吧！我代替你。』

『不，你沒事在這裏做做伴吧。』我真感激，天這麼寒冷，他當衛兵時我簡直從未想到代替的話，祇知跑到他崗位上開他的玩笑。我想到買點東西來吃才好，把槍遞給他，說：『請代一刻，我門口去去就來。』

門口有的是小食攤子，我買一毛錢牛肉，一盤甜酒——二十個子花生米，四塊豆腐干同他歡飲。

吃得真快樂，從軍隊談到文學，從文學談到革命，從革命談到女人戀愛，就交班的來了，我們餘興未闌，從新跑到柏樹下，在雪地上傾談，他不想睡，我也無意睡。

不知什麼時候，雪止了，天上露出明月，照在雪地裏一片銀白，無雪處便星光閃閃，雲也是雪一般的輕盈白淨。看看鐘，已十一點了，都諦點點頭說：『還有一班，早點睡吧。』說着走了，又回轉頭凝視。

我被熱烈的友情所激盪慢慢的入睡了，心想當衛兵勤務真是開心不過的事。

睡得正好，宋助教推醒我要交班，說是三點鐘了，而且已過了五分，我恨這短命的鐘，走得這樣快。

雪止了，天冷得利害，我把棉大衣扎得緊緊的，風還是鑽骨進來，包起毛毯，把頭蒙進去，倚在門內，大門早已關上了。關門據說是不許的，但是祇是虛掩着不上鎖，人不跑開還不妨。

時鐘的答的答的響，獨自一個人在這萬籟寂靜中默立着，風聲打門呼呼的，操場上的雪光照着月光，樹影子離離散佈着，想談談天，一個醒的人也沒有，這時更思念起都諦來了。

走到禁閉室蔣在矮樓上枯坐，看見我很興，輕輕說：『不知還有多時？』

『才半點鐘過去哩，怎麼得了？』我苦笑着。

有敲門的聲音，忙跑回去，把毛毯解下，開門，原來是隊上的同學，大約是打牌回來的，他向我投過感謝的眼光，鬼鬼祟祟的似乎叫我替他遮瞞。

真有一怕苦的，我想，這麼冰天雪地在外面熬夜，風吹得電燈搖擺不停，我忙披上毛毯，關大門。他走了，我又獨自倚門木立，時候老是不過去，衛兵勤務的滋味才嘗到了，媽的，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苦差使。

蔣悄悄的走來，五點已差十分，我們眼睜睜看着鐘，盼望牠快過去，這十分鐘，我們焦心等待着，比一年更長。吵醒老趙和林新，可我們又得到睡了，讓他們來喝冷風這一睡才睡出滋味來，混身無一處不舒服。

第三次輪到剛是最後一班，媽的，區隊附要我牢記守則，預備交待，步哨長宋助教驅逐營門旁的小販，把一個老頭子的糕担也打翻了，我想太狠一點啦，可是我忙着自己的誦守則，沒功夫勸止他。可惡的偏偏進出官長不絕，我得注意內外，時時舉槍，屢次把誦守則的心思中途打斷。

交班的來了，我誦守則時他笑，我便咕咕略略地想不出來。等到他覆誦時我也笑，他臉漲着緋紅。歸入隊伍，我想現在沒事了，衛兵勤務苦呢？甜？

區隊附帶我們回去，雪已經凍了，踏上去沙沙的響。

兩個新年

(一) 在紫金山下

一年的最後一天了，天氣頗好，晴天一碧，紫金山頂還留着殘雪。

如果在家鄉，歲末逢這樣晴朗，過年必過得很有趣，可惜在沒有一些使我滿足的南京。

過年該休息了，但上午照舊總號晉上操，下操，一二一，跑步，立定，向後轉；上講堂，下講堂，戰術，築城，典範，令人不快，下午到很有意思，野外騎乘，全隊同學騎着馬，出通濟門，過雨花台，繞清涼山，遊燕子磯，進太平門回來。自顧渺小的自己，雖不像好漢，但跨在馬上時，總睥睨目前，妄自尊大起來，覺得很有點英雄氣概。

回校時知道另一隊的同學因為騎馬出了事，在太平門外鐵道旁，馬匹見火車着嚇，野性大發，同火車賽跑，結果跌死一隻馬，跌壞了一個人。據說傷得很利害，或者有性命之憂，已送到鼓樓醫院去了。軍隊裏死個把人實在不算什麼一回事，何況只重傷而已。同學聽了這樣的消息，誰也不去關心，悠然地各尋樂趣，很熱鬧的鬧着除夕宴。

全隊同學在飯廳裏吃很豐盛的酒席，難得大大的這麼開開葷，聽說隊上撥來四十元公費，大隊長中隊長以下各津貼三十元到五元有差，所以鷄鴨每席一全隻，肉足有三兩一塊，酒就盡吃盡喝不會完。

勤務兵們非常有趣，在門口大放其爆竹，於是猜拳聲，大發官長的架子和軍紀風紀一同被寄到當舖裏，豪放地，開懷地，不分上下，熱烘烘，歡宴，比什麼大家庭更熱鬧些，平日冷酷無情的軍營，整個和暖起來了。

帶着三分醉意，微醺中，我同老楊、老陳赴×君之約，到他府上去。瞎找瞎撞，這陰暗的街道真難認明。

「真是老南京，否則誰能把時間在陰沉沉的街上慢慢銷磨下去？」東走不是，西走又錯，長久徘徊之後，我有意抄苦老陳。

「不是這樣說！南京我確實有相當熟悉，並非吹牛，我包你馬上尋到目的地就是啦。」陳始終很自信的答覆我。起先在十字街口，他同老楊很固執的爭論向南向北，我是自己承認關於記憶道路的本事很差的，落得讓他們負責。老楊以為是向北的，老陳却堅持朝南。嘵嘵地，兩個都不認輸。

「這樣好啦！」我排解說：「先由誰領導，走到他自認錯時再調一個領頭。——多走點路要什麼緊？」於是議定先依陳的主張走，因為他自吹老南京。

現在，連我也知道是錯了，但他還不肯示弱，我忍不住扯牢他說：

「照老兄的意思，是否要帶我們去天國呢？老兄的老南京已領教夠了，可否讓老楊來試一試？如果朝北也錯，

今晚跑他一晚也是有趣的事。」

老陳還是不服，我說：『最好我們今晚的路根本走錯，永不會到×君家。那末你錯一半，他錯一半，湊成一個全錯，就可以免得互相埋怨我是怪自己不認得路，決不會怪你們。』

『我們就走不到×君家，如此清麗的除夕，在街上徘徊也是可回味的。知道我們還能不能再得三人一同夜行呢？他不願回頭，我換轉話頭說：『除夕在客中，反正是個不堪的事，鄉愁淒涼襲來，倒是和知好這樣在街頭蹣跚，反能消愁呢！』

斷斷續續的，嘮叨着，陳無奈，默默地，向後讓老楊帶頭。

我跟在中央，陳興意索然，走在最後，老楊勝利的跨着大步，雄赳赳在前領路，大家都不說話。老南京的招牌不幸打破，我本想開口刺他一下，可是他失敗得可憐，我不忍心再傷他。

靜默的空氣，很久維持着，依然我在中間，老陳低頭跟在最後，老楊昂然往前跨步，錯雜着，街巷一條條過去，幾家門外掛着燈籠，春聯貼在門上，雖看不清字句，新紅的紙張，却影約在目，歡笑的聲響，有時從窗口突出，這條路太僻冷了，沒有店小孩子也不露面，爆竹聲傳來，似乎很遙遠，疎疎落落，地，絲毫沒有新年熱鬧景象。百步許，豎一電燈桿，路燈的光線極微弱，三個淡淡的影子，在崎嶇的路面移動，夜有無限的冷酷！

『該想老婆了吧？在這年關佳節？』我想打破這可怕的環境，勉強想出口話。立刻老陳就活潑起來，一講到女人，他總是有勁的。

『他是每天「打飛機」的，那會不想老婆呢！』老楊比陳更快脫口而出。（註打飛機，軍中隱語，即手淫。）

『說起老婆，我是未之有也。』老陳說：『聽說老楊很碰到些桃花運，請他發表心得吧！小孩子你說可對？』

『我屁的桃花運，我們不要牽絲攀藤，痛快的請老陳報告報告她的「迫擊砲」啊，是「白砲」幾生的口徑再說。』

『老楊唾沫四濺粗野的威嚇老陳。』註迫擊砲，白砲，象徵女性生殖器，軍中極流行的。）

『說你的囉，××東門外姓什麼的姑娘的故事，你不許瞞，爽快的報告一下！老楊這不是客氣的事。』陳簡直

不怕老楊的威嚇。

「大家莫躲避，交情到我們這樣可以毋庸私祕啦，誰不愛談談自己的醜遇？今天機會找上你們的門，你們還要遮遮掩掩，女人似的，簡直不配當軍人。老楊，從你說起吧，好教我借鏡借鏡，說不定我心服時還拜你們爲師，學學吊膀子的法術呢。哈哈哈哈哈！」我忘形的叫喊起來。

「老楊是爽直的老陳可不許賴老楊請開口吧！」我再激老楊一下。

「說，我當然可以說，老陳要賴也不怕，吃得起拳頭就是。」說着老楊伸伸拳頭對陳示威一陣，果然開始上當。——「真的我在A地中學讀書時，是各項運動的選手，足球籃球賽跑，風頭出得很健，于是有人愛我，當然的，她向我進攻，我便認清「目標」，「瞄準」，「攻擊」，「追逐」，「前進」，最後「衝鋒」，「陷陣」，而「短兵相接」，而「白刃戰」而「肉搏」了。「激手」就是××東門外的徐妙素女士，然而那是很久的事了，那時我才十五歲，關於這些工作很幼稚。」老楊粗略的說着到此慨然說：「現在是相別七年，久已不知肉味了！」

「真是幸福的，天上自會落下來，落到他嘴上，我暗自羨慕，陳若未滿足的說：「就這樣完了？Face呢？年齡呢？花前月下的過程呢？還有山盟海誓，她怎麼說，你又怎麼說呢？這許多，都沒說呀！」

「難道還有什麼嗎？」楊板着脸說：「Face當然美麗，很聰明的人呀，當然很相愛，而且每次會面總是不絕的情話綿綿，她愛我，我也愛她，否則怎麼會「遭遇戰」呢？盟誓還不是一般的永遠相愛，白頭到老，兩心不變，有如天日的話嗎？好在我們的愛是真心，用不着借重盟誓才能相信。」

「聽你談戀愛真是碰鬼，好好一段美妙的韻事，就被你這樣亂說一泡！」老陳憤憤不平：「還有下文呢？現在怎樣？」

「下文嗎？她仍愛我，我仍愛她；我知她永遠愛我，我也永遠愛她。她現在到省城讀書了，我也早離開××中學；進軍隊又三年了，沒見過一次面，是可惜的事！」

「就這樣完了通訊否呢？」

「通信通信可以代替「肉膊」可以把心帶來！」

「于是就完了，大家會不愛了？」

「誰說不愛……」老楊又快要發牛性，手臂拉拉地猙獰可怕。

「說你的吧！他不會再說出什麼來，這樣就已很够了。」我不讓陳多問。

「小孩子不要吵！我要聽他最近的一段真實情形，一定有動人的事。」

「說你的，說你的，他完了他早說完了，他嘴裏說到這樣已算得文雅了。」

「那末算完了吧，我却沒什麼可說。」

「你賴狗娘養的。」老楊捻起拳來。

「我沒娶過妻，又沒人愛我，我怕毒實在沒有什麼可說。」陳裝出真正的樣子。

停一瞬却又他自己吐露出來：「然而我實在有過性的經驗，很奇特，出乎我自己意想之外。那是暑假中的事，我從家鄉回到校來的途中，在坪埠，久別的樓君，無意間碰到，也同今天一般的和他一邊走一邊說着話。不過那時的晚上很爽快，海風把日裏的暑氣全刮掉了，螢火照耀在海邊，彷彿星光。我們舊友重逢，很舒快的停止在海灘上，乘涼談着東南西北的雜話。年輕人碰頭，少不得談到女性頭上去，他是脂粉隊裏的浪蝶，偷的姘的戀愛的，在坪埠一帶鬧得一場胡塗；有的他真愛上，有的不過尋開心，把女子當頑物的人是沒有良心的，很難拿出他的真的愛來。」

「老陳，你這幾年來的桃花運如何？同我談點罷？」他突然這樣問我。」

「啊，老樓說起這個，我太慚愧了，真未嘗異味咧！」我十分誠懇地回答他。」

「還是孩子，那太可憐了，相別幾年，還是毫不長進。」

「我近年來東奔西走，那有機會呢？你幫我點忙吧，讓我見識見識，我當十分感謝你啦。」

「『可以可以！太可憐了，明天吧，帶你個好處去，保險成功。』」

「『要靠得住方好，我半點本事都沒有的呢？到那時弄傷，那才壞事，三方面的面子都難看。——還有，不要有梅毒才好！』」

「『那當然，有十分把握的地方才好叫你去，那是我的舊識。最靠得住會上鈎；病，絕對沒有的。』」

「話又談開去，半夜了，他留我到他寓中住宿。」

「夜是那麼長，四周的蟲聲唧唧不休，月光照入玻璃窗，我怎麼也睡不着，腦筋中在摸擬明天的幸運，夜有十年那麼長，任我咀呪祈禱，老是一個不天亮。」

「好容易第二天早晨到來了，吃過早飯，焦心地忍耐到中飯，他忘記昨晚的話似地，絕不提。我心裏燃燒般地難受，但那時還臉很嫩，難為情開口巴巴下午三點鐘了，他還無動靜，我沒奈何把臉對天花板腆腆的說：」

「『昨晚我怎麼也睡不着……』說着，心虛得很，不由的臉紅了，底下半句就說不響。」

「他到底是老奸巨滑，立刻看破我的心事說：『真是小孩子，發極些什麼？五點鐘我帶你走，包你今晚睡得舒服服地就是怕你早晨不捨得起來呢！』」

「我羞得無言回答，只好對着鐘出氣，數着一秒二秒！」

「五點鐘過了，我偷偷看他一眼，他仍很起勁的幹他自己的事。我無聊得很，順手拿本小說來看，可也作怪，字一個看不進，一行行，一頁頁在跳躍。忽然他拍拍我肩膀說『走』看鐘足是六點十分。」

「『如你不中意，喝了茶就站起來說聲我有點事先走吧——明天不知有沒輪船開出？』在途中他關照我：『如中意的話，你不要担心，我自自有法子應付。』」

「他帶着我轉彎抹角，不久走進一家中等人家，有個二十三四歲的女人來招呼，同樓很熟悉似的，當然我拚命留意細看。」

「說美貌是並不，但够得水平線，五官身材，都無惹厭之處，是個中流人家相稱的人物。可是那對黑眼，非常耀

人，够我們這樣沒經驗的人銷魂了！特別是皮膏，自皙紅嫩，胸口微凸，從薄薄的衣裳中隱約可見那乳房的顫動，我不由的被牽掣去了。服式很時髦，粉紅的襯衫配着薄薄綢褲，色彩也非常鮮豔。當然我是看迷了，我發呆着個滿足。忽然覺着在人面前顯出這蠢相是可恥的，臉緋紅起來，站起來對樓吶吶的說：「你在這兒有事罷？我要先走了，還有點事——」明天不知有沒有輪船出埠。」

「不要性急，再留一刻吧。」樓君望着我好笑說，他已明白我的心事了。」

「輪船可是去上海？要後天下午才有呢。」她插嘴進來，聲調是醉人的。」

「是去上海，他是過上海上南京去的，他是××軍官學生呢！真來得，你看年紀多輕，可是有本事有胆，他還不會討過親，聽說他們軍官學生多半是沒結婚的。」老樓立刻表演出他拉皮條工夫，隨即指着她向我介紹：「姓柳真能幹哩，男人一年不上十天，回家裏的一切她都獨自支持，看這客廳佈置得多好！」

「唔唔」我平時也能應酬幾句，這時徧一句話說不出，心裏別別地跳，臉朝在那面都不是手更沒處可安放，真是狼狽不堪！」

「拉拉雜雜，老樓東談西扯一陣，時時提到我，替我拚命吹牛。忽地立起來拉拉我的手說：」

「老陳，請你在這裏等我一會，我公司裏去一會，回頭見。」又對她說：「麻煩你替我招呼一下這位朋友，說不得叨光晚飯啦。」

「他頭也不回的走了，我心裏又急又喜，她請我安心坐一會，說着到後面去做飯了。」

「夜很快地來臨，樓沒有回來，我同她一個檯子吃酒吃飯，她很親熱，酒敬菜，絲毫沒有拘束的態度，我也漸漸活潑，能談幾句天了。」

「她讚不絕口的軍官生長，軍官生短，被她說得連我自己也忘了軍官生之可厭了。」

「飯完她迅速搬出去，不久又來陪坐着，八點鐘過了，九點鐘過了，她張望門外說：「老樓怎還不見回來？」我心裏明白，可又沒法說破。久久久久，忽然聰明起來說：」

「在貴處我人地兩生，樓君不見得能來了，能否替我找個宿處呢？」

「那不消說，如陳先生不嫌床鋪簡陋，就委屈在這裏宿一宵吧，那有別找宿處的道理？」

「我假作客氣，她帶我到廂房，床鋪鋪得很整齊，就是她的房間吧，我回頭看她的臉色紅豔起來，眼光晶晶地，這降開說不出的嬌美，她回復到她處女期了。她俯身拂掠席，我胆子驕然大了，不知什麼時候靠近她身邊，握住她綿軟的雙手，她似却却，脈脈含情的看我一眼，含羞坐下去。我也緊緊靠近她坐下，腿與腿間的熱氣交流起來，我全身神經變化了，又香又甜的女人獨有氣味，使我心要躍出來。」

「戀愛使人聰明，我不自覺的吻着她，擁抱着她，頭埋在她懷中……」

「……………」

「以下呢？」老陳停下去不開口了，我問。

「以下不講了。」陳說。

「怎麼不講？不是到最緊要關頭了！」老楊眼睜得大大的像要把陳吞下去。

「我最願到此為止。」陳無奈說：「以下少不了一「肉搏」，幹那人間的呆事。這一晚二人熔得火般熱，不知趣的天就亮了！最初我僅僅是好奇心的鼓動，沒有良心地對女子追求，但她一見我就拿出真情，不由我種下戀愛的根苗，誰也捨不得離開誰，整整同居了三天二晚，最後開學期逼了，再不到校就要受罰，才莫奈何過滬回京。唉，臨別，她那一掬深情，令人心醉，即使有老楊，這末剛勇，那時怕也難免戀戀吧！——戀愛真是一杯苦酒，不幸就跟着來了，滿望再圖後會，誰知一別竟成永決，要再見一面也不可能了！」

「怎麼難道是死了嗎？」老楊着急的問。

「是啊！別後一月，老樓來信說她害着急病死了，將死前還叫我再去見一面，但終于是不可能了！」老陳說完唏噓不歡，大家都舒快地沉默着，脚步声在街道上蹣跚地。

「現在要小孩子說了。」陳鎮壓下他自己的悲哀說。

『我根本沒有豔史，怎麼辦呢？』

『不相信，你麻雀兒似地會沒有。』

『他怕真沒有？如有我總有點知道的。』老楊主持公理說。

『也許我幸虧比你大一歲，要是去年要我說也是真沒有。』老陳也諒解我了。

『喂這裏是啦。』陳指着左首小巷叫起來。

『對啦。』我同老楊同聲答應，三個人迅速彎進巷去。

『到底還是我底功勞，我不看出，怕又逃過去吧。』老陳又吹起牛皮來。

『當然，不是你今晚那能整整跑二個鐘頭，謝謝你底恩典，恭喜你明年養個兒子。』我半當真的說笑。

『唉！小孩子不積德，說話那麼刻薄。』老陳輕輕打我一下。X君的住宅已到了，我們跨進去。

X君和五個客人在客廳中，看我們到了忙招呼入席，那五位差不多都是熟人，宴席已將殘了。

X君非常客氣，添了酒菜，可惜我們肚子是飽着裝不下什麼。談笑中我們談起迷路的故事，大家狂笑，老陳有

點不好意思。

回校二點多了，睡在床上，一時不能入眠，思家的念頭又浮上心頭來，彷彿三年不見的母親的聲音在旁說：

『路上小心些，寒熱要留意，好時好節要回來見見面！』

(一一) 漂 零

片刻前的宴會真是偉大，不論官長，同學，勤務兵，伙夫，盡是興高采烈，忘掉了身份，忘掉了階級，臉上個個通紅，心裏個個快樂的在膳廳裏鬧酒。三個桌子擺成一席，桌上陳列着大小參差的洗臉盆，盆子裏盛的是雞鴨魚肉，大家扯着割着，大盃喝酒，大塊吃肉，這粗豪的酒席，帶着中世紀英雄色彩，頃刻盆盪狼藉了。

猜拳聲狂笑聲把整個房子膨漲了，人擠得最緊，譁笑聲最鬧處是同學們包圍着大隊長在勸酒。

「嘿！大隊長，我奉陪一碼。」

「哈哈，還要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大隊長嘻嘻着醉臉想抽身。

「怎麼單看不起我呢？就三拳吧，酒隨意啦。」

「對再來三拳得啦！」同學圍着大隊長不讓他逃離。

「好好哈哈哈哈哈！」同學高叫起來，把其餘的同學吸引到這堆來，大隊長醉醺醺中「三星，七巧」的叫起來了。

酒醉飯飽，大家踉蹌的絡繹走出膳廳，三三兩兩的衝到街上去。雖說舊歷年假廢止，可是這頓除夕宴依舊舉着，晚上門禁也特別寬，現在營中所剩已寥寥無幾了。

步兵第三大隊第×中隊殘留的只有一個潘克青。潘克青孤獨的在電燈上寫家信，寫了幾句，可又寫不下去，驀然的思家起來，想到出門飄泊幾個年頭了，隨軍東西今年來南國，明年又到江東，老年的母親在家不知如何的渴望。他想到老母，又記起出門時母親送到村口，眼淚潸潸的囑咐着：「青兒，到過年時一定要回來團聚，我沒有幾年的人了，在好時好節不見你在旁邊真難受。」彷彿母親的影子顯在眼前，在指斥他：「怎麼三年不歸來呢？」他回憶離家前一年的除夕剛在兵災之後，爸爸到老遠的市場去買到一個豬頭，合笑的說：「又得好好的過年了！」言下大有慨然之意。

真的誰能料到還能好好的過年呢？那天早晨，殘兵還是零零落落在大路上過往，鎗聲斷斷續續的未停，恰巧到下午就平靜無事了，避在山村裏的嫂嫂和姊姊帶着姪兒回來，晚上仍能歡娛的全家團圓，因為是災後，更覺得幸運，滿足。

姪兒們鬧着守歲，要他說故事講笑話，不久他們却一個個支持不住，倒身睡着，他還與意濃濃的醒着，母親和嫂嫂在做點心預備半夜茶點，他擠到她們旁邊去學着做，母親笑着說：「你這大孩子！」

那是最後的一個翠綠色的年了。此後便脫出了少年期中的快樂體味到世間的飄零，爸爸長病，終於死了；死

又未曾得回去拜過墓。

爆竹聲從營外傳來，把他從淒涼的情緒中驚醒，隱約還聽得鑼鼓和小孩們玩笑的聲，他回頭四顧，冷清清的只剩他一個，他懊悔沒有答應凌君一道去「築城實施」去（按築城實施即打牌）。

立起來伸伸懶腰，滿懷仍是傷感，百無聊賴的無事可做，倚在案頭又木然出神。

「去找個同伴吧。」他突然醒悟似的喃喃自語：「何苦自尋苦吃？」

蹣跚的走出宿舍，細雨濛濛，一陣寒風吹得他毛骨悚然，樹影欄柵，草場上靜寂寥闊，

走出營門，街道溽滑，營旁的小店舖冷清清的，街燈高掛在電桿上，細雨中繞着一圈光暈。

走着走着，一個同學也沒有碰到，小孩的鬧聲在街旁的人家裏透出，他悽然淚下，沒有勇氣再走了，低着頭，匆

匆的回營，打開鋪蓋，胡亂鑽進被頭，把頭緊緊的蒙着。

半睡中被同學談笑聲驚醒，頭漲得要裂開似的疼痛，不知什麼時候，朱和魯已回來了，走廊上也有人走動聲。

轉回床裏假睡，心裏變成苦楚而煩燥。

「老潘沒有出去嗎？」他的轉側引朱注意起來，好意的問他。他裝着睡熟，生氣不理，他也不自覺為什麼要生

朱的氣。

第二天是第二年的初一了，他思鄉病還未痊愈，今年起厲行廢止舊歷，初一也要上操，他無精打彩的提着鎗

上操場，心裏只記得家中這時候正在吃湯圓了，不知是母親燒還是嫂子燒的。

冷風砭骨的刮到面上，鎗桿捻在手中如割的疼痛，他都沒有感覺到。

「第一排爲準，向右成連縱隊——走！」

他呆立着不動，在呆想，娃兒們不知玩什麼把戲？

中隊長生氣的跑到他面前，他沒注意到，失神的心靈已跟蹤天際的白雲飛回故鄉去了。

橡皮底鞋子

軍需老爺想的好主意！

本來穿鞋子也有紀律，禮拜天放假出去時穿皮鞋，平時穿草鞋。開會聽訓話，紀念週穿老布鞋子。大家全一律，是按月由公家發給，有觀瞻，非常整齊劃一。

可是近來每月發一雙的老布鞋子廢了，改爲每人半年發一雙陳嘉庚橡皮底鞋子，藍邊白底，美觀得多了，又耐久，軍需處可以省不少的錢。在官長方面講，是百利無一害的了；然而同學却苦了，天熱，脚底如踏在火石上，天冷，整個脚似結了冰，穿久了，脚汗淋漓，脚皮一片片爛下來一陣惡臭。

但是命令必須服從，早晨四點一刻，摸索着起來，準備開赴西部操場做紀念週，濃霜凝在荒草上一片銀白，晨風呼魯呼魯括到面上，因爲命令穿橡皮底鞋子，只好穿橡皮底鞋子，偷着穿草鞋去也是不行。

絡繹而來的隊伍快到齊了，一隊隊擠在台前，最前面是步兵隊，按次騎砲工，交通各大隊排列下來，軍官團，研究班，政治黨務等等雜色隊伍囊立左右。

約莫有萬把人靜靜的站着，呆着，太陽上昇了，漸漸把草地上的濃霜也晒溶了，西北風再公平不過，吹過了每個人的身上，不讓他留一點溫暖，四週的圍牆那麼矮，難得又那麼遠，風是可以暢所欲言，絕無阻礙的。

台上漸漸走上幾個人物，離開的期間却還遠哩，據說北上月餘的校長，今日又要到此做主席，大約還得有點時光好呆等。

橡皮底鞋子在脚下揮發牠最大的效能，同學凍得輕輕地喊：『媽呀！』脚，疑心會凍脫了！

九點鐘，汽車鳴響，門口敬禮號大鳴，汽車從身後直開進台側，停下，校長到了，同學立正着，誰敢回頭動一動？

點

到底久不見面了自是不同。盯着眼巡視全場一週開口說話，夾七夾八的一直快說了半個鐘點。仍沒叫我們「稍息聽」之意；我們只好立正着，彷彿萬個木樁被釘在廣場上。橡皮底鞋子要把全地層的冷氣都吸了傳到同學的脚上，冷疼疼到心了！但是「立正」是得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連擦擦手踏踏腳的自由都不能夠，直立着不敢動一動，讓嚴寒一陣陣從橡皮皮鞋底傳進來，絕無抵抗。

會記得有天盛暑中羨慕苦力們雖苦還有解開扣子吹吹風的自由，軍人却非掐着皮帶裹着綁腿不可。現在又羨慕他們可以跑動，不必這們老是停着受凍。

「媽的紀念週作的什麼孽！」同學全都恨恨，私下怒目注視台上。

紀念週開到下午二時才完。

「軍需老爺想好的主意，刮了錢家裏生着火爐，天堂裏般的幸福。」同學埋怨，喃喃地。

下次發出來的還不是同樣橡皮底鞋子！

回 鄉 途 中

火車已經離開江蘇境界了。越進浙江春，的象徵越濃，早晨看到垂楊的株芽才一串串掛在風裏，這時却已新葉鵝黃，令人深深的感覺到初春的嬌嫩。

君式埋着頭，伏在母親膝上磕睡，母親正注目窗外，看着沿途變化的景色，有許多話想說，可是沒有對手。旁邊坐的是君式的朋友，但因言語不大通，除初遇時點點頭，就沒有交過一句話，這時也就懶得開口；君式睡在自己膝上，是這麼甜美，不忍心去叫醒他。君式雖然穿起軍裝而且背起三角帶，很有點像軍官了，但在母親的眼中，什麼時候總還是小孩子。母親眼光移到君式身上，不自覺的拿手去撫摸君式的光頭，母親的眼色突然光輝起來，充滿着慈愛的笑容。她想到自己的孩子遠遠的飛開去飛開去，不見面幾年了，每天思念着，莫名的妻涼！但是現在不是抓回來了？睡在自己膝頭，彷彿自己年輕了許多，孩子就睡在身旁搖籃中露着笑顏。母親喜悅得落下一顆快樂的眼

淚手撫接到君式耳朵上去。輕輕的慈愛的想把他捧起頰來吻一下，可又怕擾醒了，漸漸抬起頭，眼光仍注視到窗外的景色中去。窗外的一切，母親看去都是和協的，美麗的，對自己含笑。

君式有個脾氣，不管日裏晚上，只要是在火車上，火車開動了，車身搖擺起來，轟隆轟隆的巨聲在底下響，他便朦朧地睡着了；要等到車身突然停下來，轟隆的響聲住了，他才霍然驚醒，因此他曾吃過許多虧，脫過站頭頭昏眼花。中了風也會因此失竊，然而這脾氣永遠改不了。

這次身披軍裝，失竊的事可保險，料想沒有人敢來捋虎鬚。倒在母親身邊，別有無窮快活。

車到臨平，母親搖醒君式說：『快到了，醒醒吧。』車暫時停下來叫賣的呼聲雜亂着從窗口鑽進，君式冒失的張望說：『到那裏了？』身旁的同學咧着嘴笑，母親也笑，但是母親的笑是慈愛的。

母親是在上海會面的，她說要一道回鄉，就一道來了。同車的同學也是車中碰到，初出發時，只有君式獨自一個，在京滬車上還得同憲兵老爺鬧一陣。

想到憲兵，君式一肚子氣問同學：『你們來的時候有沒有和那些狗彘的憲兵吵架！我氣死了他們。』母親不以爲然的望君式，眼裏君式懊悔在母親旁說野話了，但在軍隊中說慣了的，其實也無特別惡意。

『我們嗎？他們敢？』同學中的一個說，君式告訴媽媽他是趣人，是同學而又同鄉。

『你來得太早了，獨自個當然要受氣。你是第一個告假歸家的罷？你走後，我們同學還很同憲兵打過幾架。就是來的路上，他們該臉也不敢，這兩天已滿車都是我們同學了，那些狗，總得給點顏色他們看。』

談起天，君式不再睡着，真是奇怪的，一開口就難免粗野，邨人們那踞傲的樣子，母親大不贊同，母親時時要阻止君式的話。

杭州到了，住進旅館，母親拉着君式的手說：『你變了，變得爲樣粗野，那下流的話怎麼出得口！還要公然同憲兵警察作對，變做野人了！』母親說着流下淚來。

君式惘然，奇怪自己極平常的事，在母親眼裏會那麼了不起。軍人對憲兵警察之類的反感，別人是不会了解。

的，他想解釋憲兵的豈有此理，但看了看母親的臉，什麼話都不說了。

下午二點鐘，應同學的約到××戲院去會面，把母親留在旅館裏，趕着車去，到那裏，同學們正在同車夫爭論車資，有的要打車夫。在這樣時候，君式往往站在車夫方面的，替車夫們說了情，照給了。同學們憤慨這些車夫說：「這兒的車夫真掉皮該死！」君式說：「但他們真可憐的。」

橫衝直衝走進剪票處，賣票的和看門的向他們白眼，他們與高采烈，誰去理這些遊戲場，只算是軍人會客處，買票的才是森林！

回來，剛逢查夜的來了，君式本沒好聲氣，但母親很和平的對待他們，君式也是好好的答覆他們的查問了，他們很客氣，臨去恭敬的行個軍禮。

母親的心裏是很奇怪的，如次日上輪船時，君式不主張買船票，邨人也勸說白坐是可以的，但母親不答應說：「商辦的本是做生意，不能同他們倒蛋。」

邨人在校時同君式雖不過于友好，可也無看不起之處，但今天君式看不起他了，不知是在母親旁邊的緣故，還是君式本來忠厚些，邨人有二角銅角子，硬強的要用在叫賣水果的老太婆手裏。君式怪他卑鄙，心裏說就是穿了老虎皮，也不應該欺侮貧苦老太婆。

邨人和另外的同學不投票坐在頭等艙，君式和母親按票位坐到客艙裏，邨人他們來叫君式移到他們一塊去，君式看了母親也不願去了。

頭等艙裏有爭噪的聲音，似乎是邨人等的聲音，大約爲艙位問題，在同船家鬥嘴，君式馴順的坐在母親旁邊不動。

母親很得意，到底自己的君式不錯，不會同別人般野得不講理。看君式時，君式已閉起眼打磕睡了，大約輪船開時同火車中差不多吧？

江岸一片嫩綠，春色比在車中又是不同了。

胖 姐 姐

那天，X師步兵第四團開到江北的一個古城駐札。

安營後，第九連見習官駱則賓和奇勝、轉勝、怪蛋的同出營門亂跑。古城的聲名雖然如雷貫耳，但身到其境，却但覺滿目灰敗，毫無可人之處。兩個人瞎跑了一陣，同時失望起來，第一天便對這古城生厭。

『這裏的點心是很有名的，我們還是找個館子坐一下吧。』駱則賓肚子稍稍有點餓。
『好的，大館子腰包不答應，如果碰到小館子，但也不要太不堪的，我們就撞進去如何？』怪蛋講到吃，無有不樂從的。

『怕也是有名無實的，中國的所謂名勝，所謂名產，其實都是這麼一回事。』

『不准掃興，吃得不好再說。』怪蛋是有軍人氣概，不同駱則賓般的自己打主意，忽又自己懷疑起來。
不掃興就不掃興，路旁發現一家館子，招牌順興館，酒飯細點，一應俱全，絕不猶疑，兩個人便跨了進去。

順便選擇一張桌子坐下，他們兩人各有習性，駱則賓喜歡背朝門口，怪蛋却要同他坐成直角，那樣的位子左右前後照顧自如，略一彎頭，便可看店中進出往來的人們，不如駱則賓的必須向後轉才能看到。

這次又是怪蛋先發現有趣味的事：

『好胖的女人！』怪蛋碰駱則賓的腕輕輕說。駱則賓正在呆看對面牆上貼的紙花，和五彩白娘娘水漫金山的畫，回過頭來看了吃一驚，那女人真胖輕輕的說『豬欄似的』

胖女人跑到怪蛋身邊來，要怪蛋點菜。那言語舉動率直的，毫不客氣，但也不令人生反感，彷彿是走進自己的家門一樣，滿面充溢着母性的親切，簡直忘記自己是顧客而她是店主。

她的體態臃腫着要令人發笑，但他們這時鎮攝在她威嚴的情形之下，却笑不起來。
『這樣吧，擇入時的，你們這裏特產的，隨便來二個茶酒，再來點點心。』

『對！』她聳聲笑說着，拍拍怪蛋的肩，他們全爲這舉動所驚異。軍人她簡直不作兩樣看待，這是從軍以來所未逢的。普通人對軍人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看做猛獸，敬而遠之；一種看做奴隸盜賊，輕而賤之。看做一般人類是同胞的，除非奇蹟出現。

來抹檯子的和送菜蔬過來的，却又不是那個胖女人，是另外一個胖姑娘了。這一對胖傢伙胖得有點滑稽，看起來似乎似母女。一問果然是母女。這館子就是她們母女主持。那個是老闖娘，這個該怎麼稱呼？賚則賓要醬油時朝她喊聲：『喂！』怪蛋叫『胖姐姐』並且招着手叫她『過來過來』添了醬油再添醋。

胖姑娘也同她母親一個脾氣，率直沒有顧忌，但有點不同，老闖娘在別人身上亂拍亂挨，胖姑娘只站在旁邊『嘩啦——』還有她年紀輕，除同她母親一般的滑稽相可開玩笑之外，更帶點嬌容。

初看時似乎她母女倆都有點風騷，但吃完了這頓酒，便明白是她們倆大方散脫，反覺那些妖媚的女招待故作羞澀的來得淫蕩。

『胖姐姐來添酒！』怪蛋酒吃得高興了，要開開胖姑娘的玩笑，面上做出輕薄的笑臉。

『野人不準鬧……』老闖娘罵起來，也許是她的口頭談，怪蛋毫不掃興，胖姑娘接了壺子不罵也不笑。

出了順興館賚則賓覺得印像很好，似乎回到家裏找不出虛偽的招待，真誠親切價錢也公道。怪蛋是醉了，『唔唔』地沒有批評。

近來每月的餉很痛快，每到月底，便能領到點錢。領到錢，賚則賓拉着怪蛋去順興館吃喝，同老闖娘胖姑娘也走熟了，熟了老闖娘仍舊那麼胖，胖姑娘仍舊那麼胖，招待他們仍舊第一次般的那個樣子，有吩咐有教訓有罵，她們忘記她們是應酬顧客，他們也忘記自己是去吃東西，彷彿去討教訓似的。但是也有點變了，賚則賓每每把胖姑娘同怪蛋拉成一對尋開心，老闖娘漸漸不罵了，胖姑娘也不懂忌諱，有意無意間似乎對怪蛋更殷勤，但也只能算是臆測之詞，實際她並不還是那憨樣子。怪蛋有時把『胖姐姐』三字真是喊的親滴滴自己不禁失笑。

風吹來漸漸寒了，在操場上已不很好受，那個禮拜天他們登城環走，這古城據說從前有位亡國忠臣堅守過

很久的日子。城古老而堅實，很高，但不很厚。風沙沙吹來，他們登高眺望，看着秋深的景物，別有風趣；沿着城走，不知不覺間快繞了一週了。

北門城頭有座城樓，現在已變成廟了，燒香的女人很多。有財神菩薩，有送子觀音，聽說非常靈驗，大約是真的。座前滿滿掛着匾額絳帳之類。還有月老公公面前香烟裊裊，香案上擺着籤筒。

他們倆走到這裏時，少不得進去，進去看女人，在這裏的女人可以看到幾個世紀的裝飾，有梳着高高的髮，滿頭金釵銀飾的，也有梳S髻，綴着一朵二朵的彩花的，還有剪了頭髮，穿旗袍，跳舞樓，高跟鞋子的一，一般都算妙齡女郎。

「菩薩看着高跟鞋子是要生氣的，求籤一定不靈！」怪蛋跟在一個時髦女人後面搗鬼，她回頭瞪他一眼。

「怎見得？」賂則賓故意問。

「因為像煞洋鬼婆呀！」說着她的耳跟緋紅了；怪蛋接下去還說句輕薄話：「她晚上一定跟假洋人××！」

看着月老，賂則賓鼓動怪蛋跪下來求籤，怪蛋抓着籤筒便搖，轟隆半筒籤全倒下，怪蛋生氣，拾了進去隨便抽出一根，口裏還罵聲「媽的！」

「罵菩薩罪過的！」

後面傳過來女人聲音，他們倆詫異着回頭，胖姑娘站在後頭，胖臉上現着笑容，不知是什麼時候進來，大約也是燒香來的。

「讓我替你祈禱，菩薩爺爺恕罪。」她說着要跪下去。

「你赦罪就是了，我還是求活菩薩吧！」怪蛋阻止她跪下，玩皮的笑著。

「胖姐姐可是來問婚姻？我們怪蛋奇先生也是的，菩薩說大吉大利多子多孫。」賂則賓把他倆人一拉成一根綫上說：「跪下去！」

「菩薩面前輕薄不得！」她滿臉真正的諍，兩眼瞪着怪蛋。

似有情似無情，她母女倆老是那率真沒顧忌的親切脾氣，誰也斷不定她們心裏想些什麼？有錢時，他們便進順興館，賂則賓每次開怪蛋的玩笑，胖姑娘沒有什麼表情，老闖娘罵着，其實也並非真罵。

有天第九連出城演習野外，見習官閒着，在土山坪上亂走，看見胖姑娘坐在驢背上近來，塵土在蹄後揚起，那小小驢子載這胖大姑娘實在有點可憐，背上還掛着雞，肉，蔬菜哩，大約她去採辦茶蔬回來。

走到他們面前，胖姑娘鞭一帶驢子，停住了，嘴裏噴出股股喘氣，她凝視怪蛋一陣，微微露出笑容，又急促踢着驢子快步去了。

『她真的愛你了？』好福氣！賂則賓看她去遠了說。

『什麼？她愛我幹什麼？』老闖娘還好做娘，她做什麼？怪蛋也感覺到，但立刻玩笑的說。

『做尊夫人不好嗎？她着實不差哩，胖胖的又能做好菜。』

『莫開玩笑，你請吧！』

『但是她不愛我呀！』

『真正管真正，我們莫再去順興館了！』

『唉！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硬心漢，岳母的生意也不照顧。』

天下雪的早晨，第四團奉命開動，駐札到更北的一個小縣去，經過順興館門口，老闖娘趕出來問怪蛋：『臨走也不來吃一頓？』胖姑娘癡立着，似乎要撲上來，忽地滾下一顆眼淚，轉身回去。

怪蛋有點黯然，賂則賓靠近他說：『她爲你害起思想病呢！』

怪蛋勉強笑着說：『老闖娘確實是好老闖娘。』

『老闖娘確實是好老闖娘？』賂則賓說。

『多麼胖啊，她們是有福氣的人。』走幾步賂則賓笑着說：『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胖母女一對。』

新營長

今天下午新營長到差。

弟兄們各自打點，號管響後，各連齊集在大集合場排好隊伍在等。

一通禮號過去，團長已親自率新營長到隊前，向各連舉手還禮，神氣活現的站在中間。

當然不用說，弟兄們誰不是誠惶誠恐的舉着槍不動，連排長也全行敬禮，一排排木頭般的，鳥雀無聲。

禮號奏完，連長喊着口令，先把手下。

『命令』團長自己把左脚收進，做個立正姿勢。弟兄們本來立正着，這時似乎腰更伸直，胸部挺出。

『奉總司令部命令。』

委××軍校第×期畢業少校邵冠軍爲本營營長，爾等當服從其命令，遵守紀律！完了！』

禮號從新吹奏，新營長回禮的神氣比剛來時更十足。

團長訓話，弟兄們不很記得，只有兩句深深的刺進弟兄們耳朵：『……新營長就是聲譽卓著的模範軍人，你

們當慶幸得到好官長……』

團長臨走時，全營官兵敬着禮，弟兄們每個目睹新營長對團長的禮貌比誰都謙恭，真不愧爲模範軍人。

團長去遠了，甚至看不見了。新營長開始訓話，新營長的學問太深，有許多話弟兄們簡直聽不懂，只知新營長

說話有節奏，有拍子，說一句得頓兩頓，夾進一個「那末」。

說話雖有聽不懂，但意思却明白的。他說總司令怎麼看重他，他說團長多麼好，他說自己怎麼怎麼，最後還叫

大家一般的學他，做個模範軍人。

弟兄們發現新營長的外貌並不堂皇，又發現新營長有點駝背，最後發現新營長立正是兩膝蓋往左右彎，中

間留一個大縫，弟兄們有點惶恐，模範軍人若果必如此，則自己太沒有模做得維妙維肖之望了！

新營長第一次演說就說了個把鐘頭；而且全營官兵全立正聽着，他連「官長稍息」也不喊，弟兄們當然不能動一動了。模範軍人是不大客氣的，在模範軍人部下當弟兄有點難當。

據說新營長是蒙老總特別優遇的，所以優遇的原因當然是爲模範軍人之故，或者還有別的什麼，也未可知。總之，新營長是新近才畢業不久，他的那些同學當見習官的期限還未滿哩，而他已是少校營長，可見提起此馬來頭大了。

II

但是新營長的確一不是皇親國戚，並非叨姊妹的風光。二不靠父兄前程，也非靠祖宗蔭庇。他所以蒙破格升用，完全是他自己單人獨馬拍出來的天下，就靠模範軍人四個字，如今走馬上任當營長，好不令人羨煞！

他造成這樣模範軍人四字，也虧他巧心獨創，他祖先歷代都是務農的老實百姓，不能說他受什麼遺傳，也並非受名師傳授，更無親朋相助。因他能吹能拍能屈能伸，所以左右逢源，至于成功模範軍人，談何容易！

在幾千人中他以第二名畢業。一個中學不會進過的人已是奇蹟了，而他腦力又差，身體更畸形的發展着，然而他終于以第二名畢業。終于捷足先登，就任營長，可見事在人爲，有志不怕不成的了。

記得他初進校時還不曾看見過三民主義是方的圓的，何論五權憲法，但不久却被隊中舉爲特別黨部第×區分部執行委員。情形是這樣的：凡有演說，他必是一個，開會時凡有討論，他必發言，不管別人如何訕笑，不怕說得天昏地黑，他決不放棄一點機會。同學們笑也笑够了，罵也罵得痛快，選舉時誰也忘記不了他。于是他被選了，選出來那天，他神情大變了，起先是曼然躍起，繼之大笑，繼之坐位在上，一點不能動彈。本來，當選人該行宣誓了，因爲要救護他，只好移到下次。久久，他醒來了，拉着人便告訴：

「你知道×區分部委員是那幾位同志——我兄弟，也算一個啦！嘿！」
從此選委員必不可少了他，而且竿頭日上，由區分部而區黨部，甚至特別黨部當選執委。區分部的事，他已不敢

在眼裏了。豈止如此，他從此不再因當選而量厥呢！笑罵儘由人笑罵，他全不計較，別人每加入什麼派什麼派，他却面面討好，當各派競選時，各派都得看承他的顏色。

在黨部出盡風頭之外，他還靠辦黨得力，得點小小的便宜，于模範軍人四字之來源，亦不無點關係。那是清黨以後的事了，上級黨部發下許多登記表，調查表之類。隊上的同學猶可，不怕填不上去，那些區隊長之流，可就苦了，他們本是革命前軍閥部下的老粗，那寫得出這些東西，虧得隊裏出了這樣一位位至特黨部委員老爺，不怕黨證拿不到手，他也就老實不客氣，以滿格操行為交換條件，替他們弄下幾枚貨真價實的黨證。

可也作怪，本來邵冠軍在隊上的學科平平，術科姿勢離奇，動作特別，不很受長官嘉許，尤其是器械操，鐵槓基本的曲肘懸垂不會拉，木馬能爬不能跳，清黨後却漸漸靈機觸動，模樣皆精，件件都能，如若不信，有滿格分數為證。

還有騎馬，馬多同他作對，跨固跨不上，爬也爬不上，別人扶了上去，仍是一個倒栽蔥下來，着實跌過幾遭，幸虧面皮同蒙了橡皮套般百跌不壞，考試時也拿到最優等分數。

當然，不是全靠幾張黨證，便做成模範軍人的，他做到特黨執委，仍能網對巴結隊上官長，各個教官，隨時隨地，仰教不暇，這樣好學不倦的精神，把每個官長都感動了，才把模範軍人四字抓得緊緊。潘區隊長真是念念不忘，讚不絕口的『好學生！好學生！』

同學們也個個心服，自知像他那樣的好處，不是別人所能及萬一的；尤其他見官長謙恭有禮，遇同學兩眼朝天，是別人必難做到的。

III

這是另外一些人的談論：

『聽說那位邵先生已在當營長了呢。』火夫丁得勝說。他們——小陳（勤務兵）、寶珠（洗衣裳的女人）和另外一個伙計在××軍官學校第×隊門口閒談。丁得勝最有興，穿着油污滿身的爛軍服，扣子已少了兩個，合

着旱烟管，坐在階梁的最上面一級，左腳交在右膝上。寶珠在摺填衣服，一面嬉皮笑臉的同小陳搭嘴。

「那個斷子絕孫的邵小子嗎？」聽到了得勝談起邵冠軍寶珠停止同小陳嬉笑，板下臉來說：「他到現在還賴了二吊錢洗衣服沒還清哩！死黑良心的，洗得干干淨淨的衣服又這不好那不好，不知他自己記錯，還是在什麼地方失落，硬冤枉我賠他一雙襪子！如今又拖了我的賬，有一天碰到他扯下他的臉看他怎樣見人！」她說着咬着牙齒。

「你還沒有曉得，他畢業那天，我們好意，買了一大串爆竹，放起來恭喜他們高升。另外的學生二元也有，八角也有，當下錢來，他考得最高，你曉得他給多少？嘿，整整的四十個銅子媽的，幸虧第二，如果考第一畢業我們做伙夫的還該送他車馬費哩！」丁得勝說。

「從來沒碰到這樣的先生！」另外幾個伙夫同聲浩歎。

「我可得過他不少的錢。」小陳說着把聲音減低，顯出詭密的樣子：「好在我們全是自己人，說了也不得傳開去；隊上時常失了東西，那次他拿件皮大衣叫我去當，第二天姓陸的失竊，到我們的勤務兵房間裏滿處搜查，我心裏明白，不過落得便宜，我何苦戮穿？單那一次，就給我二元錢。」小陳想到那些事有點得意。

「但是隊上官長都歡喜他，誰還疑心到他頭上。」小陳眼睛又轉到寶珠身上去。

「越是官長歡喜越靠不住。現在當營長說不定還要高升呢！」

VI

廣場上搭着三個高台，杉木支的柱，蘆席披的頂，中間這個最大，朝東。兩旁一個是軍樂台，一個是衛生台，兩個台合併時，大約剛好等于中央一個的大小。

這一天行畢業禮了，真是隆重的儀式。國民政府的委員們到的有十多個，總司令——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軍政部長，海陸空軍司令全都到，一排兒站着。這時正是全國統一四海一家的太平日子呵！

四圍密密圍着觀禮的男女老少，汽車在台後八百步處一字排開，看去黑油油的半里路長，小販們停着担在場外道旁，生意興隆，忙着遞東西來不及收銅板。

各學校各機關各團體擠在左首，各軍部隊和後期同學們駐札在右邊。憲兵們在台旁圍佈了警戒線，又在場邊繞圍一道警戒線。

最初飛機在上空繞場三週，散下千萬張紅綠小傳單。這是一個奇觀，傳單在蜻蜓般的飛機屁股裏拋下來，恍似蜻蜓撒屎，漸漸變成一條條，漸漸散開，秋風裏的樹葉般飄蕩蕩，在人羣的頭上落下，大家往頂上搶着抓，比蝴蝶更難捉住，往往撲個空抓到時，上面盡是看慣聽慣了的句子：『中華民國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打倒帝國主義』……

爆竹大鳴，軍樂隊奏着禮號，總司令們一大陣人們到了，老遠，看不出誰是司令，誰是隨從，但有一個認得：總司令——校長手拉手的那女人是財政部長的姊妹。

禮號變成黨歌，官長們要大家唱，大家粗着喉嚨，聲振遐邇。

隊伍立正着台上，在一套套演那些戲文，看不清大約是恭讀……，靜默三分鐘。

于是行閱兵典禮了，一行人馬從場北走近來，最先是校長總司令，次之別的總司令，別的什麼長，總之都是軍人。再後面那高頭大馬上是教育長了，認識教育長的馬比認識教育長還熟悉，是一匹好馬，高大漂亮，腳力很有名，聽說是幾百兩金子換來的，冬天還披着一身好衣裳。教育長除這匹好馬以外，另外更有二匹，比這可就差了，其他還有兩隻好獵犬，在汽車中是寸步不離的。教育長後面是訓練主任了，他睜着兩眼故意做出威風的樣子，其實他還是和善的人，是誰都知道的。

這一行人馬快走到排頭，那一連便吹起禮號，呼喝起口令，舉槍揮指揮刀，指揮刀和刺刀都是明晃晃白森森地照耀日光。人馬按次走過，後面便揮着帽子，呼起口號：『……萬歲！……萬歲！……萬歲！……』訓練主任騎在馬上邊喊邊揮帽子邊跟着走，他是最辛苦的了。

人馬從南首繞回台時，觀禮的民衆也嘩喇的喊起來，響激雲霄。

閱兵後行分列式了，騎兵在前，步次之，工次之，砲輜又次之，各自成連縱隊朝北拆西往台面前行進。不絕的口令，不絕的敬禮，步兵們經過時開正步，行舉目禮，官長揮指揮刀行劈刀禮，砲兵有點難，這時到催動馬匹拉着砲快步通過，容易前後差次。

曠場實在太大了，這樣軍容穆穆的繞一週，個個汗流夾背，斷命的攝影機架在汽車上在遊動着拍活動片子，大家耍偷點力也不能够。

命令傳來：「畢業學生集合台前聽候受憑給獎。」

騎兵繫馬，步兵架鎗，派幾個當槍前哨看守砲輜，留駕馭手監視馬匹公物。「向前×步走！」「向前×步走！」「半面向左（右）開步走！」等等的指揮下，漸漸擠近台前。前二十名排成一線，站在最前列，邵冠軍就站在排頭第二，因為他是第二名超等畢業生。

校長辦公室主任在給畢業證書和獎品了，第一名那個已領了退歸原位，現在要看邵冠軍的受憑了：

台上喊聲：「邵冠軍！」

「有！」邵冠軍精神十足的應了一聲，本來看天不看人的眼往兩邊一飛，提起腿，開正步向前去。他的步子開得很怪，真的考到第二名的步子也與衆不同。衣服，今天他穿得非常苦心，穿得考究，但衣服老是同他作對，看上去總是不尷不尬。家看着那樣子，心裏有點要笑。×軍校人材真缺乏，第二名是這樣一位寶貝！

他已接了文憑獎品要退回來了，對給獎官行大禮，那禮貌真够恭敬，回轉身，不料捧着的大摺獎品落下去，大家不禁失笑，那狼狽怪像連校長那麼威嚴也不免微微笑了。他坦然的俯身拾取了意外地再給台上一個敬禮，台上都愕然起來，他眼睛仍舊看着天空，正步回原位。

二十名文憑發完，其餘的捆成幾大捆，用車子運到各隊上去，分一車車的去，比草紙還不值錢！

校長開始致辭，接下去是各總司令各部長……天曉得，他們幾時會說完，腳立得發酸，想不到畢業禮是這

樣個難關，比紀念週或請到偉人演講時更難耐萬倍。

日暮風緊，終了事完了帶隊回去，大家都很厭倦的去休息！只邵冠軍打開獎品包，帶帶手錶，攤開絨氈，把自來水筆左袋一插右袋一插，這兒一摸，那兒一摸，摸起文憑指着「二」字放聲大笑：「哈哈！我邵冠軍果然有這一天！」跑着脾睨一周，把大姆指一伸，說聲：「嘿！我兄弟……」他第二次暈厥過去了。

他第一次昏厥是當選執委，這次是得獎，兩次昏厥都因為非常得意，邵冠軍將來定是員副將！

V

新營長是模範軍人，誰都不能忘記。

第一二兩連是老弟兄，他們立刻感覺到新營長的不同，一切訓練口吻都兩樣，弟兄們平時所遵守的，所學的，這又不好，那又不對，連弟兄們演習瞄準時用一隻眼睛從標尺缺口通過準星往目標稍下方對準也幾乎是錯的。弟兄們急得只好用耳朵往槍桿子上瞞，又可恨耳朵看不出是否瞄準了。

官長，每個都恭聽過訓誨，官長們都是笨伯，只曉得叫弟兄們多練習，新營長是熟讀典範會四大教程的，學理講得最熟，還誰能說他半個不字？

新營長帶有個精明處，本來連上的費用有特務長管理呈報，現在營部都支配得好好的。新兵已募得了大批，缺額並不補足，已開差的名額仍舊掛在連上，餉卻沒有發下，大概營長這些事是自有主張，無容連部操心的。

弟兄們相傳革命後，弟兄們不必脫下褲子讓屁股給人打了，有些弟兄們非常失望，從此沒有一路紅一路紫的屁股可看，但這一點現在却滿足了，原因是：

新營長來後忽然欠餉一個月，誰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新營長是模範軍人，還克扣軍餉不成，但別營的確是發清了，弟兄們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居然派代表到營部請示。這還了得，「聚衆生事，敗壞軍紀，嚇詐上官！」新營長親自出來，喝令代表一齊跪下，又叫其中一半俯臥，拉下褲子，另一半跪着打俯臥的屁股，每個五十軍棍，不許賣放情面，不許呼痛流淚，白的屁股上漸漸紅起，紫黃，破裂，射出鮮血，哭的，再打下打完交換，已被打的不會打人。新營

長發怒親自動手，軍棍下去，鮮血出來，手脚亂扯草根，全都打完了。新營長怒氣漸消，臨行吩咐再各罰跪半小時，不許弟兄去慰撫。

營裏傳出風聲，要拚死到師部去抗告，於是第二天餉銀到了。新營長傳下命令，飭各連排長整飭部下，安心操作，本營長自當顧恤士卒，爲弟兄計也。

第三連是新兵，新兵當然得效仿新營長，期個個成爲模範軍人，新營長對待他們也特別關心，十天裏學鐵槓，跳平樑跌傷幾死的已有二名了，被打只算家常便飯。

有人謠言新營長的器械操是出不得手的，那當然是謠言，無足深信，不過新營長不輕易做給弟兄看就是了。並非新營長治軍嚴酷，乃是整飭軍紀而已。

IV

弟兄們心裏歡喜。

從軍以來大小數十戰，剿匪也至少有過二十次以上，從未有像這回這麼舒服。不折一矢，不損一卒，天天吃酒吃肉，土匪每二三天便有幾個由團裏送來審問，軍法從事，十有九個是槍斃切頭。整隻豬，成担酒，一批批獻來饋賞。還有一捆捆的洋錢鈔票，但說是新營長的收入，與弟兄們無涉。此外這裏姑娘們雖不頂多，可是弟兄們要一娶倒並不干法紀，在這兒剿上幾年，匪豈不開懷。

剿匪來這裏不上半個月，不獨土匪看看殺光，就是良民，民間謠傳也被殺了不少，可見土匪肅清得很干淨，無疑了。店家富戶被一營人保護得很好，土匪來搶也再沒有什麼東西了，這都得感謝新營長的恩德。

清鄉令下來那天，新營長便下令出發，向××鎮前進，新營長不愛（？）騎馬，所以坐轎子。轎轎便有許多早子，遞進來，控告××鎮董鄉紳如何把持民團，如何包庇匪徒，如何霸佔民田，如何收納贖物……新營長勃然大怒，催動人馬，趕忙趕到××鎮。

夕陽斜照古堡，××鎮着實不小，約莫有七八百戶人家。堡外已有大隊人來恭迎了，接新營長走進一家，推

士封的大屋裏。

鎮上有一條大街，弟兄們隊伍通過，見兩旁掛滿黨國旗，有許多是紙的，還有歡迎字樣貼得很多，弟兄們或連或排，各自擇地分區駐扎下來，這自有副官等等料理，不管營長的事。

營長這時已在那大屋裏用過一道茶了，交換名片，原來就是董鄉紳，新營長不免放下臉來。怎禁得董鄉紳殷勤請安排上酒席，請新營長坐在上首，董鄉紳曲意奉承，新營長已漸漸知道董鄉紳原是好人了。

飲酒間，新營長微微有點醉意，不料舉眼看時，來行酒的是位嬌嬌的姑娘，這使新營長吃了一驚，禁不住多看他幾眼。

酒杯倒下去，新營長真是爽快的人，談笑風生，董鄉紳才稍稍釋然，放下一條心說：

『這是第三姜蘇氏，營長大人有興，就叫她陪飲幾杯。』

新營長疑是做夢，做夢也不會做得這未香豔，心裏搖搖的，隨着她時時向自己飛過媚眼，筋骨頭，全都酥了，眼珠不會再往旁邊轉，董鄉紳不什麼時候不見了。

新營長朦朧中左手扯着她的手，手軟綿綿的，右手去捻她的臉，她順勢倒在新營長懷中，愛嬌的說：

『蒙營長大人抬舉……』

天曉得新營長晚上在那兒睡覺，只記得那錦綉被服，自己平生從未見過！

董鄉紳第二天同新營長結拜了兄弟，新營長歉然的說：

『那些王八蛋希圖濛混，幾乎錯冤枉了好人！』

『謝謝營長老弟明鑒！』董鄉紳不獨沒有怪他盟兄弟，而且必恭必敬的站在新營長側旁，屈着背彎着腰，垂着手，眼注視地板。

當天就捉到許多匪徒，新營長自有權衡，名義上的軍法官審問也不必，就命令拉到東街口草坪上殺了，首級着弟兄們挑到團部去報功。新營長笑着揮令他的隨從兵說去挖出犯人的心肝來下酒，吃了大補而張胆。隨從兵

害怕，新營長說：『我自己來動手你們看飯桶！』

但是站旁邊的董鄉紳第三妾不肯，說是『作孽嚇人！』新營長納諫若流，立刻中止去動手了。

這是一批殺的共十一個，據傳說就是攔轎控告的爲頭幾名。

以後四鄉保衛團各有土匪擄了送來，是匪是民董鄉紳會貢獻意見，以供採納。還有個辦法最易辨別「民」

「匪」：如是良民會送大批金錢來贖罪匪徒就愁不畏死抗不出錢了。不來鎊賞的那一鄉當然匪徒也特別多。殺法有切頭有槍斃。

總之，不一月功夫，××鎮遠近土匪都肅清了。而且以後永遠不必怕土匪，因爲大批女人肚中種下許多小兵。營長奉命帶領隊伍開走了弟兄戀戀不捨，百姓也戀戀不捨，苦樂起處是民衆送來的萬民傘和頌德匾額。

Ⅷ

新營長自己獨自尋思：

「自己年紀三十六了，雖然在校時是瞞說二十四歲，這事到底欺瞞不過自己，幸虧自己爭氣，破格得幹到營長，人家都說我是福將，真的還有什麼不幸福呢？在故鄉娶過妻，生過子女，像前月剿匪，飛來豔福，誰能如我錢也辛辛苦苦積得不少了，只是近來日夜孤零零的。若帶家眷吧？誰希罕那黃臉婆子？曾經滄海難爲水，輕易那中得自己的意——是啦，街上跑的是女學生，就只有女學生不會嘗過風味，是黨員，是武裝同志，英雄與美人，三角皮帶與戀愛自己，而且有資格穿皮綁腿，不戀愛一下還行嗎？是的，得留心看中個把來戀愛一下！」

第三連中尉排長出缺了，每天有幾個從前的同學來營聽說那姓滕的有個妹子在附近職業女中讀書，媽的新營長有主意，叫勤務兵趕緊去請住在高陞旅館的滕××來。

「天上落下來的好消息，會蒙營長的請，本來是同學，但這時已相差懸殊，一個是營長，一個是見習不幹了失業的災官，前幾天去見好難啊，就是見了也沒好嘴臉，姓滕的想。」

滕××懷着鬼胎，走進營長辦公室，今天營長意外的親熱，一見順便拉着手，笑臉招待。

漸漸話談到實際上去：

「……說句知心話，我們是老同學，聽說老兄有位姊妹在校裏讀書，我想同她做個朋友，想必蒙允許，請替我介紹一下如何？」

說了奸惡的微笑着，兩眼做一條綫看定滕，要他立刻回答。滕覺得太意外了，一時沒有什麼好說，看看營長同學的尊容，又想起從前所知的一切。「恰夫」幾乎脫口罵出，却又竭力忍耐住。

「本營第三連中尉排長出缺，請老兄委屈暫時幹一下，將來有機會再想好一點的法子吧。」看見沒有回答，營長再逼進一步。

「舅子」滕心中不由的浮出這兩個字，但是官馬上有得做，而且自己就應付他一下，單是介紹，也算不得什麼要緊，叫妹子自己拿定主意就是，那時諒也不能奈何我。主意定了說：「讓我給個信把妹子吧。」

「我們是老同學」營長說着拍滕的肩，狂笑起來在室中走來走去。

滕小姐有一二封短信到營裏，滕××每天上操場訓練弟兄，新營長躊躇滿志，大家各得其所。

但是滕小姐冷冷的淡淡的，老是個調子，要見一見面也不答應。新營長實在忍不住子，終於營長桌上堆滿寫信必讀，情書指南，選着最軟，最香，最甜，最肉麻的句子湊成一封封長信寄去，到索性沒回信了。

一天下操以後新營長傳令滕排長進來，這次不再客氣了，坐的位子也沒有，滕排長立正着，營長抽一口煙說：「老滕，我們是老同學，我對你也總不算差，令妹近來信也不來了，你告訴她（！）願幹，好好幹下去，不也回覆我，我這裏不少甚麼人！」

新營長抽完一支煙，不再作聲，半個鐘頭過去，厲聲說：

「聽懂了吧，懂了，去想想來。」是同學，但現在是上官，滕排長不敢作聲，行了禮，退出去了。

滕小姐接到她哥哥的一封信：「我親愛的妹妹：

我對不住你了，你的哥哥是這麼的無能，你的哥哥要倚人門下，你的哥哥每天承人顏色，你刮下他的臉吧！這樣的哥哥！

妹妹！父親死了，母親死了，家裏又沒有錢，親屬都遺棄我們！我們兄妹相依爲命，我總想打出一條路，替你這個光明的前途，但是我賣了妹妹的人格，來卑鄙的圖謀得小小差使了，現在仇人更逼一步，要壓制我把整個的妹妹葬送給他，我能够嗎？

妹妹！妹妹！現在我也決心了，我們流落吧，偷竊吧，決不能再受辱下去！

妹妹，他要掠奪你的心，用剝奪我目前位子來恐嚇我，妹妹！我決心離開此地了！只要等待你的信來！

你的無能的哥哥。×月×日

滕女士痛哭，家庭的不幸，哥哥的辛苦培養，而且得到讀書，難得哥哥苦苦在××軍校畢業，以爲從此可否極泰來了，誰知仍是如此，現在哥哥因自己的問題要犧牲前途，將何以對得起喚算了吧，譬如在父母死時候餓煞，譬如不讀書在鄉中，還不是聽人擺弄？還不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決不使前途把握在自己手上的，哥哥跌到黑暗的深淵中去！犧牲一切都犧牲吧！

滕小姐拭乾眼淚，裝飾得嬌豔的跑到營裏去見新營長。

滕排長等妹妹的信不來，不幾天中尉排長變做上尉連長。

弟兄們慶祝新營長戀愛成功！

Ⅷ

黑業禮時，四個總司令還一排兒站着，沒多少日子，却這一個同那一個不和好了，命令下來連夜出兵北上，新營長想請假躲避，但命令來得太匆促，連預備也來不及，只好帶隊伍上車，心上忐忑不寧，新營長並不是怕死，不過恐怕流彈說不定要飛來，能避總是留在後方好些，但既不能避，就硬着頭皮赴前敵了，誰說新營長胆小？到戰線上，壕溝尚未掘好，有兵兵的聲音傳來，新營長失色，身不由主瑟瑟抖起來，飛機軋軋的在頭上飛，新營

長不敢抬頭看，問部下：

『可是敵人飛機？』

『是的！』

是的，兩腳立刻輾起來，幸虧全部工事雖未做好，營長的掩體早挖得深深的，上面蓋得厚而又厚。營長從進口滾了進去，滿身冷汗，兩眼一白，一切都昏花了。

『報告營長！報告營長！』隨從兵在旁邊喊：『敵人還離得很遠，飛機也早回去了。』新營長夢中回過魂來，身上覺得有點跌痛，喝着隨從兵：

『我本來曉得，離第一線還有八千米突，我是在援隊的後面。回頭不許對人亂說，營長本有這發暈的老毛病。』

新營長自己也有點赧顏，只恨剿匪時不會挖吃人胆，所以有點胆却。

打了兩個通宵，形勢非常危急，衝鋒號不停的吹，團長來巡視過幾次，對營長有不乾不淨的話，怪他不勇敢。營長肚裏滿肚子不高興，雖然平日團長是自己對弟兄滿口稱讚的人。

全線敗下來了，因為自己這一營陣線搖動，傳說團長已據實報告上去說：

『查少校營長邵冠軍學術俱差，馭下無方，臨陣退却，遺誤軍機，相應革職查辦……』

剛好團長又來視察隊伍，營長突然決心，鼓勇喝令身旁這排弟兄開槍一排，團長和許多隨從一個個倒下來，營長高呼『要命的跟我來，真勇敢，舉起白旗向前衝向前衝，一直衝進敵人陣裏。』

新營長現在是新團長了，第一集團軍變做第二集團軍。

Ⅺ

營長變團長了，團長上面是旅長，師長，軍長，總司令，邵冠軍是模範軍人，是福將，步步青雲，那些都是不遠的事。弟兄中又誰不曉得呢？

征人之蹤跡

I 前奏

分發的命令剛下，前方戰事便已爆發。克川奉命到步隊去見習，實際就是到前線去。出發那天，分發在前方的同學羣集K埠，乘輪直到G縣，到那兒再行分散，各奔前程。分發在後方步隊的同學都來歡送。人頭濟濟，運行行李車子到時才勉強讓出一條路。滿碼頭盡是剛背上武裝帶的新軍官，老百姓擠在老遠的，詫異驚訝的望着。

芝芬趕來送行和克川默立在江岸，兩人心中各有千萬句話要說，但是一句也說不出，手拉着，四個眼睛瞪視着，臉色極度的張。

輪船「霍落——」在起描了，汽笛也嗚嗚長鳴起來，克川忽然眼色變了說：「我自己最明白，此去是死不了的，但願你莫變心，我活着一天，我忘不了你！」邊說邊重重的握握手往人堆裏鑽過去。

芝芬來不及回答，看着他連連回頭，喃喃說：「別了，別了……」

看克川漸漸將被人羣掩沒了她才想起一句話忙追上去說：「莫忘記，要多寫信，把一切都告訴我——」抬頭時克川已不見了，不知可已會聽清。

芝芬驟然脚下浮動起來，彷彿架着雲，心搖搖的無所歸宿。

汽笛再呼號一遍，要上船的已全趕上去，舢板抽掉了，船開動起來，船沿擠出數不清的人頭，有的搖了手中，有的空手揮着。芝芬想在那裏面找出克川，但那找得到呢？

岸上的人們也揮着手，揮着手中，莫以為他們是武夫，他們許多流着淚呢！岸上流着淚，船上的也流下淚來。啊！最難下咽的離別宴啊！

芝芬沒找到克川的面孔，看見別人流下眼淚，她滿腔辛酸，眼眶不由的也溼潤起來咽咽泣了。

「……萬歲！」

「打倒帝國主義！」

口號喊聲忽然從岸上爆發，船上立刻響應起來，慘然的情緒突變悲壯，船破風鼓浪逆流前進。

船離碼頭漸遠，呼聲漸微在水面消逝，船身也不再看得清，岸上的人們散盡了，芝芬倚欄翹望，江水渺茫，遠遠地與天際相接，白雲飄飄，水鳥在飛翔戲耍，她心田裏感到無窮的空虛。

II 報到以後

(一) 初旅

親愛的芬：

我現在是真的踏進軍隊門卡了，從前所過的生活，雖也是軍人的生活，但那到底是學生；學生，就不免嬌養，少不了拿出少爺公子的架子，就是官長也何嘗放在我們眼裏。將畢業那幾個月，我們是皇帝，官長只能算我們的臣僕，勤務派到時我們不願幹，就乾脆的不幹，他們決不敢嚴格要我們服從，這裏可就不不同了，官是官兵，兵是兵，官的欄柵無形中籠圍着，相見只有嚴肅的面孔和麻煩的禮節，開口便是命令，不是上官命令我們，便是我們命令部下。我是不會擺架子的人，到這裏得要擺官腔，彷彿每天在踱台步，然而我所能出演的腳色終還是花臉，還是一件非常不慣的苦事。

報到已三天了，本來一到就想給信你，你我分別時你的那句話——「要多寫信，把一件件都告訴我！」從背後深深投到我心坑裏，像一塊石片，坎在心上，不會忘記。但忙着要見長官討教訓，一連不得空，這裏又是前方部隊，一隻燈子一個燈也很難得，不能早些寫信的苦衷諒可知了。

我們都不會當過官的人，現在做起這小小見習官來也頗不平常，弟兄們見面都得向我們行禮，敬了禮便用

那老實的眼色向我們看，我疑心他們必是在背後恥笑我們，說我們是臭乳未乾的飯桶！他們年紀真有大哩。有幾個至少可做我的叔父。却說是我有權力叫他們下跪，想到這個總是悲慘的事。我因此很少東跑西走，怕多走了。遇到他們，他們便得舉手齏立着，心裏怪不好受的。

現在來談一談別後幾天的經過吧。

江上那一別真悲壯，我們船上的與你們岸上的口號呼應着，熱情奔放，船便離開你們的視線往江上流開了。那天在船上，我無窮的懊悔，恨不同你多講幾句話，可是那時我可再站你身邊一刻，我便忍耐不住要流淚了。怕被同學恥笑，逃也似地上船，誰知後來誰不流淚呢？知要大家都會流淚，我何不在你面前哭個痛快，你叫我多寫信時，我還不敢回頭答應你，怕一回頭我便要落下淚來，誰知他們也是一樣的！

那悲壯的口號聲中必有你吧？口號是多麼無聊的喊厭了的東西啊，但那天是例外，誰能說沒有意義呢？

我在船頭遙望你倚在碼頭欄杆上，向我們凝視着，你好像沒有找到我，你的眼光沒注視到我的舉動。開船的工人最無情，他不容我們稍為留戀，就立刻開走了你的倩影，漸漸離開我的眼簾，我心中發狂般的要想使船回轉頭來，我簡直咀咒輪船了。

到淮縣後同學便分散，和我同一個師部的一共二十四個人，團體人數越減少，越覺得自己同來的人的可愛。步行三十里，到達師部，我們又被分散到各團各營，我是派到野砲連，同營的是五個人，可是每個間相距很遠。

據說明天便要出發到前線去參加作戰了，我是又怕又歡喜，去的經驗這殺人的把戲。

我決不會死在戰場上，我有個預感，每個弟兄都有一個預感，有的是預感他要被打死。請你放心，我有一天會活着回來見你。祝你快樂！

(二)車中

你的期

親愛的芬：

果然出發了。

我現在是在車中，這信是在車上寫的，已這樣踞坐過一天，稍稍慣了，勉強能在日記簿上慢慢的寫字。寫了我就預備扯下來寄給你，在前方一紙片也極難得我願我懷中這小冊子漸漸薄下去，在你身邊一天天厚起來。這便是我的心兒傳達到你心中最有趣的證明了。

日裏，太陽火一般的熱，我們是盤坐在沒頂的運貨車裏的，晚上却刺骨的寒冷。大砲靜靜的橫在旁邊，我們就靠近牠躺着。我的勤務兵倒是個靈活而耐勞的人，他把他的軍氈也蓋到我的身上，他自己耐着寒枯坐在我右首。我想說聲謝謝，但他是我的勤務兵，我如那樣說時就會被恥笑不懂身份。

車行得很快，風撲面吹來毛骨悚然，月亮跟着我們跑，始終不離開我眼簾，微微有點薄雲，月光透過如披着輕紗。兩邊的村莊森林和山頭黑越越的往後飛退。馬匹和驢子佔了兩節車子，這時間或嘶鳴起來。弟兄們擠滿了，在另外的那些車廂橫一個直一個倒着鼾睡，他們比我習慣得多，耐這樣的苦是不廢一點力的了。露水降在砲身上，凝成亮晶晶的水點，耀照月光閃閃發亮。

我終於也沉沉睡去，吃驚醒來渾身冰冷如浸在冰窖裏，勤務兵還是坐着，看見我打噴，問我是否寒冷？我回說不，裝出老練的樣子，忍住抖，果然又睡熟了。

再醒來時勤務兵也倒在腳後睡了，月兒已經下山，天空只剩點點星星，宇宙間瀰漫着黑光，火車就在黑暗中往前衝。

拂曉前這一刻特別黑也特別寒冷，這况味不平常人所能領受。接着天露出一絲絲微光，黑幕漸漸揭開，夜便算過去了。晨曦真是美麗，今天還濛濛罩着一層薄霧，特別有種妙處，據說這樣的情況最適合於襲擊，往往最激烈的戰爭都在這樣的時候爆發，無怪戰爭被人稱為藝術的，原來宜於戰爭的情況是這麼有詩意的。

不久就要下車了，車中坐着很不舒服，昨晚又着了露精神極度疲乏，看旁人時也多是萎靡不振地。我放下點

心，不單是我受不下這樣的苦，就是老行軍也是受不住的。

就寫到這裏爲止罷，祝你

快樂！

你的川子車中。

我已經把日記簿扯下來了，預備車一停就投郵，誰知這地方很小，一時找不到郵局，而且忽然下起雨來，渾身都打溼了；手八脚從火車上搬下大砲。大砲上下火車廢了幾千斤力，但只要人力充足，還易擺佈，最討厭的還是那些驢子和馬，昨天上去已用盡各種法子了。今天下來，牠們無論如何不幹，雨不停淋下來，車廂中變成很滑，馬拉得狠了會失足，連人連馬倒下去一個馬翻倒，躍動起來，驚了另外的那些，那些就跟着亂跳亂踢，第二個馬又會倒下去掙扎。

最後搬來了許多稻草，把車廂填得不至於滑倒了，才前呼後擁帶拾帶扯把牠們一個個搬下來。誰不出一身大汗？反正全身統溼了，也辯不清是雨是汗，我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軍官，被你所笑文纒纒不像軍人的人，怕也被弟兄們看作不配，但我也着實出了不少的力，想了不少的法兒呢！

急急匆匆安營下寨，第一件要緊事是換下濕衣，真不再寫下去了。

川又記

(三) 行軍

親愛的芬妹：

一路車船輸送，似乎還覺得非常勞頓，到此，平原千里，已無舟車可通，非步行不可，這才是真正的苦難來了。

行了一天，步兵已現困憊景象，我們砲兵更是疲乏不堪，人連連喘息，馬噓噓吐氣，那笨重的野砲，一寸一寸的接上去，比瞎子走路還慢。

北方總是一片蒼黃的景色，決沒有我們江南那青翠欲滴的樣子，雖然正是初夏時節。人馬踰着的地方盡是纖細的黃沙隊伍過去，塵頭滾滾起來令人想到長板坡的那種景緻，我們生長在南方的人不看到這樣個實況，決想不出風塵僕僕是怎麼一回事？

我是騎在馬上隨隊出發的。我們砲兵的官長騎在馬上，弟兄也一部份是騎馬的。我平素對於騎馬最爲起勁。但這樣整天騎着是受不了的。天氣開始炎熱，隊伍行進格外悶，難當。人馬雜亂，心中老是緊張着，說不出的焦灼。臀部坐在燒紅的鐵塊上似的，火炙炙又熱又痛，極願意下馬來走幾步，但是騎馬久了，兩腿疼痛，步行非常艱苦，非落伍不可。這北國民情不似南方，落伍後的危險是不堪言說的。土匪要你的槍，老百姓也不饒你的命。沒奈何，只得咬緊牙關跟上去。馬也特別作怪，不催牠時牠睡着，着了般的慢慢一步步移，催得凶了，牠帶跳帶竄，臀部被振動了，如一排排針在刺，想打牠一下，出出氣，牠也是可憐的啊。行了一天，幾乎沒有好好的休息，還得背了我一個人。當然與那要拖砲又要載人的駝載馬比較起來是便宜多了，但自己的馬匹，是與自己共死生的最忠心的朋友呀！還有理由不愛惜嗎？我想清楚了，我氣消了，不由的去撫慰牠一下——拍拍馬屁。其實如果打牠一下，牠顛動起來還不是我自已也陪着受苦！現在拍拍馬屁，牠規規矩矩的走起來了，倒是一個識得抬舉的傢伙哩！

夕陽西下，路還有三十里，第三砲的驢馬吃不住了，倒下去，隊伍頓然混亂起來，第四砲也攔住不能走了，連長發脾氣，這脾氣是發得不應該的，人馬全都疲乏，難免有這樣的事發生。但連長所以會發氣，大家全原諒，他自己也太辛苦了，脾氣變燥起來了。

我這時忘了自己的痛苦了，幫第三砲的班長，和弟兄把那個馬拉起，並且告訴那個馭手要注意行軍久了的馬匹，得時時扣緊大拉，（馬轡頭有水拉大拉之分，大拉駝載馬所用之轡頭也。）官長們都只叱罵着弟兄，好像他們自已辛辛苦苦，就不疲勞似的。我和悅的指示弟兄，弟兄們對我都表示好感。這次我與士兵第一次發生感情，弟兄們有個成見，相信營伍出身，看不起軍官學生。這也一半是自取的，大部分軍官學生一到部隊裏來，便高傲不堪。把弟兄們那裏看得上眼，須知軍隊裏一半重資格，一半却要經驗。我初來這幾天，官長是取敬好而遠之的態度，弟兄們看我好像外國人，只有我自己的勤務兵對我真心的。以後，我想會好點了。

我抱着求教的虛心，不願信賴學校裏所學的那點點本事來任意批評人。對連排長，他們待我似客卿，我當然也謹慎開口。且看他們將來怎麼批評我？據說隊伍裏派別觀念很重，最不服的從前是保定畢業生，現在就是黃

捕學生了，我只能碰碰自己的命運。

夏天的傍晚是最美麗的，但我們全都焦心着什麼時候會到宿營地，肉體是萬分疲倦，精神是沸騰般緊張，那裏有閒心思顧到天邊的雲霞？只有薄暮這陣陣涼風，倒是洗滌了煩燥不少。

我肉體非常痛苦，精神却很舒暢，望望雲彩，縈迴往事，我們曾在這樣的景色中甜蜜蜜的談過心，芬妹，你的嬌影顯露在我的眼前，化作一片雲霞了，我忘記了現實的痛苦，沉醉在幸福裏了。這是一個祕密，不覺間便吹號安營，說是到達宿營地了。

夜幕也合下來，明天還得走，今晚且好好休息一下，做個好夢吧！祝你

快樂！

你的川子馬燈微光中。

(四) 快子

親愛的芬：

今天發生一件極悲慘的事：

軍行到一個斜坡，步兵早已很平凡的過去了，我們砲兵可就吃苦。

四五天來每天都在行動，那一個不腳底下走破了皮騎馬的全部鞍傷，遇到這樣的斜坡套駕的都卸了馬，招呼抬彈藥的快子也放下了彈匣，羣策羣力，一部分人拉着兩條手臂粗的繩，起勁的站在後頭上，一部分人推着砲車大輪，使砲車慢慢往下滾。弟兄們多數吃不下行軍的苦，這時那還用得勁，把這苦差使一起推到可憐的快子身上去。

行軍，當然自官長至快役，沒有一個不在困苦中的，但官長只要顧自己一個人和腰下掛的一枝木壳槍，雜物有夫役勤務兵效勞。弟兄就有水壺飯盒兵器等等有十多斤東西要帶，快子更苦了，抬着笨重的東西，在弟兄監視之下捨命前進。

快子，革命軍是不擅夫的，但革命軍却不能不用快子，於是僱快，着地方黨政人員募集。大約是快子們自願來

當快子的吧？天曉得公安局送到的一批快子是怎麼個來歷！沿途，弟兄們也隨便帶幾個叫他們背東西。這能怪弟兄嗎？沒有快子弟兄們不必談打仗的話了，先得一個個死在路上！只該問爲什麼軍隊要不停開來開去？爲什麼要打仗？爲什麼中國人打中國人？爲什麼無仇無恨的弟兄殺兄弟？這是誰的罪惡？姊妹，我還沒進戰場，先看見戰神的殘酷了！革命嗎？伐暴嗎？誰要誰是非暴者啊！

第一砲在衆人淌汗之下，達到平地了，第二砲第三砲相繼下去，一砲比一砲廢力，一砲比一砲慢，現在是最後一門砲了！——第四砲，這第四砲永遠不能忘記！

『呵！慢！慢！……』

『留心！留心！莫讓砲響過去——喝，快好啦……』

『噲！』淒厲的聲音突然喊起來，急忙把擊轆機（註）轉起，七手八腳把人拖到旁邊。砲車在斜坡中途，不能老是停住，連長先慌忙的指揮着這砲車繼續下去。回頭來查問，才知是一個快子被砲車輪子壓壞了（註擊轆機置于砲車輪旁效用如汽車的煞車）

有的說是砲身一偏向左轉，有的說拉繩的稍稍失手，砲車突然快起來，弟兄和另外許多快子衆口紛紜，各述所見，總之一不防閒，那個快子是重傷了！傷的是右腳，從腳背壓下去，前半個右腳已被壓斷，只有一層皮聯着，血流下了五個階道。

連長叫担架兵抬傷快到前方去居陸軍病院，那快子死也不幹。快子有快子的心思，他寧願被棄在後方，好慢慢輾轉回家去。連長沒有辦法只好略一包扎把他留到就近的人家。

隊伍又整頓起來走，其餘的快子苦着臉跟隊伍走，物傷其類從他們臉上看出無限悲涼！

弟兄們談論第四砲是尊不吉的砲從前在馬路上已曾輾死一個馭手，因爲馬發性子墜下來，就被輾死了，連啊！啊！也不及喊呢！

有個快子悄悄在議論，寧願那樣被壓一下，至少可以拿性命回去唉！如果被別人聽到，這快子少不得一頓馬

鞭。這些愚蠢的思鄉病患者啣再談吧！
祝你快樂！

你的川

親愛的芬：

(五)入戰壕

行軍辛苦的我們，宿營下來便都安靜的睡覺，突然前線打得很起勁了，砲聲隆隆振動大地。我們一連砲兵都是屢經大戰的脚色，只有我是個新手，還有是那些快子，也是未經戰陣的，知道就要上火線了，一個晚上暗暗逃脫了三名。我雖是新手，却並不害怕，很安心的睡覺，一半也由于路上太辛苦了。半夜裏忽然被叫醒，說是前線危急，要我們立刻補充上去增援，穿扎完了立刻就走，這到也好，使我要猶豫也沒有空。初上火線，彷彿女人做新娘子，又吃驚又好奇，這樣被搶親似的來個不防，倒反而安心的前去到那兒看情形怎樣就是了。

快子們哭喪着臉，他們只恨命令來得太緊急了，沒法子逃走。他們絲毫試試去經驗火線上是怎麼個情形的勇氣都沒有，他們太沒用了！如果我像被搶親搶去的新娘，他們便像被趕上屠房待宰的豬。

四野黑越越的，我們沿着河畔向北前進，大隊人馬看去似一條黑鍊，聲音也很低，夜，仍舊很莊穆偉大而沉靜。奔波了十五里路敏捷的進入陣地，把砲位安置停當，便準備攻擊，說是很緊急到時却寂靜無聲，仔細打聽才知道這是一個大決戰之前奏，敵人預備在拂曉來衝鋒，我們前線的兵力太薄弱，所以叫我們預備隊補充上來增援。

連長在黑暗中向前去視察一週，與鄰隊友軍做了妥當的聯絡，才回到觀察所預備下口令。

開始是敵軍先爆發，敵砲怒吼打破暗空，一閃一大片紅光，接下去聽到聲音「轟」！砲彈在空中旋轉「喇喇」地向我們陣地落下來弟兄們沉靜的盤伏着，「碰」！嘩啦啦砲彈落在背後五六百米突處空地裏炸開，塵土飛揚，炸成一個大洞。

第二砲又飛過來，這回是在前面落下了，偏左許多米突。大約他們觀察錯誤了，認為我們砲兵陣地在左首的高丘。

敵軍的步兵也開始攻擊，槍聲「拍拍」東西交錯綿延七八千米突，敵兵的兵力不小。火光一點點閃閃發亮，如果不是這東西要打死人，倒真是美麗的景緻哩！

砲彈飛過來已有十發以上了，連長還不會接到應戰的通報，友軍也沒回過去一槍，弟兄們心裏詫異。

突然，戰壕裏人影活動起來，傳令兵傳到通報「相機應擊。」這時敵軍槍聲來得更密了，約略似有機關槍聲，火光一點點紅得更多，砲彈仍落在左方，把土丘四周打成一個個地穴。

東方絲絲曙光顯露，友軍槍聲爆發，連長下令瞄準紅焰處試放，企圖毀壞敵人砲位。

「轟隆」大地振動起來，砲彈落到敵人陣前去了。

「近」連長觀測彈着點喊：「三千四百米突。」

第二砲發射後彈着點遠了。

因為我們應擊，敵人知道起先他們射出方向錯誤，現在敵彈落下改做右後方了。

「三千二百——一發。」連長喊，第三砲發射出。這回剛好在敵砲發射的那一瞬，我砲彈也爆裂，紅光在炸點後，知道近了。

「三千三百——一發」

「一發」似乎差不多了，再試放一砲。

槍聲一陣緊似一陣，「碰——拍——兵——兵——」的已分不出是敵軍我軍的槍聲。

「一千二百五十一——一發」這回距離差不多了。

「一發」

「一發……」連發四砲。換空炸彈……」連長很高興，我砲很快的得到夾叉，可以開始掃射了。

天色漸明，敵砲發射時的紅光變成白烟，和一陣陣高揚的塵土。

聲音更雜，野砲山砲迫擊砲步槍機關槍狂吼並發夾雜着呼喊的口令。

軍號大鳴，敵軍虛張聲勢，假作衝鋒號，搖惑我們軍心，我軍的發射更緊密起來。

「殺殺」敵軍真的衝過來了，右翼先爬出壕溝向我陣線躍進。敵砲掩護敵步兵衝鋒，砲彈密密的落下來。情勢非常緊張起來了，在望遠鏡中，敵兵如豆點的滾動，隆隆，碰拍的聲音如萬串鞭炮一時燃放。

「碰」忽然一顆砲彈落到陣地前掀起半天的塵土，碎片從壕頂飛射後去，有的落到壕裏來。連長大驚失色，我同第一排長本能的貼緊伏下去，信賴救星——泥土保佑，聽天由命！

幸虧第二砲又落到別的地方去了，如果照樣再來一顆，準得把我們的陣地破壞了一角。天保佑，除一個碎片打進一個彈藥箱的匣子外，別無損外，泥土把左測的連人帶砲蒙上一厚層蒙點塵土，不能算損害，在戰壕裏，泥土便是唯一的恩物，彈藥糧食，排在第二位。

這一砲把全連官兵打出了性子，連長紅了兩眼，發狂的指揮放砲，四尊砲恍如四隻怒吼的猛虎，目標變換，梯級射擊着截擊敵人步兵！一砲射中敵人步兵，打翻一大片，連長拋着望遠鏡跳起來連叫「命中！命中！快放！」我軍的衝鋒號也吹奏起來，殺聲四起，步兵衝出戰壕，真是風雲變色，最緊要的最後五分鐘到了，渾身緊張，血管快要爆開，人已盡變成野獸，忘記了害怕，忘記了自身，忘記了一切，只知道殺人，我跳到第二砲的掩體，掣着拉火繩就放。

不知什麼時候，敵砲似乎被打壞了一尊，放射的聲音稀下去了，我一會跳進掩體，一會瘋狂的跑到高阜觀望，如果是在步兵陣地，我這樣準是死的了，這裏是砲兵，比較不妨些，忽然敵砲停止了，敵步兵狼狽的往後奔逃，我掛着望遠鏡看着看着，驟然腦筋清晰起來，知道敵人敗退了！

心情漸漸平定下去，槍聲也很稀了，我們的砲兵早已停止射擊，集合起來，預備追擊。宇宙從新清淨，朝陽高掛林梢，時候大約早晨八時左右。

快樂！
祝你

親愛的芬：

(六) 推進

你的川初上火線紀念。

砲車又奉命向前滾。

一刻前的砲火遺留下些掩體戰壕的殘跡，人類的一塊塊肢體，染着紫色凝血的死屍，更淒涼的是受傷了的兵卒，淌着血，哀聲的呻吟轉着！其他是彈壳和失落下來的軍用品。紅十字人員在救護傷殘了！

太陽靜靜的照臨大地欣欣向榮的夏之草木臨風搖曳雀兒照常飛翔了，一隻野犬在東西亂跑，天，可曾知道片刻前的這幕殺人遊戲呢？

沿途都有新貼的標語，顯然，步兵早已追擊前進去了，政治人員也大大的活動過了。這裏是革命軍已來過一次的，但是敗退回來一直到龍潭之戰才堵住，這次是二次光顧了。

走過較大一點的村落，便有歡迎的旗子掛起我。看到心裏便有另外的一種感覺，心裏不由的酸起來！老百姓似乎歡迎得很虔誠，爲他們但願戰事莫再有什麼反覆。

雖然還是江蘇地帶，但漸漸荒涼起來了，風也很強頑，土匪聽說也很多，我們一面是追擊敵軍，一面還得防土匪的襲擊。

太陽的熱度我已忍受不住，隊伍在河堤上，水淺，堤下還有一條路，大約是衛夫曳繹走的，我想避日光，拍馬彎下去走，沒走幾步河身彎曲着，在這彎曲處浮着一條條蒼白的東西，白上面有點點黑，走近看時，天呀！都是死人的屍體，水浸久了開始腐爛，烏鴉停在膨漲的肚皮上，在啄腸吃，看見我騎馬過去，簌簌的飛起了，拖着，一條條肚腸，惡臭陣陣飄過來，我疑心烏鴉亂飛時經過我的頭上，也許淋漓的污汗淋到我身上，我驚駭的催馬跳回堤上，心裏

別別地亂跳。

芬妹那悽慘的樣子是不堪觸目的，進入戰壕，我毫不害怕，今晨目睹戰地的死傷屍體，也不害怕，惟有這赤裸的浮屍，我肉顫了！據勤務兵告訴我，我從河邊跑上堤時，二眼直着，面色發青，滿頭是汗，現在我一起起還禁不住心悸！

據說：這裏的老百姓是什麼都要，死了的弟兄必被他們剝得精光，這河中的大約是前幾天打死，從上流流下來，被他們剝了衣服，滯留在這河彎裏的吧！

我們安住在江南的人，是意想不到人間有這些慘事的。

離別以來，沒接到你的信，實際我別來沒一天是安定的，原不想信了，但願你不忘記我，我就安心了。連這信，一共是六封，這兩封做一次投郵，吻着你了，祝你快樂！

你的川。

III 這些留到有機會再付郵——心兒反正早已寄存在「胸

坎裏了

(一) 却把這一片先發出

親愛的芬：

我把那兩信發出了，却另外又想到一點事：軍行困頓，投郵極難，從此，我就把我要說的一切，片段的寫在日記簿上，有機會再一總投郵吧！芬妹，你一定會諒解我，我的心靈，早已週繞在你的週遭。

你的川。

(二) 回到中古時代去了

到達一個縣城，我們宿營下來。

城是個有名的城，過此便是山東了。素樸簡陋，沒有一些現代的象徽。

買點肉，買點酒，弟兄們喝起來。弟兄們知道，在這樣戰勝之餘高興一下是不妨的。初進城，砲車拉了進來，非常神氣，彈藥排的步伐很整齊，很有勁，腳步聲在城門下踏得很響。我在馬上，顧盼自豪，馬的步子也起勁起來。蹄鐵擊在石板路上，打得地打出火星。難怪外國兵在我國上陸都是神氣十足地，勝利也踏到被征服的領土自然不同。我也同他們喝了三杯，能說這酒不算是落歡腸嗎？

但師部傳下命令，不准過醉，晚上得警戒着，這兒的百姓不是好惹的。

夜裏，我們連裏派出二班弟兄，一班輪守砲廠，一班守北城門，因為連部就駐紮在北城邊。

啊！我們的崗位派出去時，本地的尺圍也派出崗位來了。民團實際就是小刀會，我們站在左首，他們就站在右首，警察縮頭縮腦的，枯立在半明半暗的街上。

戒嚴，有弟兄有警察，不知爲什麼還要小刀會也來站崗？據說小刀會的站崗是專爲對付我們弟兄的，從前別

的軍隊着實吃過他們的苦。
弟兄們還敢不謹慎，那裝束真猙獰，又長又粗的大漢子，頭束着黃布，披一件馬褂，半個臂裸着，一手叉腰，一手按着刀柄，腰間圍一條紅布，花幫腿，草鞋，活像一個京戲台上的梁山泊好漢，大刀雪亮風快。這情勢令人疑心是回到中古時代去了！

靜寂的黑夜中，在油燈微光下，相對着這樣一個人物，我真替弟兄們擔心，如果他發起性子，腦袋被他劈下是定了！

(三) 暫駐

這是指揮官們的事，我們那能過問呢？

敵軍一時收容不住，一路退回，去退回山東。如果乘勢追擊，也許能使他們瓦解。但是命令下來叫我們暫駐。暫駐是巴不得的事，誰不是厭惡行軍的？能够駐下來，真是無量喜悅。

無須出操，弟兄們成羣在街上跑，敲點零碎的小小竹槓，大竹槓是屬於高級長官敲的，成千成萬會有人捧出

來。弟兄們却不敢，而且革命軍是不愛錢與不怕死，並列着寫在符號上的。

二天工夫，臨時營房的牆壁上已畫滿壁畫和文句了；中國的涼亭或祠廟到處是這類東西，不過以軍隊中最為普遍駐過兵的牆壁上，是必須有遺跡的，不過稍有不同的一點是思歸的句子很多，我們這裏大約有個才子的下面兩首寫得端端正正，一個別字也沒有：

「我想開小差，

軍法饒不了，

我不開小差，

苦楚受不了，

逃乎真逃乎？

還是不逃好。」

「酒家從軍十八年，

田園荒蕪親老衰，

昨夜月圓夢妻子，

心驚軍法淚漣漣。」

「江山仍半壁，

兒女已千秋，

得此肝腸斷，

明月照心脾。」

還有很多不完全的，打倒什麼，擁護什麼，多時髦的黨軍口號啊！顯然，與軍閥的隊伍是大不相同了。

（四）林外

我要告訴芬妹駐下來四天了，閒下來，便是無聊。

騎我自己的那個馬出城到附近走走——這稍稍有點危險，單馬出城時要提防劫掠。但是我不能忍耐，悄悄地還是出了城，在一個林外，我下了馬，撫着牠，讓牠吃草。

近來對於官長與弟兄間都頗熟悉了，官長對我都客氣，但沒有點感情，我疑心他們都是假情假意。你不要以為軍人該爽直的了，軍人一般的鬼鬼祟祟，非常奸滑呢！弟兄我極力想與他們接近，他們雖尚親近，但他們是受欺凌侮辱慣了的，我這樣對待他們，他們還疑心我故意賣好，不敢相信，只是說這馬牠是我的真心的知好，我愛牠，牠也親近我。我的一個朋友會說：『我的馬是獸面獸心地忠勇可靠，不比人面獸心者之言甘心苦。』我今天感覺到，我這馬是獸面人心呢。

我騎馳了一陣，心神爽快起來，忽作遐想，如果有一天同你，騎着馴馬，連轡在這樣林邊徜徉，那真是神仙不隸了。

(五) 作一封寄了

親愛的芬：

出發的命令下來了，剛好接到你給我的第一封信。我心快樂得要漲開來了，急速扯下連日來零碎的幾段，作一封投郵寄奉。忽忽就道，以後有機會續寄吧！祝快樂！

你的川在備馬中。

VI 第二批信件

(一) 旅伴

到山東地界，觸目更是荒涼了，兵火連年，又逢天旱，一路行來沒看見個老百姓，只有土匪遍地橫行。據說國府與匪魁早有接洽，我們才能安然通過，否則談不到北伐，匪徒將旁襲側擊，攪得我們日夜不安呢。

下半年平原走完了，通過山路，兩旁是聳立的山，中間一條河，我們走在河邊。山也不很高，忽然發現兩岸山頂有人羣移動，弟兄們都非常驚訝，前頭部隊傳來通報，說那是劉黑七的隊伍，劉現在向國府投誠，已委爲軍長，日便可正式改編。令各連官兵慎重警戒，勿生誤會。

他們真是我們的好伴侶，旅途中，籍此可解寂寞了，我們弟兄荷槍實彈，他們持長予刀斧，也很多是荷槍的。我們行進，他們也開進，我們休息，他們也休息，我們吹喇叭開步，他們便高張大號前進，我們走在河邊，他們夾兩岸山頭，不知是監視我們，還是伴送我們？

(二) 絕糧

行軍在這樣地方，才是真苦了，行動被人監視着，沒有絲毫自由，精神疲乏得要死，不能不時刻提防，幾天來日行百里，徒步的脚走起泡，泡又走破，騎馬的人鞍傷，馬傷力，已消瘦不堪了。

前幾天，每人還能領得到幾個黑饅頭，夾着冷水喝，今日已西斜了，這粗劣的東西還沒有送上來，每人都饑腸轆轆，怨氣通天，在咒罵特務長。

天快黑，宿營下去，軍長大發雷霆，要槍決兵站司令，弟兄聽了，誰都說該。特務長慌張的在宿營地徵發點小米，煮成一鑊小米稀飯，才勉強把一連人支付過去。

多方打聽，才知道連日所經之處都是非常窮，什麼東西都買不出，黑饅頭，還是後方運輸上來的，人快無法去僱，更徵發不到車輛，前幾天還可着地方紳商設法，昨天起已如進無人之島，人影兒也不見了。兵站司令滿心焦急，急又有什麼用呢？

莽妹這倒是對付軍隊的最好辦法，我們南方人只怕兵，如果也給他一個人跡斷絕，不怕他有槍有砲了；但是南方多的是滿身披掛金寶的象，怕走不動呢？

我是吃不慣麥食的，幾天來吃饅頭，我老是吃不完，棄了。現在肚子餓起來，想起那又黑又粗的硬麵塊，有無上的滋味啊！

軍長要殺兵站司令，但殺了仍會無補於事的，結果令他帶罪立功。也是天無絕人之路，黑劉七的部下指點他去求報國寺的主持。

原來今天經過的這遠近九十里地，都受那和尚頭節制，他手下有五百枝鎗，徒衆不下二千。這有點近於江湖劍俠傳北方的玩意兒，我們南方人是不易懂的。

兵站司令親去拜謁懇求，看革命軍面上，立刻派四百人伙，四百輛小車，一晚把軍需送到前頭，交待下物品，帶着小車，他們整隊回去了，他們不受官兵一錢一粟，也不受官兵干涉。

和尚教訓兵站司令：『我是保境安民的，我的範圍內，不許什麼軍隊擄掠，前幾天張宗昌的隊伍過去，不獨不替他們輸送，還劫下大批伙子哩。』

款待兵站司令，讓飲席前排着森嚴的隊伍，兵站司令戰戰兢兢，捏了一把汗，總算保住性命了。

(三) 荒漠

行軍的生活不知幾時會完結，走完平原，又是山路，山路走完，現在又是平原。劉黑七的隊伍，早已回去了，大約這裏已不屬他勢力範圍內了吧？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們已走進大戈壁了，黃沙漠漠，荒土千里，啊！這裏還是人間嗎？沒一寸綠的草，沒一株活的樹，樹皮被剝光了，殘留着死白色的柺樑，枝條全枯萎了，連敗葉也不留一張，沒有人家，沒有人跡，沒有鳥獸虫蛆，河是乾的，河底的泥沙龜裂着，請閉目想想，這成爲甚麼樣一個世界了？軍行五十里，就在這樣一個難以夢想的境地前進，中國號稱地大物博，想不到在我眼前的中國是這麼個景象。

太陽猛烈的照射在這荒涼的黃色的地上，更加倍的炙人了。弟兄們個個人口渴，但是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一滴水。有的人已中暑倒地，無法打救，只好讓他死在路旁，稍能維持的勉強拼命跟上隊伍，在這樣地方停下來，是只有一條死路的。我騎在馬上，揮着汗，忍着暑行進，心裏火燒般的難受，如果有一點水，不論是污穢的要生虫，能够得到時我一定當甘露看待，唾涎也特別乾了，想在口中含一含涎水潤潤舌也很困難，馬也是張開嘴，長出舌來喘氣！

弟兄們冤氣衝天埋怨前頭部隊不早些通報，好早多帶點水後方也沒有開水送上來，大約是煮不成了。傍晚才知道在早晨已與步兵隊伍分途，在我們前途已沒有友軍部隊，但決不能說指揮官沒有錯，要通過這樣一片荒涼地域該早就通知才是。

當荒涼之地只剩十里了的通報到達隊伍中時，我們是如何的興奮，如何的歡喜？彷彿是囚犯在殺場上得到赦令，我們的行進加快百倍了！

(四) 餓殍

荒涼的地域果然不久就走完了，太陽已快西沉，有陣陣涼風吹來，遠遠發現幾家茅屋。又到人間了我心中這樣想，幾乎喊出口來。漸漸，看得見面前一座青山，這山多有生趣啊！把我們全個心都復活起來，幾天來觸目盡是黃枯色，這時可以看得翠綠，恍如遇到十年不見的故交，心花怒放，歡悅把我們的疲乏、乾渴、一切苦痛忘記掉。放開腿跑上去，有幾隻小鳥飛起，掠頭而過，仰首凝望，彷彿邂逅着情人，真是意外的快樂。但是不久，悽慘的一幅人生的悲慘圖畫又陳列在眼前了。

將到山麓，在路旁躺着一個個人類，有的已腐爛了，發出一股臭氣。有的瘦骨如柴，肢體全已死了，只有深深陷在腫裏的兩個眼珠閃閃向人做乞憐的眼色，那眼光紅得人心發戰，愈近山腰半生不死的人愈多，芬妹自從從軍以來，我的心腸硬了許多，見着屍身已不很起感動了，曾見被彈丸穿通的血洞，也會見被炸彈炸散的肢體。但是見着這樣從饑餓到輾轉而死的每一個程度都有，的模型陳列在眼前時，不由人人心顫肉戰，我們南方是成批的產生慈善家，大吹大擂的在修子修孫，但災民所得到的效果是如此這裏還是不著名的哩，不知陝西河南更是怎麼一個情景我們還能再巴望他們些什麼？

從山底到山腰，不論死活大約有三百多人，向活的打聽，知道他們是天旱三年了，加上兵災和盜匪，早已死亡大半，殘留的陸續爬過這條山嶺，想到鄰縣去求活，爬不過山，就死在山麓了！我想給他們點錢，但是他們不希罕。是錢，是不能裝到肚裏去的，這時候，錢還有什麼用呢？我心中真難受，各處摸索在乾糧袋裏摸到二塊黑饅頭，不知

什麼時候漏在袋角裏的，已經乾硬了；順手遞給同我講話的那個中年人，可憐，他眼睛發亮，放出閃爍的光彩，一把接過去放進嘴裏去咀嚼，旁的災民眼睛望望，但沒有攘奪，大約也沒有力氣掠奪了。我心中對另外的人抱愧，但再不能摸出什麼東西！年年有天災，却年年有仗打，我至此還能強辯我們是革命是救民衆的嗎？如果少開一砲，那點錢買成饅頭，便可救幾十個人過嶺了！這個慘景是誰個造成的呢？爲國爲民的大人先生們！

那災民吃完黑饅頭，跪在馬前對我磕頭，他說，他已有力氣能够支持過嶺了，過了此嶺，便也許能找到活路。弟兄們誰都心中不忍，但都拿不出食品，有幾個手捏着銅板發怔。眼巴巴，災民被丟到身後去了。

登到山頂，有一座關帝廟，找到水，大家搶着痛飲。特務長吩咐伙埋鍋造飯，剛預備開飯，鎗聲四起，不知敵從那邊來，隊伍匆忙中散開，應敵終于熟飯被匪徒搶去了，幸虧人馬無損傷，沒法子集了隊伍，弟兄們束束緊褲帶又走了。

黃昏，隊伍下山，前面燈火點點，嚮導說是××集，是個有名大鎮，我們準備在那兒宿營，在那兒可以重新備飯了。

(五) 狙擊

砲車沿鐵道前進，連絡偵探忽然愴惶的傳來緊急通報，叫我們停止行進，注意左前方鐵橋，準備應敵。這個命令來得非常兀突，幾日中每天有前方的情報，形勢非常順利，照理，至少要再行軍半日，才能進入戰鬥區域。若依照連日的勝利的戰況推測起來，我們驟然會遭遇敵人，可以說是意外的，但是軍情頃刻萬變，命令來得簡單又不能請求說明，這個悶葫蘆只得讓他暫且擱着。

戰備行軍，很快轉成防禦陣勢，選擇右後方五百米突處的高阜，草草做點掩蔽工事。砲口緊對前方的小鐵橋一帶，如果敵人真從那兒現出，我軍是處于有利的陣地，在我砲火網下，必能殲滅敵軍，但未知敵人是什麼部隊？總之已測量得了各部真確距離，沉着地準備狙擊就是了。八百米突處有幾棵大樹，遮蔽射界，叫弟兄立刻去砍了。迫擊砲聲頻頻傳入耳鼓，鎗聲也漸漸可聞，越來越近，顯然敵人的進展非常迅速，簡直突破我軍的陣地深入。

大家的情緒突然緊張起來，期待着一個馬上要襲來的變動。潛伏了一下，又禁不住要引領遙望一下什麼都沒有出現，只是鎗聲響得更近更急了。

天色晴朗一碧，沒有一絲雲翳，太陽照着人稍覺炎熱，四野蒼綠可愛，土阜右側有一彎流水，向西流着，穿過鐵路。鎗聲更加密更加緊，不遠的友軍部隊散開在鐵路兩旁夾着射擊，鐵軌的鄰頭發現陣陣黑煙了，不久看得出一行火車向這邊前進，來得並不很快，鎗聲就跟着牠近來。

『是鐵甲車媽的，又來了。』一個弟兄喊起來，大家心中燃燒起憤怒的火氣，一個咬牙切齒的說：『上次敗退就吃這東西的虧！』

果然來了，這個我還是第一次看見，早聽說鐵甲車要來，但是行軍了幾天，連敵人的影子也沒有遇到，今天果然來了，這殺人的怪物，我稍帶點好奇的心理來等待她的降臨。

弟兄中多半是老資格，這東西已見過幾次，他們對牠非常仇恨！

鐵甲車噴烟吐火，漸漸接近鐵橋了，灰褐色的一串「拍拍碰碰」的鎗彈從洞口裏向外亂放，間或有小砲的響聲，幸虧是亂放，否則不知會被牠掠殺了多少弟兄呢！

友軍的弟兄們發狂似的朝牠攻擊，步鎗機關鎗迫擊砲……一時齊發，但是不能打進車廂，一顆彈丸，鏗鏘的跟着發出火星，彈丸震回來落到軌道旁的泥土裏，揚起一陣陣塵煙。

不等連長下令，第一砲已放了出去，天地變色，砲手們發瘋般的拉拉火綫。

『碰！』砲彈飛出去，沒有命中，落到車前爆發了，連長瘋狂的跳到砲車旁邊自行瞄準，很迅速的，第二砲又發出去。這回成績好些了，砲彈剛好落到鐵橋南端，山崩地裂的發出巨聲，小鐵橋倒下去了。

鐵甲車突然停住，我們各砲夾叉射擊着，不知是那一個砲命中的，機車頭轟然一聲傾下去，四周發出巨大的歡呼，弟兄們一個個精神百倍，鎗彈砲彈打過去更密了。

敵人退了，鉗下被打壞的機車頭車尾的機頭開動，倒開着逃回去。

增加了距離，以最大的速度快放，截擊那逃遁的鐵甲車。勝利之神降臨在我們砲口，又是一砲命中，把軌道炸毀了一大段，鐵甲車又停止下來了。

車身裏鑽出幾十個大漢子，真勇敢，在鎗林彈雨之下，沒有掩體，很迅速的修理路軌，友軍的鎗口集中在那幾十人身上，看他們個個翻倒下去，又一批鑽了出來，終於軌道被修復，車子又要開動了。

『是白俄，是白俄』陣地裏傳遍了這個消息。砲兵隊在今天建下奇功，又一個砲彈把那個機車頭又打翻了，白俄人揚着白旗，一排排跳出來，跪在車外路旁膜拜。

砲聲驟止，鎗聲在最後一聲響後，也靜下來了，四野寂靜，天又回復晴朗，步砲兵向前去，把跪着的那羣白俄俘攆過來，押入車中繳了械。

這些羅宋人，在大革命前大都是帝俄的貴族，資本家，大地主，官僚，福享足了，平民被剝削够了，革命成功，他們就出奔國外。現在他們金錢，勢力，什麼都沒有了，但是他們的腦筋裏仍是做夢着想復辟，想回復到以他們少數人作威作福，多數人抬不起頭的生活，他們絲毫沒有覺悟到他們自己的錯誤。在中國，他們大部分投在軍隊裏，出名的打仗勇敢，被各色軍閥所豢養。他們靠着吃飯的看家本事就是殺人，就是屠殺我們中國同胞！國內連年內亂，中國人殺中國人，自相殘殺還不够，還要請這些外國槍子手來屠殺，爲的是伸展他們一二人的勢力，這是怎麼一種悲慘的事啊！但是，羅宋人就是好榜樣，取還血債期總有一天到來的吧？中國軍閥豪紳的下場，怕要學樣羅宋人也不可能呢！

弟兄見了白俄，佯攆個個咬牙切齒，有的打一拳，有的踢一脚，出氣，嘩叫着要求長官下令就地正法！但官長不答應，弟兄們只好恨恨地眼睜睜讓他們押解到後方去，大約又是收編了仍來殺中國人吧！

(六) 勝利行進

消滅了鐵甲車，前途的光明已經打開，我們砲兵，完全可以安全的前進，似乎有個什麼敢示；我們暫時脫出了戰時狀態。

靠着鐵甲車掩護而來攻的敵軍主力，也因為鐵甲車的失敗而潰散。我軍分配了一部分步騎兵做追擊部隊，大隊坦然的跟着北發。

勝利的歡娛充滿在我們胸坎裏，我的坐下的馬，也似乎勇強有力起來了，脚步走得很起勁。大約是勝利者應得的權利，繳來許多槍械，微發着沿路村落的騾馬，裝載起來夾入隊伍，好像民間的一切，也是我們的勝利品了！

我的馬也得到許多好的草料，今天是出發以來最好的一天了。

薄暮，在一個廟裏宿營，物品堆積得成小丘，從官長到士兵都很高興，據前頭部隊的通報，明天還可以同今天一般的順利哩。

(七)入城後

親愛的芳：

一路多順利啊，沒有甚麼接觸，現在已平安的進濟南城了。這也只有我們砲兵才享受得到的幸福，步兵不知經幾十回的進退搏擊，死了多少人才得到這個勝利呢！我們却只打了一二個狼仗。

到濟南我們的心便放開，軍閥又被我們掃滅了一個了，雖然我們弔民伐罪的革命軍精神已褪了，目前我們是否是替某個人打天下，究竟還能說替民衆謀福利否？我們自己也胡塗起來。但是張宗昌的害國害民，是誰都切齒的，如今打倒了，到底是可喜的事，是件功德。

滿街貼着歡迎我們的標語，旗子鮮明的在頭上招展，民衆見了我們都含笑，尤其是學生羣衆，姑娘們也對我們表示親近，芬妹，這是兩年前我們江南人的心理，在這裏又重現了。我不能忘記老年的父親看了革命軍開過他家，人家捻着鬚鬚，揮着手說：『好了，好了，從此會好了。』以情景，不久父親在癡望太平中病死，後來革命就起了變化，中途流產了，背叛了真理，革命軍也不再被人敬愛，現在江南人已明白革命軍和軍閥已分出什麼不同來，一般的生着深刻的仇視了。然而這裏，青天白日旗還是第一天飛揚，他們還以過分的好意來看待革命軍。芬妹，我親

身經歷革命軍的變了色，對赤誠敬愛我們的北地民衆說不出的慚愧，眼見失望不久就會降臨他們的身上！

隊伍在這裏好像也斂跡了一點，大約別人那樣接待我們，我們也不好意思過分放肆，沒有掠劫，也不做姦淫的事。雖是欠餉近五個月了，弟兄們還是拿出錢來買東西，少付點代價是有的，但已難爲弟兄了，他們那來的錢呢？

一路來奸淫擄掠應有的事，革命軍也盡會做，但能怪弟兄們嗎？這都是應該的合理的事，弟兄們難免還是人性的要求，能說是非生理的現狀嗎？官長們一路可以嫖，可以動用公費，拿錢鈔誘惑女人，弟兄們暗中強姦了女人，不能就算太過分的事吧？農村沒落的子弟，沒奈何投了軍，拿性命來交換金錢，但是餉欠了五個月，不應當擄掠一點嗎？這裏的民衆都理想着革命軍是好到怎樣的天神，爲虛榮弟兄們的確裝着好人的樣子，真是難爲他們了。但是官長們仍非常放縱，正在搜抱着少女尋樂呢！

我主張大家千萬莫當兵，一進入這樣的環境，便不容做好人，要想靠握兵權的人來保護育民是夢想，要保衛地方，除非民衆自己就地組成有力的武力。

濟南是個略似江南的城市，北來行進着的我們，到此得親繁華熱鬧的街市，別有一種甘美的滋味，但是更加懷念在江南的你了。

在此當有旬日小住，希望能接到你的信。家裏，我又發出信，我想我能達到把母親所代定的婚約推翻，希望你多給我勇氣。

這信連一路的雜碎記錄做一包，用快信寄出，一週間能達到你的身邊吧？

你來信最好在信封上寫「隨軍追送」四字，據人說那樣容易使我收到一點。祝你快樂？

你的用親發于濟南郵局快遞處

IV 暴風雨之朝——濟南血痕

(一) 洶湧的怒濤

城外大營地雷爆發後的第五天。

我們已遷移了駐營地，凡是奉魯軍會駐過兵的處所全都避開，軍心安定下來，人心也安定下來，天下似乎真類太平。

忽然，傳說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隊伍從青島登陸，要來佔領濟南，這個傳說漸漸證實。想不到的事變就要到來了，弟兄們拳擦擦，談說着這個消息，滿臉怒火，飛揚着嘶殺的凶焰，急待那個要來的敵人來，誰都忘了自己，誰都不疲倦，誰都忘記怕死與奮着，發狂着，血在周身爆漲，互相碰碰身體，沉毅地喊出一聲：

『殺罷！』

目光相遇都是報仇的眼色，數十年的積怨將在各人的槍口裏報復，大家呆呆的站着坐着不知該怎樣做？有個弟兄摸到槍桿，抓過白布來使勁擦，喃喃地說：『槍呀！替你擦得干淨點，剿滅敵人，你要爭氣些，我願在與暴日的爭戰的血裏泡個浴！』

『是呀！槍得擦乾淨點……』另外的伙伴聰明起來全都擦槍。

『磨銳了刀鋒呀！』有個弟兄抽出刺刀，大家一見了都磨刺刀，刀光閃閃的。大家滿面風光，我早已興奮地失去了我的常態了，看報，報紙上的字會躍動，想寫封信給誰，把我知道的憤怒告訴任何誰都行，我撿起筆寫不下一個字，我厭惡時間阻隔着，我願日本帝國主義者我願那萬惡的敵人立刻到面前來，死生我無所貪戀了，我將高興的與那世仇拚死，我要殺盡他們，我要手刃帝國主義者到最後一個，然後瞑目！

洶湧的怒濤在我胸膛裏泛濫熔化的熱火在我心坎上燃燒，我撫按腰下的木壳槍，拍拍椅在身旁的馬，我還要去拿一口利劍，槍口而今是得其所向了！

神！你奪了我的生命，你濺了我的熱血吧！否則請佑我，讓我殲滅了人類的蟲賊，橫暴的帝國主義者全部！

(二) 馬兒，步何遲遲！

街頭的民衆驚惶失色，大批大批的男女老幼，箱籠輜重搬運出城去，我會勸阻他們：『莫再鬧退避了吧！我們全都武裝起來，與帝國主義者與暴徒奮鬥退避，能够找到樂土的嗎？』他們苦笑着，終於絡繹的出城去。

不料命令到來，叫我們也準備退出濟南，讓野獸們自由自在的來佔領，免生衝突。

『不啊！』弟兄們喧嘩起來！

『不，不，一萬個不！』我不管自己是見習官，沒有說話的地位，對這無理的命令，我要反抗了。

標榜着打倒帝國主義者隊伍，現在真的要同帝國主義者正面衝突時便退却了，那何如莫要北伐呢？革命，原

知是騙人的名詞，造就他們少數人地位的玩意兒的，但決不信就是賣國偷安的好哈叭狗！沒有絲毫抵抗的配備，單籌劃着如何退避，說什麼保全實力，說什麼服從上官計劃，說什麼避免妨礙北伐媽

的打自己人要緊嗎？難道打倒帝國主義是不必要的嗎？賣國的畜生！

羞恥啊！輜重和行李已開始行動了！其次，先行退出的就是我們砲兵，弟兄們帶着滿懷委屈，就是營連長又是誰願丟這好城池，讓胡騎來馳呢？但是上面沒作戰的準備，部分行動徒然把人馬犧牲了，把軍火送給敵人。

砲車轆轤的一串串在街上滾，馬蹄得擊在街石上爆出火星，一行官兵垂頭喪氣地望城門走出，民等讓在路旁對我們唉聲嘆氣！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仍在頭上飄動，但是好像也褪了色了，天濛濛欲哭，我說不完我滿懷的悲憤！步兵的弟兄們還守在城門口站崗，對我們砲隊弟兄暗暗地說：『出城了嗎？我們決計死在這裏不走！』聲音

低低的，怕我們官長聽到。

『對的，漢子！』我心中這樣想，投過敬愛的眼色，我真想去握一下他的手。

走出城門，馬兒也遲遲的，回頭巍巍的城頭壁立無言，這是中國的領土，這是我們數日前從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率魯軍手裏殘血奪回來的城池，但是現在要送給帝國主義者的手中去了，讓帝國主義者放縱的來蹂躪了！

城河蘆葦萋萋，跨下馬行遲遲，揚鞭回首淋漓，濟南漸漸消失在夕陽晚風裏了！

(三) 先死者啊，你已完成你的任務。

步兵弟兄們果然沒有退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隊伍已經攻城了。

大砲向城頭轟擊，崩潰陷落的情報不絕傳來，弟兄們義憤填膺的暴跳着，我們任然是砲兵，但是我們退出了，苟安着，不能回擊牠們幾砲！

誰的心裏都不安定，槍聲砲聲清晰地傳進我們耳鼓，誰都在期待宣戰的命令到來，調遣我們去作戰。

但是命令沒有來，從城裏退出的友軍却絡繹到了。可憐被亡國之官率領着的我們這些熱血弟兄，何處獻他們的血呢？

一剎時，知道敵人已入城，我軍應戰了一夜，與敵人死亡相當，退出來時大部人馬糧械都已運出，只有傷兵不及帶出，還有幾個官兵被擄。

通報到來了，說是有個姓蔡的交涉員被難死了，被擄的官兵全受非刑，傷兵被驅集草坪，殘酷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竟用機關槍把他們亂彈射死了！

先死者啊！你們是被帝國主義者所殺，你們已完成你們的任務，你們偉大的靈魂，安心向天國去吧！我們要用我們的鮮血來雪你們的仇恨，黎明終有一天將到來的吧！

(四) 帝國主義者之夜，弱小民族之晨。

難道我們就這樣甘休了嗎？我們有的是熱的心，我們有的是澎湃的血，我們有鎗，我們有刀，我們雖然積弱，但是我們不願在強敵前，坐以待斃，不思掙扎。

官高了，血也就冷，下級軍官是與弟兄與萬萬的民衆萬衆一心的。下級軍官寧願担負些抗命的罪名，奮激的心再也壓止不住了，允許弟兄自由行動，不發命令，黑夜進城去殺敵。

誰說是烏合之衆，這混成的千人中有官長，有士兵，有伙夫，有勤務兵，還有文書，上士，書記官，還有當地的農工，

雖是各色人等組合，却有一顆一致的，勇敢的，與帝國主義者決鬥的真心。

夜意外的黑，月影兒也沒有，雲佈滿天空似乎要下雨，我們推舉邵連長做總指揮，區分隊伍為五隊，不帶長槍，單備手榴彈炸彈和大刀鐵矛，穿過森森的樹林，傍着沙河疾走，十八里路瞬間就到城下，燈光凄然的發出綠光。

按着預定的進路，我率領二十人衝到西首。

殺聲雄偉的暴發起來，跟着是槍聲機關槍的吼聲也嗚嗚嗚嗚的響起來。誰管他，俯着身子躍進，日軍步哨很快的被我們殺死了，揮着刀衝進敵人的防線，現在槍砲都失了效用了，手榴彈炸彈在敵人面前爆裂，白刃染了敵人赤血，喊殺聲和創傷者的哀嘶，每個人都瘋狂了，只知道殺人，被人殺，前衝鋒。

人已變了性，眼前只見一團火光，火光裏有一羣野獸，朝着火光前進，殺過去殺過去，火光越擴越大，人越前進越有勇氣，不知什麼時候，敵人已逃遁無蹤了。

天將黎明，集合了隊伍，查點了人數，我這一隊還有二十三個人，受傷了的敵人的呼號聲東西相應，死屍橫一個直一個絆脚都是，邵連長狂笑的說：『弟兄們！我們勝利了，明晚再來！』隊伍迅速地離開這可愛的濟南城下。駐營地影約可辨了，後面槍聲大發，大約敵人來反攻了，誰還理牠呢？

(五) 血債，總有一天要取償的！

日裏我們退，晚上他們縱有銳利的槍砲，怎能抗拒我們的勇敢的心，正義的血！但是奸惡卑劣的帝國主義者，受了我們弟兄的教訓，却向無能的卑怯的X X X去威嚇，袞袞諸公不知存的是什麼心，逼着我們退了十多里，現在索性又把我們開到離濟南遠遠的X X X去了！

如果中國好好的全盤計劃，未始不可以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戰，弟兄們勇敢善戰，是可操必勝，只要作長久打算，支持到三年五載，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必可消滅的，然而食肉者鄙，他們只要自身能肥，何曾顧全弱小民族的瘦瘠呢？

但是，血債，總有一天要取償的，弟兄自動夜襲，已是個有效的好方法了。努力民衆武裝起來，那時會把昏庸的

××與帝國主義者全盤推翻吧！把這暴風雨的長夜挨過，黎明該就在那邊了！

VI 戰北原

——帶給留在江南春風裏的芬。這些是我爲着你在戎馬塵囂中特地寫下來的筆記。請記起霜雪中盤旋於戰地裏的你的川啊。一別半年，你的川是多麼地消瘦了。你是在祈禱他早日凱旋吧！——

(一) 升調前後

我現在又平安的進入另一個隊伍了。

半月來兼程北發，馬不停蹄的在北原催行，芬北方行旅的困難，非南人所能夢想。不要說風塵蔽眼，雨霧苦人，最使人每刻提心弔胆的是性命，不知幾時會被人拿去，已有許多前例了，單行的散卒往往失蹤。我手扣着引火機，戰戰兢兢度過十多天獨行生活，趕過多少部隊，穿過幾片荒野，忍着整半天斷水，一兩天絕糧，會遇着成羣的大漢，使我記起舊小說上的黑店，掙把汗在他們眼光涵涵之下過來。得活着到此，大約還虧得革命軍三字福的，我是該感謝總理在天之靈了！

我這回調動也許是好消息吧？離開那砲兵見官的職務，來就任步兵排長。官是芝麻大的官，然而直接管帶的弟兄第一次，又是在征途中。該感謝的砲兵的弟兄們，還依戀我而誠心爲我道喜哩。來此，也許能從新見面的弟兄們，得到好的情感，如果是那樣，倒是值得高興的事。

當那天，升調的命令下來的時候，剛好我的原部隊——砲兵——也接到北發命令，暴日苦于我們不停的遊擊的夜襲沒有辦法了，就恫嚇他的馴良的走狗，（慚愧就是我們的高級指揮官）下令我們隊伍一律離開山東。果然，我們就非走不得了！不知盤踞在濟南的那些野獸，要幾時才停止牠的蹂躪，幾時才退出呢？

隊伍每天北移，我要從後面部隊趕上行動中隊的前頭部隊，幾天來趕得真苦啊！晝夜催行人馬全部乏得要死，今天總算趕上了。喘息初定，寫了這些些。

軍行最是難測，我分屬下職幹部，此後沒有以前那麼的有寫信方便了，便時寫在手冊上，有機會再寄出去。

(二) 前進

一連行軍十四天了，把士兵的精力也走完了，看他們一拐一拐的，真狼狽得可憐，這時候如果遭遇敵人，大家只有把槍送過去。

長官們跨着馬。做着不屑的面孔，盛氣呼喝弟兄們前進。可憐弟兄們單身已走不動了，還得帶着鎗子彈，包袱，軍氈，水壺，飯盒乾糧袋，初秋的太阳炙肉欲燒，汗濕透了衣服，一滴滴往地下淋。我自己也快支持不住了，跨下的馬張着嘴喘氣不知何日方能走完這無盡期的長途？再這樣下去，一個個會死在路上的了！

弟兄們拚命拉扶，我沒理由可以阻止他們，我願意替革命軍爭榮譽，但是我不能不替弟兄們顧性命。弟兄們拉着快子，便把一切東西都着他挑，陸陸續續，我們排裏有十一個快子了，他們用憤怒而乞憐的眼色來看我，我想放了他們，但立刻想到弟兄們的困頓，我決計讓他們再跟部隊走幾天。

茶水半天送不上來，水壺差不多都乾了，沿途沒有淡泉，甚至連濁水泥水也少遇到，翻開地圖，淀溪還有十多里路呢。

聽說水流還有那樣遠，弟兄更憔悴萎靡起來；快子中有一個年輕的簡直哭了。我自己心中也燒的一般，勉強鎮壓着，裝出不在乎的樣子，催着弟兄前進，也許前面那叢綠中有果林呢。

(三) 尖兵

我們這一軍，被區分為總預備隊，跟着前頭部隊推進，危險性很少，行進也幾乎是旅次行軍，但因北原多荊苻，在薄暮到天明那一段期間，也不能不有點戒備。

上午六時三十二分傳到命令，我們這一營分派為前衛，我們這連充作前兵，下午三時，我這一排担任尖兵的任務了，交代下來以後，我變成有責任的了，西晒的烈日炙在紫銅色的弟兄們臉上，風塵僕僕，每個士兵的眼眶漆黑了，兩顆無神的眼珠深陷着，汗夾面流下來，担任尖兵勤務他們不能再讓快子替他們抗鎗桿了，沒奈何的倒提

着鎗口中喃喃，在不情願中埋怨着去盡他的任務。

夕陽初下，前衛本隊在坪家宅紮營，我們担任尖兵勤務的還得繼續搜索前進，絡繹不絕的連絡偵探在暮色中馳驟。

雖是秋老虎，但一到傍晚就吹來微微涼風，教人精神突然清爽，炊烟疏落地裊裊上昇，繞着樹枝成一條白紗膠帶。歸鳥不知人間正在要互相屠殺，正在進入戰事的線上，牠們仍很悠然高興呼哨着『歸呀歸呀！』地從頭上掠過。鳥的世界比人的世界美麗多了。弟兄大半是脚底走起泡泡，泡又走爛，滴着血水，可是在這晚風下一齊高興起來，唱着不入調子的小曲之類，排頭的那位連絡兵，脚一拐一拐，却有節奏的高唱『小寡婦上坟。』

芬幾天來弟兄們對我也沒有什麼恐懼，什麼放蕩的玩意兒在我面前都不迴避。這是有千風紀的呢？可是我ও頼得管了。他們被軍隊生活磨折得一點人氣沒有了，平凡，愚蠢，他們被訓練成一段段木頭，我不能不讓他們新生一點活氣起來。

終於在天黑前，到達我們的目的地——坪家宅西北一畝羅米突處道左的一個小丘上的黑松林下停止前進，很迅速地把尖兵改成前哨排，擇要把步哨配置完畢。

月亮清冷地從薄雲後露出光亮瑣碎地從枝葉間斜映下來，樹影濛濛，暗影矗立着如巨人伸着懶腰，我騎着馬巡視了一轉哨位回到林中，飯已送上來了，弟兄們已在狼貪虎咽，我就加入在他們羣中抓着飯菜來吞，謝謝月光，的照拂，把飯中的小石子和菜的粗劣全顯現出來了，可是入口真香呢！

行軍最苦事情，然而在這晚風中，明月下，暗林裏，一切痛苦都忘掉了。該謝謝尖兵勤務的恩典，讓我享受這美妙的境地。吃了飯後，一位弟兄——張克林，在林中發現一樹初熟的梨子，弟兄們渾身都是勁兒了。傾刻，每個弟兄抱着一大包，據說樹上已差不多完了，大家吃得真痛快。我真願意獎賞那位弟兄——那張克林同志一塊金牌，他太有功勞了，的確芬你，知道我們是多少日子未嘗過鮮果味了。

芬我今晚特別有興緻，如果你能跟着月光，清影而來到面前，我們且嘯一陣微發來的梨子吧，我將用鎗刺

——刺刀，好好的替你削光梨的外皮。

(四) 徵發

鬼鬼祟祟的，排裏弟兄們交頭接耳細聲說話，看到我，一齊做出那蠢頭蠢腦，賊腔賊調的嘴臉，真討厭，他們又起什麼花樣啦？近日他們屢起花樣。

麻子張弼從虎最狡猾，據說他是本排資格最老的老兵啦，從神虎老李手下當嘍囉起，反正後加入革命黨當小兵，曾升過班長，當過下士也會南攻也會東進，曾蹤跡印江浙閩魯湘鄂贛，也曾走過廣東也會……總之，他是個老兵，他現在是革命軍，在我這一排裏當二等兵，不管他當過班長或下士當過土匪或打過廣東革命黨，他現在總之在我排裏當二等兵，在北伐的途中行軍，他真是老傢伙了，我來帶領他們的第三天，他就對同伴說啦，他說：『新排長是個書獃子。』書獃子待弟兄要太平一點，他對我故意玩忽他的勤務，而且做出玩皮的嘴臉，如果不是那黑叢叢的鬚根限止了他，我直覺地會疑心他是個善于觀臉色的不聽話的壞孩子。今天，他又對我狡笑啦，而且引得其他的弟兄的眼光直射着我，做出有所忤忤的眼色。

我最近差不多定下一個定律，以為弟兄們做的事沒有不應該的，除非他們殺人，不，即使殺人，又誰能說他們不應該呢？一般要求于弟兄們的，不就是能殺人嗎？誰最能殺人，誰最狠，誰的前途就最遠大，或者可以說殺的是敵人呀！但是誰能保障昨天的仇人，又可以今天成爲我們，不，我們上官們的生死之交，而昨天的友人却立刻會成不共戴天之仇。上海幫着我們打北兵的那些被稱爲須聯合起來的同志，不是一翻臉間便又被我們稱爲反動份子而割下頭來了嗎？我這一排中還有七八個是親身經歷的呢！麻子張談起打進商務印書館的故事，真是津津有味，『那些烏書，乖乖的美人書，撕得真有趣，媽的，還有女公妻黨哩！割乳頭，挖陰戶……那才開心咧！』然而這能說他們的罪惡嗎？能說是麻子張的不是嗎？至於搶他們爲什麼不可以搶呢？他們所以拋妻棄子出來當兵的，耕了田活不了家才要來這以性命相換的錢呀！然而人家閒着不做一點事，住的是高樓大廈，吃的是山珍海味，一衣千金，一宴萬金的作威作福哩，我更沒理由可以禁止他們開女人的玩笑，他們都不是小孩子，不幸他們又不是老

頭子，至少他們也算是人，當這盛壯之年，不該有所發洩嗎？明知他們有花樣，我爲的要維持官長的尊嚴——嗚呼！這真尊嚴！——佯作不知的略一遲疑，便跨步走過。一方面也免得去爲難他們。

『×排長，』麻子張却不讓我裝作癡聾，使我非停住不可。

『什麼？』我回轉頭，他嘻嘻臉，顯然對我並不如對其他幾位官長般的嚴謹，他雲着眼對其他弟兄們使眼色，態度阿諛中帶幾分玩弄，這叫我微微感覺不高興。

『報告排長，』說話的把臉躲過在人的背後，然而仍不能瞞過他是方國安。『請吃肉！』大家哄的笑了。

『那兒來的？』我不由地順口問他們七手八腳把大大小小的盆兒磁缸面盆之類搬出來，虧他們的，足足有十多器，不知他們一聽到官長的脚步聲就藏得那麼快，不留一點痕跡，除了臉色不很安靜。

真富足，有雞，有鴨，有蛋，有酒，還有小豬，攔整個的紅燒爛了，香噴噴的滋味吸引住我，我實在三月不嘗此味了。行軍途中，除掉在濟南，有置備那些的可能，外而又被日本獸兵一衝衝掉，現在實在要垂涎三尺了。

『請呀！』一位弟兄替我倒一杯酒。

『那兒來的呢？』我問：『搶掠來的吧？不行呢！查出來得鎗決哩！』

經不起恐嚇，有幾位弟兄臉色變了，胆小而良善的傢伙。

『不報告排長，不是微發來的啦。』真有他的，麻子張，玩皮的說：『是我們微發來的啦，這兒南首的那小村莊裏，居着財主呢，東西多着啦，我們撞開門，他一個老頭子，紳士似的迎着我們說：『我們來微發一點給養，你先生知道，我們革命軍是不擾民的，我們來微發一點菜蔬。』』

『是的，他說，革命軍是爲民衆謀利益的，要菜蔬，盡有。』他帶弟兄們到後園去，我同另幾個就微發來這些雞鴨等，報告排長，你說還不是很正當的嗎？我們的老劉是個好廚手，多久沒試本事了，而他那紳士似的老頭子家裏剩餘還多着呢。』

『都是你這老鬼精，得當心連長知道，罪名不輕呢，徵發！』我喝了一杯立起來，發作麻子張幾句，將走出弟兄的臨時臥室，弟兄們細聲的議論：

『好講理的排長啊！』

『他不喜玩軍紀風紀那一套鬼把戲呢。』

『哈哈！我料定沒事的，不是嗎？』麻子張得意着。

(五) 宿營地小景

照例又安營下寨了，照例一屁股坐下摸脚底，照例亂糟糟地，照例被派到站崗的滿肚子不情願，然而却有點小小的不一樣。這裏是濟南以後第一個碰到的大村堡，全部幾乎可以全舍營下去，免得去露營受苦，明天渾身不得勁兒，又可以靠着牆壁，在夕陽的殘光下捉蟲，實在為太多了，軍行必須有蟲，好像睡覺時必須閉眼，講話必須開口一樣，是不易之理，媽的，這些東西繁殖得真快，一翻開縫，便蠕蠕動。上帝知道，我為什麼忽然疑心其中一個是死人身上爬過的。

這裏還有點不同，商店一家家開着門，老闊們對官長之類詔笑，足見我們是革命軍。新的舊的標語密貼着，足見前頭步隊的功勳。歡迎旗和黨國旗在街頭飄揚，雖然儘有些是紙製，也有是十八隻角最出人頭，最出人頭地要算街東轉彎處，當中那白日有二十二隻角，每角上又開花為三隻角，不知是那位藝術家得意之作，嘿，這兒還有女人啦，而且有時裝的女人啦，雖然有點鄉下而又北方的村姑效顰之嫌，可是總是姑娘而又年輕啦，從身邊揚長過去那風味令人發愁，弟兄們做出怪相，眼睛突然亮起來了，心花開放了，彷彿沙漠中忽得水草，那一片綠，就綠得人輕快。

夜色朦朧下來，輾轉着睡不着，晚飯吃得太飽了，因為買得到好肉，就沒命的吃。起來往房子外面走走，月色凄冷的，風吹來有點涼意，門前的楓樹已一葉葉凋落下來了，軍行卒卒，轉瞬已暮秋時分了。

漫步向北首街堂裏走，還有個老頭子在吸着旱烟，枯坐未睡。我踱過去含笑點頭，月光下，他客氣地讓我坐：

「老爺們辛苦啦！」他說。「老爺們」封建意味很重哪！

「這位老先生沒睡？我們太打擾啦！」

「好說，爺們爲的咱老百姓。」又是「爺們！」

「對！我們革命軍是爲民衆謀利益的，不是嗎？比北兵大不相同罷？」

「是的，革命軍好！革命軍好！可是我們老百姓最望是不打仗，尤其不加捐稅。好像伏，北兵在時，有些小夥子還動抗稅，替革命黨做好細，好啦！北兵退啦，小夥子一個個拖出殺啦！催收欠稅啦！誰不說北兵壞？可是革命兵對！」

「咱們反正老了，什麼沒見過，張大帥兵馬來了，咱們逃，他們槍掠殺人，強姦女人，半月前革命軍打來了，北兵守住堡口，你們革命軍攻打了一天一晝，打不進，還不是那些年輕的小子，偷偷替你們革命軍做內應。說起來又是我老頭子口快，不怕得罪您老爺，是愛百姓的……」

「請說罷，老先生，我決不難爲您老先生。」

「您老爺是好人，是的，您老爺是好人，半個月來打過來的，那些革命軍，有堡裏的小子們替他做內應，打進來了，打進了堡，打進了街，可是又打進了店戶，他們各各俘虜了一些一些綢緞，天在上，如果我老頭子說一句假話！」

「可是革命軍是好的，第二天開軍民聯歡會，男女老小都到，好熱鬧。堡口掛着人頭，咱以爲是北兵的腦袋了，誰知明明却是前些日子在堡裏頂熱心講革命的，做內線做得頂起勁的小子！却又說是他們反動分子了，我不懂他們爲什麼歡迎砍他頭的人進來？」

「不過，倒底革命軍是好的，比北兵年輕，模樣兒標緻，服裝穿得整潔。」

我無言地離開老人，明月照進我的心，感着疼痛，感着羞慚，這是誰之咎呢？據說北伐是弔民伐罪，不能說是內戰，但我應怎麼的回答那老人，向自己解釋呢？

蹣跚步穿過衙堂，一家門虛掩着，燈光微弱地透露出來，好奇心驅使我去偷覷，嘿，營長赫然高坐着，懷中攬着

一位本地姑娘，調笑得正熱鬧，而前陳列着豐盛的宴席。真有他們的會享樂。

我倒底還未脫書獃子的氣分，未能釋然于懷。狼狽地從滿是灰色動物活動的村堡裏走出，崗衛向我行禮，一邊用「你也是找目標的吧？可憐沒找到啊！」的臉巴看我，我逃一般地竄回宿處。難道北兵比革命軍不如！就這些嗎？久久未能解答，終于恍然大悟。我們符號背後僅僅寫着：

「不怕死 不貪錢」

愛百姓 愛國家」並未說不宿女人呀，不是在努力愛百姓的愛字功夫嗎？

解釋得多聰明啊？

(六) 收容

前綫失利的消息不停傳到後方來，快到滄州，友軍退却的通報正式到來了，一瀉千里，漫山遍野的潰兵敗卒。敗下來，據說是主力配置錯誤，敵軍向我弱點猛擊，我軍有總退却之勢，前有追兵，後無去路，如果往回跑，日帝國主義者一定在後面截擊。即使倖而脫險，能平安退到黃河南岸，有日兵在濟南橫斷，此後北來又不知何日會到此處了！

友軍全是後隊充作前隊向南走，向南走，一半已退到我們後方了，軍心異常搖動，士氣沮喪，紛紛議論，我們也要南走了，總指揮已下令總退却。

混亂的局面延了三個鐘頭，我簡直不知怎樣鎮壓軍心，辛虧我這一排弟兄對我有相當的信賴。沒一個起花樣，第三排的，已有二位士兵乘機走了，還有一位向連長開了一鎗逸去，千鈞一髮間，千鈞一髮間！

緊急命令終于到來，軍長對前線的敗退非常振怒着我們這一師作收容部隊阻止退下來的大小友軍隊伍。擅自逃竄的友軍格殺勿論。收容了立刻緊急編制，配備完畢，就前進，限明晨拂曉前反攻過去，奪回原防。

退下的真多，友軍十足是土匪隊伍已退了這一夜了，退了八十多里，還是了無紀律的雜亂無緒，沒有好好整隊而返的。

在半小時內，收容區域劃分好了，在緊要處配置了步哨，軍士哨，機關槍。現在已不認得友軍了，不受約束，便替他們打穿幾個好窟窿。

軍長，參謀長，祕書媽的，一大羣衛隊，在收容線巡視。鬼迷了眼的來了一陣——十四個湊死鬼，武裝不整，軍械不見了潰下來。

「站住那兒走？」團長喝問：「武器呢？王八蛋的！」

「拋了，逃得急！」起先是木立着，內中一個多嘴回了這句。

「混蛋幹了他們！」可憐十四個鬼魂被手提機關一陣響送到封神壇上去了！

(七) 反攻

「拍拍拍拍拍拍！」

「轟隆轟隆！」

前方接觸了，正是雞鳴月落的時候，天黑洞洞的沒一點星光，對面不見人，大半夜中人拉着人摸索前進，高一脚低一脚一跌一倒的不知多少路走過來了。

敵砲口的紅光東一團西一團在閃爍，那一瞬之間可以照出草木的枝條和幾個穿軍裝的黑影子，但立刻就回復到大黑暗中了。槍火點點，密密層層如夜深時的繁星，小眼睛般的在大黑暗中，越仔細凝視越多。敵人追擊得真緊，這邊才收容完畢，他們就追到了，而且大砲也跟了上來。

「補充上去，快點加入第三營伍間增加！」傳令兵飛跑去了，黑影一閃消滅。只聽着水壺飯盒撞碰聲叮叮作響，槍桿擦着草葉蕭蕭發聲，隊伍急忙散開，匍匐前進。

「伏下去不要動！」敵人探照燈正照射着我們身上，強度綠光下鬚髮畢露。弟兄們熟練地俯伏下去，等燈光移開，立刻利用餘輝以強速度前進。

「轟隆！」一個大砲彈落到剛手燈光照到處，大約敵人已經發覺我軍在增援中了，想以砲火的威力來阻止。

……一顆砲彈落到身旁水裏，嚇得我們大吃一驚，幸虧沒炸開。火花在眼前『嗤……嗤……呼嚕呼嚕，吶……』小槍彈蝗蟲般在空中飛舞。

『噓！』一顆子彈從耳邊擦過，落到身後的土中去。

『前進——停——八百米突度放！』加入戰線後應戰了一小時許，聽到後進口令，才知已到有效射界了。

『嘎！我的媽呀……』章承福戴了花。我連忙跳過去，一手按住傷疤，一手閉了他的口：『莫要喊了，忍耐點兒。』

『張世奇替他綁扎起來。』

『度放！加快！』

『前進！停！七百米突快放！』

『前進！』

『前進！』

情形非常緊張，死傷的東一個西一個，慘雲密布，已到肉搏期了。天快黎明東方透出絲絲白光，陣地漸漸影約可見了，左近一叢叢黑影森森矗立，我們原來是沿林緣攻擊前進的。

槍聲更加密了，機關槍必拍揚威敵兵砲聲反疏稀下去了。晨風拂拂吹來，有點寒意，可是把我們的精神巽然提起。

後方砲聲大作，迫擊砲也連片怒吼起來，大地搖搖欲墜，步槍機關槍也發瘋般加速度放出，子彈一陣陣接連向敵方拋擲。

顯然，敵方弱下去了，弱下去了，天已大明，微微一層晨霧未散，看得出敵軍就佔領在面前的一帶土阜上。

『底達哩——底底底底達哩——底底底——衝鋒號壯烈地傳過來。』

『殺殺！』弟兄們百二十分興奮，挺直身子往高處衝！

『拍拍拍拍拍！』敵軍忽又槍聲大作，一個個翻身滾下來，流着鮮血。

這詭計更激怒弟兄們了，低下頭拚命鑽上去，使勁擲手榴彈，好勇敢啊，一鼓作氣衝到半山。突然，草頂舉起青天白日旗幟，槍聲一時靜下去。太陽遍照着大地，原來左翼包抄過去，敵軍怕被包圍，這回真的逃了，兩門大砲如鳥獸般躑躅着，可是已只剩個空身子，零件全被帶走了。

被擊破的是敵軍一個窮追而來的縱隊，還有主力在後呢！
反攻，第一次總算得手了！

(八) 戰地零星

記得舊小說上有這樣一句話罷：「後隊充作前隊。」這次真所謂後隊充作前隊了，我們本來是專管現成的，總預備隊現在却充作最前線了。本來打前線的那些友軍，澀不成軍，收後容在後方編制了。

反攻後一路風順，佔領了原陣地，啊！太慘目了，壕溝被砲彈毀壞得狼籍不堪，人馬屍身疊疊皆是；也有是一個殘肢或半個頭顱，這二三日中進退了幾次，戰地無人去搬傷收屍，可憐受傷的被殘踏被風吹日晒，誰也沒法子供給他們飲食，死屍大都發出臭味了！

除掉死傷的屍骸，滿地都是彈殼，這些都是錢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換成的呢！田野將熟的農作物，被摧殘毀壞，已無收穫之望了。

混帳中大部還是友軍的服裝的多！只十之二三是北軍的，我不懂友軍為什麼會損失的這麼多？據說原因是目標錯誤，臨時變換方向，而指揮官又與下級幹部失了連絡，因此冤枉死多少人啊！

「排長，救我！」身旁轉過來微弱的呼聲，回頭看時是一個友軍士兵在轉側，兩眼深陷，滿臉塵土的才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在胸口淌着血漬。

「請……槍！」他指着他的太陽穴。

「呵！媽媽呀！苦着臉他流下淚來，『請給我快點死！修修福！快點！』
『你是什麼時候受傷的呢？』我戰慄着。

「二三天了，那天下午，敵人衝過來，我們擋不住，退出土壤……就在那一刻——一顆流彈，從兒穿過去，就什麼都不知道，呵，甯醒過來已是半夜，心頭清楚啊！好痛，口中又渴，不知是誰給我口水喝，聽時是敵人的口音：『可憐的，簡直是黃毛孩子哪！』此後，進退了幾回，有幾隻腳，從身上踏過……呀！請給我死吧！請快點！』

「清，給他點水吧。」我吩咐勤務兵清照做了，替他抹傷口，動手包扎。

「不要！」他屈強地叫喊：『請給我補上一槍，我不要活呀！』

「安靜點，孩子，担架兵快來了，送你上醫院。」

「醫好了又有什麼用呢？頂多成殘廢，殘廢後拿什麼來吃飯呢？為的家鄉沒飯吃，繳不了捐，加不起租，田被撤回去了，爸爸去坐監，媽媽跑上海去徵傭人，我才出來當兵，當兵又吃不到糧，欠餉欠七個月了，空……肚子出發，現在弄成這樣，我還活得了嗎！——請做好事般的排長，讓我早一刻死，我知道，傷得太利害了，不會醫好的，不過多痛苦幾天，唉，還是早一刻吧！呵，甯，呵，甯，呵，甯……他話說得太多了，抽噎着，暈過去了。

「唉！我含着淚心一橫，不由的抽出手槍。」

「排長排長報告排長你瘋了？這來得嗎？」清奪了我的槍，拉我進入堡壘。回頭看，那孩子一抽一抽地掙扎着。

(九) 斥候戰

晨曦埋在濃霧裏，宇宙瀰漫着淡黃色的光輝，北地本是赤土千里，在這樣的天氣，更顯得憔悴。突然團長副官和兩個護衛到來，要我立即隨同他們去偵察敵情。這就所謂『官長斥候』了。

天氣有點冷，北方寒特早已是初冬氣候了。危坐馬背，茫然地跟着團長離開宿營地前進，伸手便撈着濃霧，稍一不當意，得面四人的背影使模糊不可見，專心一意縱馬跟上去，馬蹄得得調勻的奏着進行曲。

即使敵人在面前做了工事，甚至埋伏下隊伍，我們也未必看得清的，莫說要達到探知敵方全形勢，是千難萬難的了，我想此行有點多餘。但是團長嚴肅的，雅穆的，沉着的繼續前進。

已達到預測的距離了，無言地，大家下馬。一位護衛牽了馬藏匿到右後方小松林下去。

駁亮出了壳，把裝了彈的槍桿拂拭一下，扭轉保險片，右手食指慎重地扣在引火機上，精神緊張着，與團長敵極目以能連絡爲度的距離散開雁行向前。黑越越一個村落攔住目前了。搜索過去，原來還是自己步哨綫內，響着哨兵，突然感到有保障，心就寬下來了。

「這裏已是最前頭的步哨綫了，右側並無我軍隊伍，左側爲第二排哨綫。敵人主力似乎散佈在左前方高阜後方，除掉有二位偵探剛從這裏出去，前方已無其他我軍隊伍。過橋，便須注意敵人了。」步哨長報告必要的情況。點點頭，團長出了步哨綫，我們緊跟着，現在是取一字形躍進，濃霧仍密佈大地，太陽光間直射不過來，面前什麼也看不清，只影約可辨一邊是樹林，一邊漸漸由平地而漸漸高起。

「是那一個？」前面黑影子一閃，明明是了，相距不過二丈了。

「呀！祇聽到「呀」的一聲，接着似乎有人相撲，怕是遭遇敵人了，心中忐忑躍動！急速跑過去，嚇！團長在敵官長相抱掙扎中，好大身軀的強敵啊！比團長要大半個身材，團長汗淋淋拚命想把敵人推倒。兩邊的護衛兵呆怔着，擎着槍，投鼠忌器，不知應該如何幫忙才是？

「蠢材！」我急忙舉槍打翻敵護從，敵長官一時回顧，被團長推翻下去，兩人在地下轉，護兵這時聰明了，趕上去給大身軀貼身一槍，血泊中團長含笑站立起來。

「倖運啊！」他整理一下衣服。

「拍拍！」「拍拍拍拍！」由我們這兩鎗做導火線，兩軍開鎗射擊起來，槍聲漸密，把我們夾在中央，濃霧中槍彈亂飛，嗤嗤地從頭上掠過。

做着記號，團長急速從右翼跑去。

跑了幾丈路，團長忽然不見了。我獨自狂奔，槍聲更緊了，面前一條小河橫過，水已乾了半邊，岸傍樹激蕩湧了一個闊口，樹根盤踞，倚岸可坐，成一個非常安全的天然掩體，我急忙跳進去。悠然地吐口氣，把片刻中的緊張情緒鬆開下點，想像片刻前的一切，彷彿是做個吃力的惡夢。

真是北地，到這時霧還無散意，抬頭樹葉間全被霧漫得濛濛了。霧凝成的水珠，間或一滴滴落到身上來，涼陰的。俯視却很清楚，樹根下淌着清流和緩的帶落葉遊動幽靜得什麼似的，槍聲陣陣彷彿在另一個世界。

岸上傳來「呦呦」一陣脚步声。「莫要是敵人呀！」心裏想了。丁寧的探頭望，一看那軍帽無疑是敵人了，情緒立刻緊張起來，手扣着槍機微微發抖。

來人跑得那樣快，急急跳躍下來，他似乎並不知道這裏已先有一個人。

「拍」危機一髮間本能的，我放了一槍，這個人應聲蹲下去，靠在土岸上。幸而後面不再有人來了，我槍口指着他去檢視，他已不會抵抗了，什麼舉動都沒有，祇向我翻一翻眼，那和善的眼色使我殺人的心腸冰冷，仇敵之念瓦解，把槍倚在樹枝間，跪下去檢視他的創口。

呀這一彈是這麼不巧，剛從他右脅穿進成致命傷，血珠從創口冒出來，直往下淌，一點點滴，清泉中去。他那生命之將終時的慘變，使我心刀割般的難受，他也是人，他也是國人，與自己同是一樣的年輕，我與他有什麼仇呢？我非打死他不可嗎？他也是不得已才離鄉背井替人作嫁，可憐好容易才弄到個下級官，這溫文的人，他決不是萬惡不赦的惡人，替軍閥作俑，決非他的本意吧？受軍令的指使，他不能不丟着性命不管，這就是我非打死他不可的理由嗎？

他手撫傷口，再作一次生命的掙扎，岸上跟着落到他肩上，叮咚落在水中。他面色變青了，現着非常使我心痛的苦臉，嘴巴微動，好像有話說。

「兄弟，我還能替你做點什麼否呢？我把兩手按在他身上，衷心懺悔着：『朋友，我實在，我實在無心打死你！朋友，你能原諒我的心否呢？你曉得我們實在無拚命的必要……』」

「朋友，我的兄弟，我們是被惡魔播弄着，千萬的兄弟們都被惡魔播弄着……」他睜開他兩眼，凝視我正仰着的面孔，我的心似被弔出胸，不安。

「我還能幫助你點什麼否呢？」我喃喃的，他搖搖頭，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兩手無力的掛下去，他已斷氣。

了，我眼淚汨汨流下來！

死人看得多了，也有死得真慘；被打破了肚，心藏流露的，被砲彈分裂了屍骸的，然而從沒有如這人之死得更使我留着深切的影像，使良心受嚴重的打擊！

『唉！善良的靈魂！你平安的上天堂，到那樂園裏去吧！』我向天祈禱，弄點水把他的血跡洗清，包紮了創口。笑容仍掛在他嘴角，他是完成他的生命了！

下意識叫我注意到他的符號中尉排長黎叔課，左衣袋裏發現他一封家信，是他的妻鄭氏從河南柳樹林鄉中寄來的：

『夫君愛鑒：

你說你又要出發，身體要自己保重些。打仗是可怕不過的事，我做夢也幾回嚇得一身冷汗。爲什麼又要打仗了呢？太平點過些日子不更好嗎？

定兒三歲了，已會說爸爸，在北京，明天跨着白馬回來了，帶了糕兒餅兒接娃娃。你這次戰事完了務請回來看看他，小小年紀，很惹人想，你快要成想思病了。

公公近來脾氣越發大了，時常要罵財主，罵官府。他說不是財主逼得凶，不是狗官作威作福，不是年成凶得還不起糧繳不齊租，謀兒也不至出去當兵了。這幾年更一年不如一年，公公罵人之外還埋怨天公他老了，不是你回來他不會安心。

今年又是旱年，兵差這幾天又逼得緊，村裏的小夥子們真要逼上山造反了！願你早日平安回來，我真怕做夢呢，夢做得好，醒來時一場空。

天冷了，要自己鄭重祝你

陣中平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看完信，我連流淚也不能了，我該做些什麼呢？替他。

你的妻黎鄭氏百拜

對這死屍再作一陣凝視，檢了槍，以及他的一支迅速跳上岸。在霧中匆忙奔回去，心老是爲這担任斥候勤而死的傢伙難過。

(十) 泥中

陣陣的雨連下了一天，一晚壕溝中積了一層水，起先弟兄們還努力排水，後來排不勝排，也就賴得去埋牠。戰爭並不因下雨而停止，鎗聲砲聲絡繹響着，彈落到地上吱吱作響，和着淅淅瀝瀝的雨聲，彈雨夾着雨點，雲霧漫漫天際，宇宙特別狹小，陰凄凄中，戰場越發慘淡了！

暴露在空中下，讓雨注儘淋着，沒有一絲遮掩，雨衣早抵擋不住，全身濕淋淋的，冷風呼呼吹來，乾骨寒冷，弟兄們都咬着牙打怔。

飯送到時已滲着水，等裝開來，大家在露天下狼吞虎咽，一盤吃完時有小小半盤水，菜更變成湯了。天暗下來了，交班下來的大家擠在一團，滾在泥漿中，水浸了半個身體，有的呼呼鼾睡，有的夢籠中扯過別人浸在泥漿中的軍毯往身上裹。在戰壕中的不能睡，又不能打牌，不能捉蚤，只好蹲在水中打盹。

真冷，十二月天氣不過如此吧，漫漫長夜，怎麼支持過去呢？
半夜，敵探冒雨摸索着過來，在一角上起轟擊，結果擒得了二個泥鰍似的敵卒，攜到營部去了。

因爲偵探的紛擾提前開火，大風雨中雙方都忍耐不住了，開開鎗解解寂寞。由一時半，直打到五時餘，天才微放亮，雨天最不容易天明。

芬妹，在這冷落的空氣中，我想着了，想起了你，心中暖暖的，肉體也就和煖起來，芬妹，我厭倦戰爭了，軍隊生活不是人幹的，像這戰時候，還淋在雨絲中等這戰爭結束，我決計投戈歸田，芬妹，那時我們過夢一般的同住生活罷，我越想越醉，要發狂了。

中午，雨還是不停，壕中積水更深了。敵砲加緊射擊，砲彈時常落到面前，半天飛舞着泥漿，炸成一口口水塘。呵，敵人衝過來了，我們忙着應戰，槍砲俱發，轟動山岳搖搖欲墮。

衝鋒口令下來，我們也衝出戰壕，手榴彈密層互擲，敵人終于退了。我們追出一陣，仍舊退回原防，帶傷的必說活像泥鰍，其餘的也滿面泥身是污泥，真是一羣爛蝦蟆啊！

(十一) 烈焰下

日間過去又是夜，夜的盡頭又是日裏了。日裏，陽光散在大地上，晒在弟兄的臉上，熱烘烘的，不好受，彷彿滿臉黃沙，都是太陽光帶來欺人似的。晚上，風吹砭骨，已冷不可耐了，躲在戰壕裏，每人裹緊軍氈發抖。聽說沙漠裏才是日中炙熱，晚來結冰的，這兒已帶着些沙漠氣候了。

毫無進展，躲在這散兵壕裏七天了，每天從拂曉開始發動，槍砲聲響澈空間，塵土飛揚，沒一角安靜的東一塊西一塊，每天多轟成許多土洞。一天激烈一天，敵人也是不容易惹的，這樣持久下去，兩邊都堅決進攻和讓或進展的希望一線也沒有。士氣消沉，都疲乏到萬分，精神煥散，沒有鬥意了。果某一邊能有生力軍來時，便可致勝。據說敵之存亡盛衰，以這次做最後的拚命了，敵主帥親臨指揮，相互做十幾次衝鋒，兩邊都得不到便宜，戰事不知何時會了。連日屢次發生簽約停戰的謠言，而實際屢次更猛烈的襲擊，從未遭過這樣長期頑抗的敵人，戰爭延長下去，士兵全都厭倦極了，大家在希望有一線光明到來——停戰，或者勝利。(以上八時寫)

我們這一排在今晨增援上去，跳入掩體後，忙着應付敵人，真沒讓我有寫字、記日記的餘裕。敵火正集中在這一翼，我這一排陣地帶又比較突出，受敵側射的損害很大，鎗彈噓噓從地面掠過，抬頭便有危險，使我們不大敢去探視。

午後形勢更緊張了，砲聲轟發得這樣密接，死傷的成批增加，我排裏損失十多個弟兄，一個班長了。敵軍最初是準備中央突破的，上午向我中央陣地作幾次猛烈的衝鋒，都沒有成功，現在轉移到我們右翼了。鎗砲聲密層層充滿空間，黃沙被轟發得在空中飛揚，把空氣變濃了，太陽無力的射着，人心爆烈開來了。

敵人越發前進來，大砲彈刷刷的從頭上掠過，突然有一顆落到我們連的陣地上，爆發，震耳的一聲，大地振動，跟着慘呼的哀聲傳來，把全連的軍心擄亂了。掩壕被打平了一大段，第二排排長老周也微微受點傷，幸而不利害。

大約被碎石片跳到的。連長發狂了，兩眼血紅，瘋狗般暴跳着指揮機關槍掃射前進來的敵人。我自己也失了人性，在殘酷的指揮屠殺，幸而第二砲已移開去了。

敵軍前進得太快了，已清楚的可以看見他們的移動，連長洩險殺氣，蹬着脚叫機關鎗手加快掃射，拍啦拍啦的，槍筒也發熱，以至于打紅了。胡班長急着去添水，就在離槍聲身二步處中敵彈到地，連長急忙跳過去，加成水，若再延下去，這槍非炸裂不可了。機關鎗稍停後重新快放，敵人却不管利害開始衝突，可憐一個個看他倒下去。

死不完的前面倒了，後面又衝上來，距離很近了，連長忍耐不住，下令上刺刀，獨自跳過戰壕衝上去，激動全連官兵，跟着「殺」「殺」向敵衝，隣接部隊頃刻響應躍出戰壕。

敵人因我們衝鋒而伏下去射擊，彈丸雨一般的落下來，壓迫待我們非退回原防不可；但是不久他們又作第二次第三次衝了，殺聲全個下午不停。

薄暮，我軍死傷枕籍，我連剩餘不滿四十人了，連長在四時許負了傷，被抬到後方去，情勢漸漸支持不住了，機關鎗不停放射打熱了又加水，水乾了又加，終於有一架生故障不能射擊了，軍心搖動，有幾個開始退却了，團營長急巡行杜止，要我們非支持下去不可。肚中難言的飢餓，手脚疲軟，大家準備着一個死了。

XXXXXXXXXXXX

(十二) 結束

克川掛綵後一半時許，這場戰爭便告終了，因為右翼包抄成功，奉魯軍于下午八時下總退却令。

幾天後皇姑屯事件突發東三省也飄揚青年白日旗，統一完成了十足總司令們觀光了故都後便率領部隊南旋。據說天下從此太平，萬民從此安樂了。

克川留在天津，終於跛了左腿，險些被送進殘廢病院，要不是他堅決拒絕截腿，受傷的消息傳到故鄉，後半個月，家中代訂婚約解除的快信也就到他身邊了，雖然屢爭不決的婚姻問題一旦由未婚妻方面提出解除，然而在這時却使他不禁淚下。

財得領。出院後，克川張羅到一張護照，從津浦路南下，病後繼之以貧，已不復去時光景了！打聽得隊伍駐紮蚌埠，克川拐着腿去歸隊，得到的是一紙編餘護照，國家是不再要了，報酬是什麼呢？欠餉七個月，發他一紙欠據，待國家發了

神仙老虎狗後記

李儵

這一小冊子乃是我的軍隊的生活回憶錄。

從「入伍」到參加陣地戰鬥，從華北潰退，到緬北反攻，我在軍隊中已經過了快二十年的歲月了。「入伍」那六個月的關閉着的生活，曾使我們飢渴似地向着自由的天地入營那天，我們還看了西線無戰事（雷馬克原著）的影片，戰壕中與鼠跳蚤恐怖為隣的生活，也激起了我們種種感想。不過到今天為止，我並未藐視或厭惡軍隊的生活。托爾斯泰曾在「戰爭與和平」中描寫彼得在前線被俘的生活，這位全俄最富的人，在法兵潰退時被俘了，在法兵回師的大部分時間中，他被硬拉着走。寒冷蚤蟲和飢餓以及各種各樣的苦楚，他都受過。這時他受了啟示：「只是在這兒，而且是第一次，他領略到餓時吃，渴時喝，困時睡，想交談，幾句話時說話的樂趣。他悟到人是應有幸福的，並且這個幸福就在於他本身，就在於滿足日常的生存需要，並悟到不快活並不是我們缺乏所必有的結果，果乃是我們富裕所必有的結果。」他想到：「那一切都是我的，一切在我的，就是我！」我們都像那個啟悟了的彼得，從這單調樸素的軍中生活——理解了人，生理解餓時吃，渴時喝，困時睡，想交談，幾句話時談話的樂趣。

很多朋友關心我們的戰地生活，見了面老是問：「砲火喧天，槍彈橫飛，你怕不怕？」「怕不怕？」這一念頭似乎沒佔過位置，也很少談到這個問題。我的臂膊中過七顆槍彈，受過重傷，死神的面龐也並不怎樣可怕。當河鋒號响起的時候，胸頭之血在躍動，微曠似的一種輕微的快感，從戰線躍出，奔向敵壘的時候，這是「生命」與「死亡」的競走。我們從死亡坎中抓回自己的命運。「勇敢」或「不勇敢」似乎沒有什麼分別。「本能」與我們決於戰場。戰場那幅醜惡的圖，它使我們顯出最高度的生命力，而且只有在集團中，才顯出生命的和諧。且離開了集團，即是最勇敢之鬥士，也復歸於脆弱。

我們時常咀嚼着回憶中的生活，一方面覺得我們的生活是這麼樸素，幾乎近於原始的生活而且那麼容易滿足。一方面又覺得我們的生活是這麼機械，每一個士兵就像大機器中的齒輪，個人意志失去了自由。我們就永遠生存於「極端的個人」與「極端的羣體」之中。關於這部份生活的回憶，片段寫在這本小冊子中，並以獻之於在戰場中獻身國家的戰士們的在天之靈。